

胡美尚小說選

Novels of Hu



三月清明黃梨香

緣說

從良

2009 年最新修訂網上版並補充了自序和兩篇讀者閱後語

自序

這個小說選一共包括三則小說，就是「三月清明黃梨香」、「緣說」、和「從良」。說老實話從小到大，我從來都沒有認真的地寫過一篇小說，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做一個寫「小說」的作家。雖然我從開始寫作至今，已完成了九本書，而且其中的八本都正式出版了。

在完成的九本書中，有兩本「我從家鄉來」和「難忘神州怪事多」是散文。而「我從家鄉來」原是我想拍攝的單元電視劇，每天一段故事。描述從台灣、香港、中國大陸、以及海外各地的華人僑胞，移民來到美加，所遭遇發生的種種怪事和奇文。

另兩本「如何處理個人的生死檔案」和「演藝工作漫談」，都是實用的生活叢書；還有「中外常用詞語典故」也是實用的生活典故。

「大玉兒與多爾袞」是清宮歷史故事，「秦始皇的爹娘？」是秦宮歷史故事。這兩個故事，最初都是我為了想拍攝成電影片，而寫成的電影故事大綱。後來看過的人，認為值得改寫成小說體裁出版，我才改寫的。

而本書的三則小說，原來也都是準備拍攝成電影的故事大綱。卻遲遲至今仍未曾拍攝過。當到處都在鬧劇本荒，而好的電影劇本更難求的今天，這三則「特別好」的電影題材，都沒有拍成影片，實在是個奇蹟。現在我就將它們未被影圈中搜羅的原因寫在下面。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開始踏入香港的電影圈。那時香港的電影公司，都不會在事前搜集儲存電影劇本，要攝製的影片，劇本大部分都由導演找來。有一些導演不願編劇人掛名，喜歡自己兼任或冒充編劇，而真正的編劇人亦敢怒而不敢言。我卻從不向這般惡勢力低頭。因此得罪導演，常被怒責為「永不錄用」之敵方。如果真能「永不錄用」倒是要感謝這導演有節操了。當他窮途末路時，常忍不住遵守諾言，就會出之於「暗偷強搶」，把你的心血結晶剽竊抄襲。為了防止這種暗算，我的作品公開、投審必須特別的謹慎。

「三月清明黃梨香」是以馬來西亞的菠蘿園為背景，描述一個採菠蘿女郎，和和一個小貨車司機的戀情、遭遇、和奮鬥史。那時我正因送妹妹的女兒到星加坡與妹夫相聚，順便搭乘一輛當地的囉哩小貨車一遊麻六甲，途中所逢的片段情景。

引起我的遐思，構成一個故事的輪廓。只因來去匆匆，時間太短，爲了捕捉住深刻的印象，我回到香港不久，立刻與家人再做一次「星馬泰十日遊」，仔細蒐集資料，完成了整個劇本，並加上幾首當地情調的歌詞。後來在香港，卻一直沒有機會開拍馬來西亞背景의影片，以至蹉跎到如今而已。

「緣說」由於一位朋友要我請他飲早茶，準備講一段離奇曲折的故事給我聽，做爲電影故事的題材。誰知朋友沒有來，我在一個毫子換了四份小報的副刊中，竟拼拼湊湊地編了一個亂七八糟的故事。只因閱讀小報前，我曾許下宏願，不論今天在小報上蒐集來的資料多麼離譜，我都得設法應用，編入今天拼出的故事中。因此有原子彈炸長崎港、有中國古老式的婚禮、有育嬰堂、有古老的紙傘工業、還得有日本戰後的流鶯等。故事中的人物則有中國人、日本人、以及美國人等。

我化費了約半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一個故事大綱。取名「自君別後」送交給香港最大的兩個影業公司審查，不久其中一個公司退回來了。說這個故事不錯，但只有美國的公司有能力拍攝。那不僅是搭製佈景的問題，主要是整個戲的「時代背景」，日本的戰後簫條景像，現在已無法找到，只有美國保存著日本戰敗後，漸漸復興的各時期景像。這是香港攝製此片魄力欠缺的地方。

這部電影故事，後來曾改名爲「扶桑行」，現在更改成小說體裁出版。我再將它改名爲「緣說」。

最後這部「從良」更是有趣。有一天嚴俊對我說，如果你能寫一部由當時最紅的三塊頭牌大明星李麗華、王引、和我嚴俊三人一同主演的劇本，我拍了電影一定會大賣座。我說正好我剛剛完成一個這樣的「故事大綱」「龍、虎、蛇」。嚴俊馬上罵我道：「該打！該打！你叫小咪演蛇？看她不撕碎你！」

「那就改個名字，龍、虎、鳳好了。我回去拿故事大綱來給你看？」

「不必看了。總之你以後要聰明一點，凡是小咪有份兒的，我們掛頭牌的臭男人都算不了什麼。你得記住，一定要把小咪供得高高在上才行。」

「-----供得高高在上才行！」這句話提醒了我，爲什麼不寫一個由兩位頭牌臭男人，抬著由小咪姐高高坐在轎子裡的故事呢？

我開始了艱苦和謹慎的構思，不久雖然想出一個故事，但除了是個抬轎子的特別方式外，也沒有什麼精彩的內容，而最糟的是沒有想出結尾。然而僅是這一點，在影圈中已激起漣漪。首先是李湄問我，能否把這劇本讓給她拍攝？我坦白告訴她，故事還不完整，而且沒有結尾。

腦筋動得最快的是爾先生，他不聲不響地立刻找人編了個劇本，「女人x強盜」並找影圈中最美麗的動物做女角，飾演一個軍閥的逃妾，一位稱得上是影帝的和一位胖諧星二人，飾演兩個強盜，爲了想搶奪逃妾的財物，冒充轎夫抬著逃妾逃走，不料逃妾卻帶了手槍防身。一路上堆滿了低級笑料，把逃妾抬到目的地，誰知軍閥早到一步，逃妾仍是被捕遭到槍斃。

他這個影片雖因粗製濫造虧了大本，卻也佔用了我創新的巧思，破壞了我出奇的設計。經過仔細的研討後，除了抬轎子的設想被偷之外，幸而我重新構想的故事，還是完整而新鮮的，我決定不再輕易示人，一直保留到在影界退休。現在才以「從良」的書名寫成小說，正式出版。

在這三篇小說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從良」這個故事。因爲它有一個最正確而又最爲人怕說出來的「主題」：

「暴露人類的自私、描述人類的自私、揭發人類的自私」。

整個的故事都圍繞著主題發展。主要人物雖然個個都是被環境壓逼挺而走險，或幹著下流醜惡的事，令人寄以同情。然而當他們的雙眼被蒙蔽，出乎意外的「財及色」擺在面前之際，個個又會利慾薰心，不自覺地露出極端貪婪、獐獍可怕的面目，變成頂尖的大壞蛋。不錯，這才是真正的「人性」，「自私的天性」。

只有在他們遭到橫逆，感到無助、絕望，發現「財慾」的重要不及「生命」萬一之際，人們善良的心才會萌發出光芒。這也就是「教育及宗教」不斷地大聲疾呼人們諄諄向善的原因。

我曾想把「從良」這個故事拍成一部爭奪「金像獎」的超級電影，而它又是個百分之百的全外景省錢大製作。這就是過去我爲什麼那樣怕被剽竊，一直沒有公開的原因。

有人問我，你過去既然怕被剽竊，而把故事冷藏了這麼多年，現在你卻把它們出版，難道你現在不怕別人正式採用嗎？不錯！如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水準已不同於往日。

同時，我現在也盼望這些資料得到發揮效果的機會。「三月清明黃梨香」能夠以影視形態面世是它的幸運。而「緣說」在今天拍成電影片，仍是極不合算，只有拍成電視劇，最爲理想。至於「從良」這個故事，雖然不一定要能得到「金像獎」

的人才可拍攝，但起碼有眼光選這個題材的人，得具備獲得「金像獎」的魄力和抱負吧。

胡美尙於溫哥華 通信 E-MAIL：OLDHU@SHAW.CA

讀者閱後語 -----黃君

無意間看到這本「胡美尙小說選」，真令我拍案叫絕，興奮異常。僅僅三個格調完全不同的短篇，就像是欣賞了三部精彩絕倫的電影。不錯！翻閱了作者的「序文」之後，才知這原來就是作者往日準備拍攝的三部電影故事。

儘管這三個故事的格局和時代背景完全不同，但從胡君的寫作手法來看，他故事中的主角人物沒有壞人。就算他描繪的壞蛋多麼窮凶極惡，多麼反派，到頭來你總會發現他有一顆善良的心，讓你極怕、極恨、卻會對他又是極愛。

原來在戲劇文學中，遇到矛盾和衝突的問題，越是正反分明的摩擦、善惡人間的對立，越容易寫。而好人與好人間的鬥爭最難處理，卻也最感人。胡君作品的精彩之處正在於此。

他寫故事的另一特色，是離奇發展出乎意外。一路看下去，絕想不到後面的遭遇會出現怎樣的轉折，更不知道是個如何的結局？使你一經翻閱，就會廢寢忘餐，務必追蹤到底為快。

三個故事中，我對於「緣說」最為欣賞。女主角荷枝子那溫婉嫻淑的品德，坦誠爽朗的性格，使人無由地會對她滋生出盪氣迴腸的喜愛和同情。而她一生中遭遇的坎坷和痛楚，每一段都超越了正常人所容忍的限度，而她卻逆來順受默然度過。

「緣說」的時代背景，是從二次世界大戰尾聲開始，直到戰後約五年的時間，在日本發生。其間雖牽連到香港一地，卻描寫著一件跨越中、日、美三國的大悲劇。由於當時中日之戰方殷，胡君在處理各人對自己祖國的情操上十分圓滿，這是件很值得欣慰的事。後來由於原子彈的浩劫，美日民間所釀成的冤憤，絕非筆墨可以撫平於萬一，胡君的生花妙筆卻以「愛」將無法解決的難題化解為無形，更是難能可貴了。

「緣說」不但是一部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動人小說，它的曲折離奇、巧妙安排，更使你感到雷霆萬鈞、難以喘息。而最難能可貴的是胡君將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經濟不景的實況作細膩的分析和描繪，使我們閱讀了感人故事之餘，同時進修了社會動態的一課，更是得益匪淺。

加拿大溫哥華黃覺非

讀者閱後語 ----- 任君

我以往看罷一本好小說後的習慣，總會蓋上書本，閉目追想小說中塑造的每一個人物、顯著的個性、曲折的情節，向自己提出兩三問題，然後自己嘗試去解答，才結束了鑒賞小說的味道。

欣賞過作者的三部小說後，我提出的基本問題是，到底他在小說內裡蘊含著甚麼啓發讀者去深思、有甚麼特別價值的東西呢？再推廣想想，整本三部小說又體現著甚麼的主題呢？

歸結的答案是作者透過主觀的思想和客觀的描述，寫出三個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去抒發**真摯的愛和人性的美醜**。

且看看下面閃耀主題光彩的地方 -----

"三月清明黃梨香" 中的阿萍是在馬來西亞小鎮裡面的一個及笄年華，樸素明麗的姑娘，故事中的劉醫師和李大剛都熱戀她，劉醫師對阿萍單方面的愛超越了現實，爲了維護她的未婚產子的困窘，毅然挺身認作孩子的父親，準備結束業務而離開黃梨園小鎮，對阿萍真摯無私的愛，盡表無遺。浪子李大剛開始是一個放縱招搖，到處牽惹情條的司機，卻爲了真情實愛阿萍而決心一改頑劣，爲未來的幸福而踏實努力，真誠愛情的感化力可見一斑。 故事中也少不了從風流金花嫂窗口狼狽逃脫的醜惡的羅彪，又偷竊了李大剛辛苦的儲蓄，羅彪的好色貪財，令李大剛走上一條幾乎悲劇的愛情而且接近死亡的道路。

"緣說" 更是開始以戰亂弄人，再從一個日本的護體符引出一段段出人意表的情節，當中每一個人物都無法避免爲愛情作出抉擇與取捨。 跨洋過海， 追尋舊侶，深情款款的劉棠如是； 荷枝子如是，她爲勢爲活，以德報怨照顧一個摧毀自己幸福的人，卻寧願在皮肉生涯下苟喘而保存金鎖信物，知道舊侶追尋而以無緣再續作出痛苦決斷； 爲滿足自己私愛情欲卑鄙的山下大助如是； 由憐生愛去追訪荷枝子和親兒的傑克蘭如是； 在情場失意後旅途中卻無意間陷入愛的漩渦的梅蘭如是； 他們，都曾爲愛情付出。

從來真愛爲緣播弄，有緣、無緣、善緣、惡緣、緣盡今生卻濃情永在，在蕩氣迴腸的情節中把淚滴光華的每一個人都交織在一起。

“從良”以倒敘方式描寫，故事發生在一個爲了有定婚盟的愛郎而甘愿賣身供個郎求學的苦命女子，贖身後單純的金鳳，一攜所有孤身跋涉去白雲關尋找久別的未婚夫，旅途中卻誤打誤撞的遇上爲勢所逼變成的大漢，財和色成爲了三個人鬥爭的目標，故事到頭來卻使金鳳清晰的認明兩個惡人倒有無遮蓋的赤裸的真實和可靠，足可以將自己的財寶和終身分別交託，反之，她原來鍾情理想的未婚表哥卻是個見利忘義的負心小人。

也看看小說有沒有引領我們進入人物心靈的深度 -----

戲劇、電影和小說都是可以反映現實生活和反映幻想憧憬的真實化媒介，它能刺激大家的想像力，對人物、情節、整體主題的刻畫擦生共鳴。戲劇、電影是以藝術拍攝、剪接和演技去加強了這些效果；小說，儘管沒有視覺藝術和演技的感染力，它卻有戲劇、電影沒有的更強更有力的震撼力，它能使讀者能鑽入更深的一個界面，藉著作者的妙筆安排，引領我們進入故事人物的心靈，讓我們好像變成書中人物的護守天使（向善）或者是誘使撒旦（投惡）一樣，能洞悉她/他的意識、心態、和內心的感覺，不像戲影中轉瞬畫面動作飛過，而有比較長的反應時間去推想故事的發展、懸疑和矛盾的衝擊。

坦率來說，“從良”沒有讓我感受到讀者有機會進入故事人物心靈的深度；“緣說”也僅僅在荷枝子一首詩裡面略見她感人的心緒思維，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不知道會不會是跟這些作品原來是劇本有關（見作者自序）。但“三月清明黃梨香”裡面卻顯示了作者刻意安排這方面的效果，“三月”故事裡面不尋常的共有六首傑出的愛情歌曲。一首是旁觀者的歌唱，唱出主角浪子的不羈，其餘五首歌詞，或輕挑逗語、或深情流露、或門外示愛、或在樂器店內一首興起彈唱的榴槤飄香、和在心上人跟別人婚禮中從祝福演化到內心的酸苦、責問是誰負心的一曲，在在讓讀者進入李大剛的心靈情感世界裡面，描繪細緻非常。

結語 -----

想想這三個小說，“三月清明黃梨香”有讓讀者享受到故事主人的活靈活現的逼真美；“緣說”生動曲折，波瀾起伏，扣人心弦，使這個真摯的愛情故事產生感人的力量，以情節取勝；而“從良”故事從作者自序中的要”由兩位頭牌臭男人，抬著由小咪姐高高坐在轎子裡”的靈機觸發起，到故事裡面的手捫滑竿，無船夫的自拉船頭船尾繫繩渡船等，都增加了讀者對作者的滑稽、風趣和童真的鑒賞。

2009.04.04 文城于加拿大里市

三月清明黃梨香 10

緣說 58

從良 93

三月清明黃梨香

「賣咖啡啊！……賣咖啡……。」推著咖啡車的阿旺伯，用略帶沙啞的聲音，向正在採收黃梨的姑娘們吆喝著。

他這輛用腳踏車輪胎改裝成的手推車，沒有招牌，只是在豎起的架子上，吊掛著一個空的大奶粉鐵罐，阿旺伯可以一面推著車，一面敲打空鐵罐招徠生意。

他不停地敲著鐵罐，順著車路把手推車推過去，加上連連的吆喝聲，都沒有引起姑娘們的注意，不由得在路邊停了下來，向一望無際的黃梨田掃視了一眼，西邊大峇村、隴台老丁村、和本村今天是同時出動的。數百個姑娘媳婦，像一字長蛇陣，蜿蜒在黃梨田裡，不停地慢慢向前蠕動著……。摘下成熟的黃梨，堆在一起，等待裝箱人員前來，當面過磅裝箱，載上「囉厘車」，直接運往市場。

她們默默地摘著，迅速的堆著，個個都認真地工作著……。

「奇怪？」阿旺伯實在想不透，往日用不著吆喝，只要敲幾下裝奶粉的空鐵罐，姑娘們就會湧過來叫咖啡、吃蝦醬酥餅、或是來一碗莫莫喳喳。今天怎麼都規矩起來了，大熱天的，嘴也不渴啦？……

阿旺伯正在嘀咕，今天真是見了鬼，到現在竟沒有發過市，而他的堂姪女阿萍，今天給他裝上車，準備要他賣的飲料和小食，偏偏比平時又多得多。要是賣不光，在這麼大熱天裡，除了沒開罐的汽水不會壞外，其他的……恐怕統統都得倒掉。他簡直不敢想下去……下意識的把擺出來的各種汽水，一罐罐都收進下面的櫃子裡去，並且把櫃子鎖起來。……

阿旺伯正想再叫賣兩聲，卻有一輛豪華的大轎車，從他的後面開過來，停在路邊。他這才看見三位貴客，正穿過女工的一字長蛇陣，從黃梨田埂上走過來，登車而去。原來一向住在霹靂州的黃梨園主，今天親臨黃梨園視察，難怪今天黃梨田裡會這樣的肅靜。園主的豪華大轎車開走後，整個黃梨田立刻又恢復了往日的噪雜、生動，到處都響起姑娘們熱鬧嘻哈的笑罵聲。

「阿旺伯！給我一罐雪碧，」「我要一罐可樂。」……

「今天沒有汽水。」阿旺伯指指小車，「都喝咖啡吧。」……

「我要汽水！咖啡越喝越熱，」……

「今天忘記帶汽水出來。」阿旺伯咬著牙，一定要把別的小食先賣光。「怕熱可以喝冰咖啡，多收一毛錢……。」

「好吧，冰咖啡就冰咖啡。加上兩塊酥餅，記在我媚娘的賬上。」……

阿萍的眼光不錯，準備了那麼多東西，一下子也賣了個精光。阿旺伯真後悔把汽水藏起來了，現在又不便馬上拿出來賣。「唉……」他把架子上捲著的帘子解開，把咖啡車整個的罩起來……卻被匆匆跑來的劉寡婦拉住。

「阿旺伯！還有什麼？賣點給我。」

「沒有啦，全賣光了。」

「你這壺裡還有咖啡嘛……，」

「哦！最後一杯，不賣，這是留給我們阿萍的。」阿旺伯一面把手推車用帘子罩好，一面捧著咖啡壺和一個紙杯，另外還小心翼翼地從車旁提起一隻大塑膠袋，帶著歉意，跨進黃梨園去……。

阿旺伯在女工間尋找阿萍。他不必問人，也用不著呼喚，只要向人叢中瞧上兩眼，看看那一個穿著最樸實、身材最窈窕、臉蛋最漂亮的，那準是阿萍。今天阿萍更容易找，她雖然沒有穿像別人那麼五顏六色的沙龍，只是一件深藍色染著乳白圖案的馬來布衣裙，卻是亭亭玉立，特別耀眼。再加上她長髮披肩，有幾根黏在滿佈著汗水，帶著迷人的笑臉上。更使阿旺伯感到這美麗的姪女，與眾不同，立刻直趨她的面前。

「哪！這是給你留的咖啡，酥餅。」阿旺伯遞過一紙袋酥餅給她，接著把壺裡的咖啡倒出來。阿萍取了一塊酥餅，把紙袋交給別的女工分食，然後接過咖啡來啜了一口……。

「這麼快就賣光了？今天我樣樣都多預備了一些……」

「賣光了！」阿旺伯尷尬地掩飾著，「今天生意特別好嘛。」

「不可能這麼快呀，」阿萍不相信的看著阿旺伯：「還有一大盆莫莫渣渣，我放在下面櫃子的頂層，阿伯找到了麼？」

「找到了，老早就搬出來賣光了。」阿旺伯裝著若無其事地把阿萍手裡的咖啡杯接過來。

不料不識趣的桃榔嫂卻插上一句：「可惜今天沒有汽水賣，一杯冰咖啡怎麼解得了渴。」

「有哇！什麼汽水都有。」阿萍一面分辯，一面望著阿旺伯，「我還多放了半打沙士哩。」

「我……我沒有帶汽水……」阿旺伯訕訕地解釋：「汽水太重，我推不動，……統統拿下來留在家裡了。……」

「唉！都怪我太貪心，」阿萍搖搖頭自責道：「早知道阿伯推不動車，我就少做點酥餅雜食。這些點心那裡有汽水那麼好賺哪。」

阿旺伯有口難言，掀起阿萍圍在頸上的毛巾，給她抹著額上的汗，一面從帶來的塑膠袋中，取出一個四面垂著花穗的大草帽，用憐愛的口氣責備阿萍道：「你都不小了，在這麼毒的太陽下做工，不懂得戴頂帽子，也該知道把頭包起來啊……。」

在眾目睽睽，讚不絕口之下，阿萍也喜不自勝地接過草帽來戴在頭上。的確，這是頂美麗的草帽，配起她一身的衣服，和她甜甜的微笑，使她更清新脫俗，鶴立雞群。……

阿旺伯也為這個美麗的姪女而感到驕傲，尤其是見她喜歡這頂草帽，更是高興得不得了。對著周圍的姑娘們大聲說：「這是醫務所的劉醫生送給我們阿萍的……。」

「劉大偉？」阿萍不情願地望著阿旺伯，「你又多管閒事，替人家傳話，幫人家送東西了。」

「我不幫他行麼？」阿旺伯理直氣壯地說：「劉醫生有學問，心腸又好，看起病來不論貧富，都一樣盡心盡力。就拿我這個糟老頭來說吧，他每次給我看病、拿藥，就沒有要過我的錢。」他越說越得意，「……就說劉醫生對你吧，他也……。」

「你別說了。」阿萍恨恨地去摘黃梨，「沒有影的事，你也亂編排，叫人家聽了還以為我真的怎麼樣呢……。」

「你沒有怎麼樣，我們都知道。」桃榔娘說句公道話：「可是劉大偉喜歡你，我們也看得出來。……其實這些事也平常得很，要你阿旺伯急急地給你們硬拉攏幹嗎？」

「我是她大伯。我能不急麼？」阿旺伯不顧阿萍的難堪，更加滔滔不絕：「這個年代不同啦，柔佛州的年青小伙子都講時髦，跑到吉隆坡、檳城去打工，再不就是去霹靂州採錫礦，也比這兒賺的錢多。剩下你們這般姑娘們怎麼辦？我幫我家阿萍相個可靠的人，有什麼不對？……」

「你不要再講！」阿萍發怒了，「我的事用不著你管……。」

「我是好心幫你啊！劉醫生有什麼不好？他老實誠懇，做人正派。賺的錢雖然比不上大醫院的醫師，養家活口總比別人強……。」

「可惜他一條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地不大好看。」劉寡婦冷不妨插上一句，「不然，上次阿婆為他來向我提親，我早就答應他了。」

「算了吧，劉嫂子，人家千挑萬挑也不會挑一個寡婦。」阿旺伯氣得臉都紅了。在眾人七嘴八舌的訕笑中，忿怒地叫道：「劉醫生只對我家的阿萍情有獨鍾，你們看看他從星加坡買來的草帽就知道了……」

……剛剛說到這裡，冷不防「刷」的一聲，草帽飛投在他的胸前，阿萍已經扭頭不見了。



阿萍賭氣地鑽進正在堆黃梨的人叢後面去，蹲下身來，避開阿旺伯的眼光……。任由他到處尋找，不停呼喚，就是不理不睬，她一面清理著黃梨的枝葉，一面呆呆的想……。她非常厭惡阿旺伯，硬拉著劉大偉和她撮合，其實她一向對劉大偉都非常敬重，不過那只是把他當做兄長，而沒有把他看成自己的對象。如今大偉逐漸向她表露出愛意，她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正當她感到無比煩惱之際，突然間「澎！」的一聲巨響傳來，一輛四面裝飾得花團錦簇的囉厘車，在往來的公路上停了下來……。

「怎麼啦？」「出了什麼事？」女孩子們紛紛詢問著，有些人跑到公路邊去張望。……

車門開了，駕車的人跳下車來查看，然後笑容可掬地向女孩子們叫道：「柔佛州的姐姐們，要聽唱歌嗎？……」

「他說什麼？」「到底搗什麼鬼呀？……」「他明明是汽車爆了輪胎，怎麼又是問人聽不聽唱歌了呢？」

大家七嘴八舌的笑問著：「喂！你不是爆了車胎嗎？到底想怎麼樣？……」

「我是想請姐姐們幫幫忙，把我的囉厘推到路邊，等我換好了車胎，我就……不好意思，我只能唱支歌來謝謝姐姐們。」

「先唱先唱，現在就唱……。」

「先唱後唱都是一樣……」駕車人向車後面一看，急急跳上駕駛位，高聲叫道：「後面有車來了，請幫幫忙把車推到路邊去，不要擋了別的車過去……」。

他一面向姑娘們招手，路邊的姑娘果然都過去，幫他把車推到路旁，然後嘻嘻哈哈地又幫他拿這樣、做那樣把輪胎換好。

「謝謝姐姐們，謝謝啦……。」

「謝倒不必謝，該唱歌了。」

「對！我唱，現在就唱。」只見他從車後跳進帆布車篷裡去……，突然間車篷

裡傳出一陣吉他丁冬聲，他手抱著吉他又跳下車來，一面含著笑頻頻向大家點頭致謝，一面流暢地彈著一段悅耳的歌曲「過門。」

……更多的姑娘圍了上去，當他彈完「過門」，剛要開口唱時，……已經擠到他面前的劉寡婦，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叫道：「李大剛！原來是你啊，這半年來你躲到那兒去了？」

「……我？我是在到處跑……，」李大剛抱歉地看看大家，再仔細看看劉寡婦，不錯，他認識這個風騷的女人，……他想起那一次的霧水鴛鴦，卻實在想不起她的名字。……他有點愧疚地繼續說：「我送電器到吉隆坡、運橡膠去星加坡、還到泰國運過兩個月的香米……。」

「你就知道在外面野，今天回柔佛來了，就別想再走。」劉寡婦含情脈脈地看著他，「來幫我們運黃梨吧……。」

「幫你們運黃梨？」……李大剛假做一本正經地看看周圍的姑娘們，對劉寡婦說：「你要我幫你們運黃梨，這些姐姐們可不見得也願意我運黃梨啊。」

「願意！願意！你就幫我們運黃梨吧。」大家哄笑著，個個都搶著說。……

「好！你們都願意……」李大剛更加莊重地向每一位姑娘掃視一眼。「……可是我就知道有一個人不願意……。」

「是誰？」「是誰？」「那一個不願意？」姑娘們互相看著……猜著……

「這個人嘛……，就是我自己。哈……」李大剛得意地嘖嘖嘴，表示真的不願意。

「哈哈……不行！不行！」姑娘們七嘴八舌地笑著，鬧著……「他要我們……」；「你就別走了……」；「留下來幫我們運黃梨吧……」

阿萍沒有過去，她遠遠地看著，隨大家笑著，可是跟別的姑娘一樣，也希望李大剛別走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想，也許是黃梨園裡太平靜，生活太單調了吧。今天這個人一出現，就給大家帶來歡樂，使大家都跟著他的一舉一動忙著，笑著，

甘心聽他擺佈，這是多麼新鮮的事啊。……阿萍不由自主地也向那邊走了幾步……。

「請姐姐們饒了我吧！」當李大剛發現姑娘們都認真的盼望他留下來，他也不敢再開玩笑了，趕快設法脫身，連忙說「運黃梨能賺幾個錢哪？姐姐們不會想把我餓死吧……？」

「哦！不會，不會。」大家又誠懇地說：「運黃梨賺的錢比我們多好多哪。」「你在這裡運黃梨，也沒有外面那麼辛苦啊。……」

「老實說……」，劉寡婦推開眾人上前一步，「你開囉厘運貨，到處都是一樣的價錢，運黃梨會少給你麼？」

「對！對！對呀。」大家連忙附和著……。

「不！不！不！我的好姐姐呀。」李大剛半挑逗半認真地舉起手來，像發誓一般。「運黃梨價錢雖然一樣，可是機會就少得多了。跟著你們開工收工，想起個早，熬個夜的多跑幾趟外快，就不行啦。」……他一面向後退，一面從後面褲袋裡抽出一疊鈔票，向女孩子們揚了揚，「我願意請客，謝謝姐姐們今天幫忙，下次再來陪著姐姐們運黃梨吧……。」

「喔！真請客啦……阿旺伯！」女工見阿旺伯正走過來，連忙叫住他。

「……阿萍，阿萍在這兒嗎？」阿旺伯還在到處找阿萍……

「阿旺伯賣好多吃的東西。」女工向李大剛推薦，然後再對阿旺伯說：「他今天大請客啊……。」

阿旺伯這才明白，剛剛伸手過去接錢，卻又被人攔住……。

「阿旺伯不行，他東西都賣光了，什麼都沒有了。」劉寡婦一面推開阿旺伯，一面自己上前去接錢，「不如收了工，請我們去吃沙爹……。」

「沙爹？」李大剛抓住鈔票的手立刻縮了回去，……他知道一到了沙爹攤前，就不是這一點錢可以應付的。連忙把鈔票塞進阿旺伯的手中。「你還有什麼？就都搬過來吧。」

「有！有！有！我還有汽水，我來看看有多少人……」，他把圍著囉厘車的女孩子點了一點，「……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一共二十二個。我正好還有兩打汽水，你們跟我過去搬吧。」

兩個女工隨著阿旺伯走開了，其他的人又唧唧咕咕地向李大剛笑罵起來，「現在該唱歌了，」「你要唱支什麼歌？」「當心哪！唱得不好就要受罰……」

李大剛笑了一笑，不再說什麼，馬上彈起吉他來。他一面彈，一面唱道：
 「柔佛州的姐姐，心似吉冷河水。留我運送黃梨，放棄別的機會。
 還要手抱吉他，對她唱不停嘴。三支情歌唱完，帶我進她香閨。
 不准再出大門，怕我一去不回。白天唱個不停，幫她節食減肥。
 晚上唱催眠曲，使她能夠安睡。黃梨園的姐姐，心似吉冷河水。
 不愛洗衣煮飯，天天去逛廟會。什麼東西都買，管它便宜是貴。
 沙爹永遠不夠，榴槤吃不停嘴。等到發現太肥，抱著鏡子後悔。
 印花布料太窄，沙龍也得加倍。黃梨園的姐姐，心似吉冷河水。
 奉勸天下阿婆，不要給她做媒。……………」

歌聲還沒有唱完，四面八方的嘻哈笑罵，就隨著姑娘們投出的黃梨枝葉，和雜草泥團，紛紛向李大剛洒去。……大剛逃來逃去，抓往個女孩子，把她做擋箭牌。從後面抱住她扭來轉去，迎著四方飛過來的草葉。女孩子尖叫著脫不了身，冷不防低下頭去，對著大剛的手臂就是一口。大剛疼得鬆開手來，向女孩定睛一看，竟呆呆地怔住了。……

「阿萍，打他。」「快打他，阿萍。」四面圍上來的姑娘們慫恿著女孩……

想不到面對著這陌生強悍、粗野浪子的阿萍，卻也突然間怔住了……。

李大剛從上到下，又從下到上，目不轉睛地看著阿萍，一面繞著她轉了一圈，不由自主地彈著吉他，對著阿萍又唱了起來……

「我只道榴槤香啊，又怎知瑪瓜更甜。
 我一世住山芭啊，又怎知海洋深淺。
 檳榔嶼上有美女啊，柔佛州裡出天仙。
 我要賣掉囉厘車啊，從此搬進黃梨園。
 椰樹開花要半年啊，我對天仙要唱幾天。……………」

阿萍一直盯住李大剛的雙眼，她不是在聽他唱歌，而是在感受他最誠摯，發自內心的傾訴。是忘記四周喋喋笑罵的人群，而專對著她一個人的傾訴。他倆四目相投，看不見圍在身旁的其他的姑娘，更看不見怒氣沖沖衝過來的阿旺伯，一把將李大剛當胸抓住，一面把阿萍推開，……

「你小子不要以為買了我幾罐汽水，就可以調戲我的姪女。」阿旺伯一面罵著李大剛，一面也在向周圍的姑娘們示威。「……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清楚，我阿萍可不是平常的野草閒花，可以隨便讓人家欺侮……。」他說著狠狠地把李大剛推倒在地上。……

「要打架嗎？」李大剛迅速地跳起來，把套掛在胸前的「吉他」摘下來，順手塞進身旁金花嫂的手裡，然後上前去將阿旺伯的臂膀扭到背後，舉起鐵拳正要打下……

可是一眼瞧見身旁的阿萍，正含著歉疚的淚水，和企求的眼光望著他。……他的拳頭打不下去了，扭著臂膀的手也鬆開了。阿萍感激的看了大剛一眼，過去拖著阿旺伯離開。……

想不到剛剛走出可能挨揍的範圍，阿旺伯的精神又來了。他掙開阿萍的手，指著大剛罵道：「……唷！想打人了，你除了會欺侮女孩子，還會打老人家……。」阿萍越拖他走，他罵得越兇。「……你也不先打聽打聽，……我家阿萍早已經名花有主了，這兒的劉醫生，送了多少東西給阿萍啊，還輪得到你嗎？……」

眾目睽睽之下，阿萍實在羞得無地自容了。她把拖住阿旺伯的手用力一甩，大聲喝阿旺伯道：「你就知道胡說八道，你……，」她一扭頭，獨自跑開了。

阿旺伯只得一面追著，一面呼喚「阿萍！你別跑啊，我還等你幫我把咖啡車推回去呢」。……

同時，李大剛也正在向姑娘們詢問，「我的吉他，我的吉他呢？……」

「你交給金花嫂幫你拿著」，姑娘們紛紛告訴他。……「她抱著吉他往那邊走了。……」

「這個婆娘，又沒有安著好心眼」，劉寡婦忿恨地說；「我帶你找他去。」……

三

一瘸一拐的劉大偉，巡視過病房後，回到醫務所的門診部。他剛剛跨進門，掛號處的密司潘就迎出來向他訴苦。「劉醫師！你看……，」密司潘舉著一隻雞和兩打蛋在他面前幌著……「這是第四次了，拿不出錢來的病人，隨便送點禮就當做醫藥費……。」

「這一次大概是艾文婆婆吧？」劉大偉笑了一笑。「算了，她能送一隻雞兩打蛋已經不容易了，說不定還是借錢來買的呢……。」

「可是醫務所那兒墊得起這麼多錢哪？」

「以後……向有錢的病人多收點錢彌補吧。……下午有沒有人掛號？」

「只有一個。」

「哦！怎麼不早說……。」劉大偉急急地拐到門診室去。

門診室外有個戴深色眼鏡的病人，正低著頭等醫生來。劉大偉輕拍拍他道「請進來吧。」

病人隨即提起身邊的兩個大旅行袋，跟在劉大偉身後走進門診室。

「那裡不舒服？……」劉大偉一面指著對面的椅子請病人坐，一面問。……

病人抬起頭來沒有回答……。劉大偉再仔細看了看病人，突然伸手摘下病人的深色眼鏡，旺旺地望著他……「是你！……你好大的膽，居然還敢到這兒來？」

「我，……我不能不來見見你……。」

「是不是傷口發炎了？……你傷勢那麼重，就不顧一切的逃走了，我一直擔心你的傷口會發炎呢……。」

「謝謝你這樣關心，我的傷已經完全好了……。」

「你既然逃走了，不遠走高飛，又回來幹嗎？」

「這是我應該付的醫藥費……」。病人送上一個厚厚的信封，再指指地上的兩個大旅行袋。「……這是你的藥品，被我搶去的全部藥品，我現在給你送回來了……。」

「哦！……謝謝你，謝謝你。」劉大偉激動得兩眼湧出眼淚來，一面俯身去檢視他的藥……。

「謝謝你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才對」。病人正色地說：「……我被警察追捕受了重傷，送到你的醫務所來急救。……你明明知道我就是搶了你藥品的劫匪，害得你的醫務所差不多要關門的大壞蛋，你還要用你最後僅存的特效藥來給我醫治……。我……，我若是再吞掉你的藥，我還算是個人嗎……？」

「真高興你知錯能改……，我要替所有的病人謝謝你。……還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地方？只要是不違法，我願意儘我的能力為你去做……。」

正說之間密司潘匆匆跑進來，「劉醫生，警察來了……」

正驚愕間，病人卻站起來說：「是我自己報的警……，我不想永遠躲躲藏藏的，我要接受應有的懲罰，然後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謝謝你，劉醫生……」。他伸出雙手，讓警察銬住，登上警車而去……。

劉大偉叫密司潘把失而復得的藥品，放進藥庫去鎖好。這真是太好了，他獨自坐在窗前沉思，「……人的善良和罪惡，是與生俱來的？還是由環境造成的……」？他想著想著……密司潘把雞和蛋裝在紙袋裡送過來，「下班了。還不走嗎？這是艾文婆婆付的醫藥費」……。

劉大偉接過紙袋，取出一打蛋塞在密司潘手裡，「這個你帶回去給孩子吃」。然後鎖上門，提起紙袋，迎著從黃梨園收工回來的女工們，向前慢慢走去……。

阿萍賭著氣推著咖啡車回村，阿旺伯捧著草帽跟在背後，一路嘟囔著「你別走這麼快呀，我是爲了你好，值得你生這麼大的氣嗎……？」

「人家又沒有得罪你，又沒有犯什麼事……」，阿萍恨恨地說：「不過只是唱了

兩支歌罷了，就一把揪著人家胸口，把人家推倒。……」

「推倒他算我客氣，我恨不得狠狠地打他一頓呢」。阿旺伯理直氣壯地說。

想不到阿萍卻停下腳步輕視地嘲笑道：「你還想打人家呢，人家是瞧你年紀大了，不跟你計較。你還要這麼兇……？」

「我是要嚇唬嚇唬他。……你知道這傢伙是什麼人哪？」阿旺伯故做鄭重地說；「他是這柔佛州有名的浪蕩子，平時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靠著一把吉他到處去撩撥女孩子的心。說句老實話，他對著那個人唱歌，那個人就得倒霉。你對他要特別防備著點才行……。」

正說之間，一癩一拐的劉大偉已經來到面前。他是特地前來迎接阿萍放工回村的。「這隻雞和這一打蛋你們帶回去吃吧。」

「啊不，每次你收了禮物總是轉送給我們，你自己留著吃吧。」阿萍不肯收……。

「我一個人，又不會做，帶回去還不是糟蹋了嗎」。

「對！對！對！交給我吧。劉醫生回頭就到我們家來吃晚飯」。阿旺伯接過紙袋掛在手推車上，獨自推著車先走了。「你們慢慢來，逛逛街，順便帶一瓶燒酒回來。……」

劉寡婦帶著李大剛，問那些女孩子們，金花嫂子抱著吉他往那兒跑了？一路問過去，想不到金花嫂子並沒有跑多遠，只是兜了個圈子，回到李大剛的囉厘車旁，竟打開車門坐了上去，等著大剛回來。誰知不久開門上車的，卻是劉寡婦。

「哼！幫人家拿一下吉他，轉個眼就不見了。」劉寡婦像抓住賊審問一般：「金花嫂子，你是什麼意思？今兒得說個明白……。」

「我是受人托付，就得盡我的責任」。金花嫂子理直氣壯的說：「人家李大剛的吉他交給我拿著，我就不能隨便讓人摸，摸壞了怎麼辦？……當然最好的辦法，就是給他送回車裡來了。」

「唷！她倒挺有理的呢，你把吉他送回來，要你坐在車裡幹什麼？你想什麼鬼主意我會不知道啊……」，劉寡婦也振振有辭地挖苦她，「現在李大剛來了，你還不

下車幹嗎？」

李大剛笑嘻嘻地看著她倆鬥嘴，看看越鬥越兇了，連忙調解。「好了！好了！兩位姐姐都是爲了我好，李大剛在這兒謝謝了。請兩位姐姐去吃沙爹怎麼樣？」他一面說一面跳上司機位去。

「我是無所謂，」劉寡婦得意地說：「倒是金花嫂子不大方便，雖說她男人到霹靂州採錫礦去了，倒底怕有人將來亂傳話。」

「我怕什麼呀？有你劉寡婦在一起，人家只看得見你，看不見我。」

「你不怕說閒話，就坐過去跟李大剛靠緊一點，留個座給我。」劉寡婦故意挑逗她，「不然就讓我坐裡邊，你坐門口。」

「……讓你就讓你，」金花嫂子果然先跳下車來。嘟囔著說：「坐在李大剛旁邊，也不見得人家會請你多吃一串……。」

劉寡婦興沖沖地換坐在李大剛身旁，李大剛已把吉他扔到後面的車篷裡去，一本正經地對兩個女人說：「我得先說明白，夜市場剛剛開始，回頭我請你們去老沙爹攤子，每人要五條，夠了吧。我付了錢就走，還要趕到麻六甲去……。」

「唷！……有這麼請客的麼？你把我當什麼人了。……」金花嫂子撇了嘴。

「是啊，五條沙爹就想把我打發了？起碼……我吃沙爹就得一罐啤酒。」劉寡婦也跟著起哄。

「好！每人再加一罐嘉士伯，就這麼講定了。姐姐！我是真有事，不夠的下回見面再補，一定補……。」李大剛一臉委曲的樣子。

「好！到夜市場再說。現在開車……。」

一癩一拐的劉大偉伴著阿萍向市場走去，他知道自己不雅的姿態，常會引起路人的訕笑，竭盡可能地邁著平穩的腳步，相信一般人已不大看得出他的跛足了。可是阿萍卻不願熟識的人對他們指指點點，她要和劉大偉保持一些距離，不由得加快了兩步。劉大偉加緊跟隨，反而顯露出不正常的步伐。正當他倆一前一後的追逐之際，「叭！

叭！」兩聲囉厘車喇叭響，李大剛駕車已自後來到。……

「喂！聽見車喇叭響，幹什麼還擋在前面不讓路啊？」劉寡婦得意地向阿萍笑罵。

「噓！是你呀？」李大剛從車窗裡伸出頭來，不知道該說什麼好……「能不能賞個臉？我請你去吃沙爹啊。」

「誰希罕你這麼濫大方啊？」金花嫂子刻薄地笑罵道：「人家阿萍正在跟劉醫師賽跑呢。」

憤怒的阿萍，怨恨地望著停在身旁的囉厘車，她向車胎踢了一腳，反而傲然轉身等待著大步追上來的劉醫師，故意親密地和他並肩向市場走去。

四

劉大偉萬萬想不到平時對他不冷不熱，若即若離的阿萍，遇到了別人的嘲弄，立刻會還以顏色，而且坦誠地把他推出來，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別人，「這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愛人，我的對象，我未來的夫婿呀……怎麼樣？……」他越想越得意，一路上陶醉在美滿的未來幸福中，伴著阿萍在市場打了一個轉，來到阿萍家中。阿旺伯已把整隻雞宰好，炆進鍋中，放妥了適量的咖喱粉，正在加椰子汁。聞著陣陣的咖喱香味，劉大偉讚不絕口，突然想起忘了替阿旺伯買酒來，不由得大呼「糟糕。」

「忘了買酒是不是？不要緊，你們看著火，我去買，我去買。」阿旺伯搶著開門跑出去。他也是故意抽身避開，讓劉大偉有多點時間單獨和阿萍在一起。

劉大偉實在是心花怒放了。他相信他和阿萍的前途似錦，說不定今天就會有什麼意外的大進展。一想到這裡，不由得就有一肚子的話想傾訴出來……

他望著阿萍喃喃地說「你們待我太好了，……我知道我這一雙腿讓人瞧不起，常常讓人嘲笑，唯有你們……你和阿旺伯，不會嫌棄我，給了我極大的鼓勵，使我覺得生活的溫暖，和生命的可貴……」

「又來了，劉醫生，何必那麼客氣？」阿萍誠懇地說：「您的人好，心好，對病

人都是虔心虔意地給人看病，全柔佛州遠近沒有人不知道劉醫生的呢。」

「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我也只是遵守做醫生的道德罷了。」劉大偉忍不住又背他開始行醫時的誓言：「-----我曾發過重誓，把我這一生竭誠為鄉親服務……」

「……不論他是我敬愛的親友，還是我痛恨的仇敵……」阿萍接著和他一同背出來了。

劉大偉臉上一陣發燒，「你……你也記得我發的誓？」

「你對我說過好幾次了。」阿萍笑著說。「誰都能背出來。」

「不可能！」大偉心裡想……「別人都瞧不起我……只有她，阿萍！會記住我發過的誓。」他呆呆地望著她，不由自主地去抓她的雙手，卻被她巧妙地避開，順手拿起鐵勺，去攪動噴著咖喱香氣的雞塊……

兩個人都僵住了-----大偉心裡想：「千載難逢，現在是掏出心裡話向她表白最好的時機。」可是他的舌頭不聽使喚，想了一肚子的話，一到嘴邊就是說不出來。他站在旁邊，看阿萍把刮去皮的生薑切片，一面努力地鎮靜自己。當他鼓起勇氣開口說「我……你……，」

「怎麼？」阿萍掀開鍋蓋，正想把切好的生薑片投進鍋裡……

「……不行。你的生薑片切得太多了，炖五隻雞都用不了。」

「哦！都是你，說話吞吞吐吐，害我切那麼多的薑片。」阿萍只投入適量的薑片，「到底要說什麼呀？」

「是！我要說-----嘿！阿旺伯回來了----」大偉跑出廚房，迎上開門進來的阿旺伯，結結巴巴地對他說：「----阿旺伯，我想請你-……請你等一下問問阿萍……」

「問問阿萍？-……剛才這麼久，你自己怎麼沒有問她？」

「我……我想……還是請你幫我……」

「你是想要我幫你向她提親是不是？」阿旺伯乾脆給他直捅出來，而且故意大聲地嚷嚷給阿萍聽。

「是的！是的！我就是這個意思……。」大偉點著頭，也試探地加大聲音。

他倆說的話，使阿萍感到很為難。……劉大偉人好、心好，對她實在是不錯。可是因此而答允委身相許，她卻不大情願。……她正在想，等一會兒她應該怎樣地婉拒時，大偉的聲音繼續傳了過來……

「我知道，阿萍一定會答應我。」

阿萍聽了一楞，不由自主地把頭湊近門邊，仔細地聽著……

「……她剛才已經知道我要對他說什麼了，她……她也魂不守舍，切幾片生薑竟切了一大堆呢，豈不是千肯萬肯早就等著我提親了麼？」

……阿萍聽到這裡，真是氣憤難當，恨不得把鐵勺擲出去趕他走，可是看著他那痴誠的傻笑，她實在狠不下心來給他難堪。終於強行克制了心中的怒火，放下鐵勺，打開廚房的後門，走了出去。

她在後園中，百無聊賴地看著家家燈火在遠近閃爍。夜幕甫降，整個村鎮就寂靜下來。除了偶爾一兩聲狗吠外，只傳來陣陣簫笛單調的嗚咽。那是精通疏骨按摩兼賣生草藥的波波老人在兜攬生意。

「我這樣跑出來最好……」阿萍想著想著嘆了一口氣。「大家都不會覺得為難……這就是最好的答覆。」

她盤算著，是等他們冷靜下來，不再提親事時才回屋去？還是等大偉走了之後再回家？當她坐上擺在後門口的籐搖椅，打算與屋裡的兩個人，做持久的「對立比賽」時，廚房裡傳出阿旺伯焦急的呼喚聲：

「阿萍！你在那兒呀？……」

在阿旺伯沒有開後門出來張望之前，阿萍又從籐搖椅上跳起來，投入燈光照射不到的屋側黑影裡，而且穿過屋側跑到前面的大路上去。

大路上沒有行人，靜悄悄的只有幾輛囉厘車，稀疏地停在路旁。阿萍避開自己的家向前跑去，前面那所終日發散著濃濃茴香和豆蔻氣味的瓦屋，火光一閃，窗內

多了一盞燭光，大概是聽見了阿萍的腳步聲，燭光就在窗內橫搖了幾下。阿萍放輕腳步轉進了橫街，驀然間街角路燈慘淡的燈光下，照見兩個人影，耳上墜著閃光的人，上前幾步去開門鎖，另一個人影轉身回頭，正和阿萍四目相投打個照面。阿萍一眼就認出，他正是那個抱著吉他到處撩撥少女的浪蕩子。不由得又是害羞又是害怕，立刻轉身向家裡跑去。

李大剛更是手足無措，彷彿做了不可原恕的壞事，被人捉住了一樣。他不由自主地提高聲音說：「……好了！我就送你到這兒，我走啦……」他果然照著他說的話走開了。

他只走了兩步，黑暗店裡就傳來劉寡婦的咒罵：「你敢走？當心我要剝你的皮。」

李大剛腳步更快了，他自己都覺得好笑，「原來我是想再做一次露水鴛鴦的，怎麼現在我自己都嫌髒了呢？」他慚愧地走著，要找個地方躲一躲，他知道那婆娘雖不至於真剝他的皮，但今晚她若不把他捉住，是絕對不會罷休的。

李大剛一面走一面盤算，在前面街口該不該轉個彎，料不到「轟！」的一聲，一隻高統雨靴子落在他的身後，差一點打中他的背脊。他猛然一驚，聞到濃濃的茴香和豆蔻氣味，樓上窗內的燭火，正向著他飛快的搖動著……

「啊！金花嫂子，原來她是真的開了後門，等待著我去幽會？」他回想傍晚在市場吃沙爹時，金花嫂子再三示意她丈夫在霹靂州採錫礦，年底才能回來。又在他送金花嫂子回家來，扶她下車時，她乘機用手指在他的手心中亂劃，他也扭她的手腕做回報，原來她暗示今晚相約是當真的，眼看著要逃避一個劉寡婦就很吃力了，如今再加上一個金花嫂子，他真是自作自受，自討苦吃……

阿萍回到家門前，剛剛開了大門準備進去，裡面就爆出阿旺伯和劉大偉的歡呼聲。「來了！來了！阿萍回來了。」劉大偉放下酒杯起身要迎過去……

「她來了更好，你現在自己對她說吧，用不著害羞。」阿旺伯也站起來……

「他們還不肯罷休。」阿萍憤然一跺腳，立刻退出門去，把大門又帶上。

大偉卻趕著上前去開大門，一面叫著「阿萍，別再走了，我有話要跟你說啊。」

阿萍在門外緊抓著門把手，不讓大偉開門。兩個人一裡一外，拉扯了片刻，阿

萍終於抓不住，放開手，又向街上跑去。……

「她又跑掉了……不見了。」大偉急得也衝出去。

「等等我，帶支電筒去……」阿旺伯取了電筒也追出去，

阿萍默不做聲，利用黑影掩蔽，躲過大偉和阿旺伯的查尋。她從一輛囉厘車的車頭，繞到車尾，看看前面已沒有黑影可掩蔽，就偷偷掀起囉厘車的帆布篷，鑽進車裡去……

囉厘車裡到處都堆著東西，只有一小塊空著的地方。阿萍摸索著，只有躺在這塊空的車板上，一動也不敢動，只聽到車外有人走過，同時是阿旺伯吩咐大偉，用手電筒照照這兒，照照那兒的聲音。阿萍等著這兩人的腳步聲走遠，正要爬出囉厘車時，另外又有急促的腳步聲傳來，劉寡婦焦燥的吼聲：

「賊小子，你走不了，今天要是找不到你，老娘就跟你的姓……」

腳步聲離開不久，金花嫂子的聲音就接著傳來：「哈！想跟人家的姓，人家可要她呀？……」

突然間囉厘車卡拉一聲輕響，似乎車門被打開了，阿萍屏住氣息不敢稍動。卻覺得車身微幌，無聲無息的在地上滑行起來。阿萍大起恐慌，那裡知道她躲進來的篷車，正是李大剛的囉厘，而大剛也在逃避劉寡婦和金花嫂子的追尋，暗暗溜回車旁，偷偷放開煞車的手摺，硬推著車靜靜離開。……阿萍正在狐疑，只覺得滑行中的車越來越快，好像有人跳進車頭，「砰！」的一聲，把車門關上，接著馬達啟動，向前飛馳。留下劉寡婦和金花嫂子追著囉厘車的叫罵聲，李大剛一陣歡笑，車子已開出村鎮，向前駛去。

阿萍真是嚇糊塗了，她平躺在囉厘車中，不知道該怎麼辦？車越開越快，路越走越遠。她驚極而泣，一面在黑暗中坐起來四面摸索-----。正當她不顧一切地掀起車篷要往下跳時，囉厘車一個急轉彎，阿萍坐不穩伸手亂抓，卻把吊掛在頭頂上的一根繩子抓了一把，立刻車篷裡的小燈泡都亮了起來，把阿萍嚇了一跳。而比她更吃驚的，卻是李大剛。不但全車廂裡的燈都亮了，而且接著又聽到兩下吉他弦線被繃刮的響聲……

「……這個賊真是瞎了眼，居然摸到我的車裡來偷東西。」他一面想，一面停

下車來，迅速地在工具箱裡，抄起升降汽車的千斤頂鐵棒，跳下車，用鐵棒敲了兩下車尾，立刻退後三四步，舉起鐵棒擺出搏鬥的姿態道：

「朋友！可以下車啦。你看上什麼東西？儘管開口，我李大剛一定奉送，大家交個朋友嘛……如果不肯賣賬，一定要硬來，兄弟也不含糊，隨時奉陪……。現在請下車吧……」

果然車篷掀開了一角，阿萍跳下車來……

浴著月光，阿萍含著滿眶淚水咬著下唇，頑強地站在大剛面前，卻掩不住渾身的顫抖。

「是你？」大剛萬萬料不到，不由得一陣喜悅，伸出雙手走上前去……可是他僅僅踏上前一步就邁不動了。一陣嫌惡的念頭掠過他的眼前，掠過他的全身……一個純潔無瑕的安琪兒，剎那之間變了。俗不可耐的嘴上叼著一根長煙嘴，滿身珠光寶氣地對著他諂笑……

「你，你怎麼也像劉寡婦她們一樣？找我……」

「你胡說什麼？」隨著這聲色俱厲的怒吼，阿萍跨上前去，一巴掌狠狠地擱在大剛臉上，「啪！」的一聲，把大剛打醒了，更把他眼前嫌惡的念頭打散了。阿萍的抖顫化為憤怒，氣沖沖地哭罵道：「誰像劉寡婦她們……？」

這一巴掌打得李大剛很疼，臉上熱辣辣地。他明白他是說錯了話，誤會了阿萍。可是他更要弄弄清楚，「你，你怎麼會……跑進我的車裡來……？」

「你還要胡說？」阿萍恨恨地跺著腳……，「人家又不知道是你的車，……人家是躲阿旺伯跟那個……」她講不下去，索性大聲哭出來。

「你躲那個？……哦！我知道了。那個跟你一塊到市場去的人……，」大剛的確是明白了。原來她是討厭那個人……，「可是你幹什麼要躲他們呢？」

「他們要我答應……」她不能再講下去了。「……我，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她推開大剛，哭著向前跑去……

「嗨！別跑，……」大剛追過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你別跑啊。」

「你要幹什麼？」阿萍用力甩開他的手，厲聲喝住他。

「我怪錯姐姐了。」大剛連連道歉，「原來姐姐跟我一樣。在躲那些討厭的人。……」

「我不要你亂叫人家，我又不是你姐姐。」

「哦！哦！又叫錯了……。對不起，請妹妹原諒……。」

「我叫阿萍，有名有姓，你是故意在這兒欺侮人……」

「我只想幫你，……現在你說吧，你要怎麼樣？」

阿萍不願跟大剛多搭腔，又不知道該怎麼樣，只有轉身背著他大哭起來。

「唉！別哭啊。」大剛慌了手腳。「我就是怕人哭，你到底要怎麼樣？你倒是說呀。」

「我……我要回家去……，」

「這不結了嘛。我本來就是要送你回去。」大剛回頭向囉厘車走去，一面招呼阿萍：「來！上車吧。」

「我不坐你的車。」阿萍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什麼？……你要走回去……？你知道我們開著車走了多少路？、這兒離你的家有多遠麼？」

「我不管，我喜歡走回去。」她毫不猶豫，說走就走。

「好！算我倒霉，只好陪著你走一趟。」大剛無奈，回頭看了看囉厘車，只好再追上阿萍。

「你走開……我不要你跟著我。」

「哎呀！你講不講理啊？」大剛真的火啦，氣沖沖地到阿萍前面把她攔住，
「你以為我喜歡陪你走回去嗎？……這麼遠的路，走到天亮都不知道到不到得了，把你送到了家，我還得再走回來拿我的車。等我回到這兒，囉厘車還在不在？車裡的東西有沒有被人家偷光，還不知道。」

「那你更不要跟著我，讓我自己走回去。」

「不行！是我開著車把你帶到這兒來的，我就得負責把你送回你上車的地方去，……我不能讓人家告我拐帶女人。……你，你最好上車讓我送你回去。」

「我不跟你坐車，我要自己走路……」

「唉！你這樣是自找苦吃。……那麼你稍等一等，我去把車開過來跟著你，開亮了車燈給你照路……」

「不！我要你走開……你是壞人……」阿萍一面哭著一面說：「阿旺伯說你是柔佛州的浪蕩子，那一個姑娘跟你說多了話，就會……就會……」

「啊！就會怎麼樣？」

「……就會大肚子，而且，而且還會讓你賣到婆羅洲去……」

「可惡！我李大剛雖然不算好人，可從來沒有乘人之危，欺侮過女孩子。」他把手裡的鐵棒遞過去。「……哪！拿著。」

「幹什麼！」

「防我這個壞人哪。你只要見我有一點不規矩，你就拿鐵棍子打我。」

「我不打你，……求求你讓我走吧。」

「不行！要走就是我開車送你回家，不然嘛就是咱倆個都不走，在這兒站著等天亮。」

「你要幹嗎？」

「等天亮了有人來，咱倆個都跟他們說清楚，咱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啊不！不！我不要等人來說清楚。」

「那就請上車吧。」

「……我要坐得離你遠一點，在車上……你也不許碰我一下。」

五

次日清晨，阿旺伯起床稍晚，他有一肚子話要對阿萍說，這些話他已憋了整夜，可是沒有機會。昨天晚上他和劉醫生在外找不到阿萍，回來時將近午夜，阿萍明明在房裡，一聽他的呼喚，卻故意熄燈睡了。現在一大早又不見人影，而他賣咖啡的手推車，已經裝滿了要賣的食品。阿萍大概是一早就準備好咖啡和各種小食，到黃梨園去工作了吧。這丫頭一定知道了要向她提親的事，才會羞得躲躲藏藏的，阿旺伯滿心歡喜地一面猜測著，一面推著咖啡車，到黃梨園去找阿萍。

其實阿萍並沒有跨出大門，昨晚李大剛送她回來後，百感交集，她又哭了一場。那不是受了李大剛的委屈而哭，而是誤會了大剛，委屈了大剛，使她深感慚愧和不安而哭。她輾轉難眠，索性起來把阿旺伯今天要賣的咖啡和食品都準備好，然後回房休息。她想今天午前不去採摘黃梨，在家裡好好睡一覺。其實她不想去開工，主要是擔心遇到李大剛，她怕見到了李大剛後，她會無地自容。

可是翻來覆去越想睡越睡不著。她拼命使頭腦冷靜，不去想任何事，可是腦子裡卻不斷地湧現出李大剛那誠摯坦白、笑容可掬的臉。他悔恨為什麼去相信阿旺伯的瞎話，昨夜竟把李大剛看成十惡不赦的大壞蛋，提防他，辱罵他，而他卻彬彬有禮、絲毫無犯的把她送回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忍受著一切的屈辱和難堪，在她盲目、固執、失去理性之下，始終依著她、哄著她、沒有和她賭氣，把她糊塗闖下的一件天大禍事，化解得無影無蹤。而他更沒有要求任何報償，只是在她下了車踏進家門之前，問了她一句：「從今以後，如果我改變過去的荒唐，從新做人，可不可以跟你做個朋友？」這是他真心實意，掏自肺腑的話，她為什麼怕見到他呢？她實在是渴望著見到他。……想到這裡，她翩然跳下床，儘快地梳洗一下，就向黃梨園跑去。

太陽才剛剛升起，姑娘媳婦們還從四面八方陸續來到，採摘黃梨的工作還沒有

開始，黃梨園裡卻瀰漫著與往日不同的歡樂氣氛，原來是李大剛參加了運送黃梨的工作。他和另外兩輛囉厘的司機一樣，各自坐在自己的車頭外談笑。

「大剛哥，開工之前來段小調怎麼樣？」一個姑娘笑著央求他。

「好啊！唱最流行的『檳城小子古怪多』吧。」另一個附和。

「好呀！」「好呀！」馬上很多人拍手贊成。

「不！唱『山高水長柔佛情』大剛哥最拿手。」

「對！」「對極了。」另一批人也拍著手。

「今天不行，」大剛一本正經的說。當他看見阿萍匆匆來到，更是面對著阿萍，提高了聲浪說：「……今天是來搬運黃梨的，車裡空空，我連吉他都沒帶來。」

「哦！……」眾人發出失望的聲音。

「大剛哥，你是不是因為我們昨天求你留下來別走了，今天就來幫我們運送黃梨的？」

「不錯！的確是這樣。」大剛笑著盯住阿萍回答：「不過我只是為一個人留下來的。」

「這個人是誰我知道。」金花嫂子得意地說：「因為你昨晚對她心中有愧。」

「心中有愧是真的。」劉寡婦故意挖苦金花嫂子：「可絕不會是對你吧？」

「幹什麼扯上我？」金花嫂子反咬一口，「難道是對你嗎？」

「姐姐們何必吵？我又沒做虧心事，心裡也沒有什麼慚愧。」大剛與阿萍四目相投道：「我是為誰留下來，只有她自己知道。」

阿萍的臉脹紅了，心裡卻是甜甜的。

開工時間到了，姑娘們見李大剛在一塊兒幹活，個個都精神抖擻，特別興奮，

摘起黃梨來也比往日快，李大剛更加起勁，他不像另兩位司機，靠在車頭上嚼檳榔，等待姑娘們把車裝滿，他們才懶洋洋地把車開走。大剛卻樣樣幫忙，黃梨過磅、分等、裝箱、抬上車……見什麼就做什麼。他的車裝得快，塞得滿，來回還多跑了兩趟。

……不知道那一個忍不住，突然唱了一句「檳城小子古怪多」，就有兩個人接唱第二句，片刻之間遠近的姑娘都響應起來，唱了一遍又一遍，好不熱鬧，整個黃梨園裡洋溢著打情罵俏的歌聲：

妹子妹子聽我說，	檳城小子古怪多，	三十六行他不做，
偏偏要開那囉厘車。	招牌起名方便客，	承接遊覽和運貨。
司機苦力兼導遊，	扮演什麼像什麼。	峇峇儂儂浪里落拉梭，
峇峇儂儂浪里落拉梭。		

小子囉厘真不錯，	車身畫滿美景色，	裝上座位乘貴賓，
疊起坐椅載蔬果，	輸送搬家樣樣做，	蜜月私奔全負責。
收費便宜送唱歌，	保證服務快穩妥。	峇峇儂儂浪里落拉梭，
峇峇儂儂浪里落拉梭。		

家鄉的日子不願過，	闖蕩南北討生活，	清早還在霹靂州，
傍晚已到星加坡，	昨日巴生收椰殼，	今天雲頂接遊客，
跑遍馬來跑婆羅，	有時過境去泰國。	七七查查浪里落拉梭。
七七查查浪里落拉梭。		

妹子妹子聽我說，	檳城小子古怪多，	錢到手來吃又喝，
生意清淡要挨餓，	問他什麼最快活？	手抱吉他唱情歌。
問他什麼最難過？	孤單一人太寂寞。	

妹子妹子聽我說，	你可願做囉厘婆？	去跟小子同患難，
去跟小子共安樂。	你們一起遊四海，	你們一起來唱歌。

這支歌就是李大剛的寫照，姑娘們都在想，聽了這支歌，大剛必然會激動得有些什麼表示，至少也要唱支歌回報一下。可是奇怪，李大剛卻沒有絲毫的反應，只是專心一意地裝載他的黃梨。

李大剛變了，不但人人都覺得他和往日不同，就是他自己也決定一改過去的生

活方式，做一個嶄新的人。過去，他要討好大家，他為大家唱歌，他是為大家的快樂而生活。今後他將只為一個人奉獻出他的一切。當他的眼光與阿萍的眼光互相接觸的剎那間，從對面的眼神中，傳遞過來一份溫暖，一份讚許。大剛心滿意足了。不須要開口，他倆眉目傳情，自然明白對方要說些什麼。

正當他倆陶醉在眼神代替耳語的傾訴之中，突然一聲：

「這是你的咖啡，阿萍！」阿旺伯端著咖啡，從囉厘車後斜插了過來。另一隻手舉著塑膠袋：「這是你最愛吃的一口酥。」

「我不要。」阿萍扭轉身，不肯接遞過來的咖啡。

「這孩子是怎麼啦？這可是你天天當早點吃的啦……。」眼看著眾姑娘都注意著他，不由得又信口胡扯起來：「……人家劉醫師也是這麼說，阿萍做的工是要花力氣的。所以一定得吃飽，他再三叮囑我，千萬不要餓壞了我們阿萍……。哦！對了。劉醫師還要我幫他約阿萍，晚上到海邊去散步咧……。」

他一提起劉醫師，就眉飛色舞，忘記一切。尤其是說到劉大偉請他代約阿萍晚上到海邊去散步時，不但提高了聲音，而且指手劃腳，好像唯怕天下人不知一般，可是當他講完後，定睛一看，阿萍不知在什麼時候，又一扭頭不見了。

阿旺伯不能不心慌了，他向四周搜索呼喊，都得不到阿萍的回應。尤其是他轉身時，發現李大剛今天竟在現場搬運黃梨。原來是這小子在這兒搗鬼、阿旺伯不由分說，一個箭步躡上前去，當胸一把將大剛扭住：

、「你小子把我們阿萍藏到那兒去了？昨天就是你在這兒唱歌，把她的心唱野了，她不見了，總之我就向你要人。」

「謝謝你老人家這麼瞧得起我。剛才大家都看見了，阿萍姑娘是聽你講了一堆不好聽的話，才不見了的。你把她嚇跑了，我們應該向你要人才對。」

「胡說！我是阿萍的伯父，來給她送早點，怎麼會把他嚇跑呢？」

「你不應該對他講那些廢話，你把她嚇跑了，現在又來嚇我……我今天可是正式來做工，運送黃梨的。我只要一停工，回頭我們管工自然會來找你算賬的。」

「可惡！你小子想反咬我？」阿旺伯當胸抓住李大剛的手鬆開了，在姑娘們的訕笑聲中，急急推著他的咖啡車，離開了黃梨園。

六

阿萍正在自來水蓮蓬頭前沖身，在短短的五分鐘裡，阿旺伯就跑到浴室外面兩次，一次是幫她挑選了一套馬來布料的沙龍，和夾著整束頭髮的髮夾。第二次是一套連在一起的西式洋裝。

「沙龍不好，我給你放回去了。換了一套西式裙，……」

「我穿什麼我自己會挑，您不必擔心，」阿萍享受著冷水沖頭的樂趣，根本就不想動。

「我怎麼能不管哪？劉醫師今晚是帶著你搭夜車去麻六甲玩，你搭過夜車麼？你到過麻六甲麼？你今天只能穿這套西式洋裝，因為這是劉醫生上次從檳城買來送給你的。」

一聽到要跟劉醫生到麻六甲去玩，阿萍心裡就有些發毛了。不錯，她一直嚮往著能到麻六甲去玩，至於麻六甲有什麼好玩的？她想去玩些什麼？她就一概不知了。她對麻六甲僅有的知識是，她父親生前遺留下來的一張照片，父親騎在麻六甲一個要塞的紅夷大砲上，威風凜凜。阿萍也想找到那隻大砲，騎著它照張像而已。

但今天阿旺伯叫她跟劉醫師一道去麻六甲玩，她卻有些不情願。她知道她不願做的任何事，劉醫師一定不會強迫她去做。而阿旺伯卻不理會那麼多，常做成圈套讓阿萍向裡面跳。因此她決定等劉醫師來到時，當面請求劉醫師，取消或推遲到麻六甲去玩。

阿旺伯想不到，沖完身出來的阿萍，不但沒有穿他選定的西式洋裝，也沒有穿馬來布的沙龍。反而穿起那套他平時最反感的牛仔褲襯衫。

「這是她擺明了跟我過不去，真是傷透了心，我是那一點沒有為她的終身幸福著想？居然好心沒有好報，穿件衣服也要故意來氣我……」

正當他一肚子火，無處宣洩之際，突然間丁丁冬冬一陣吉他，傳來李大剛嘹亮

的歌聲：

月光當頭啊，椰樹花開，
陣陣的清香啊，隨風吹來。

我手抱吉他，等候在你的門外，
彈出我的心聲，唱出我的情懷。

讓這芬芳的輕風，吹進你的粧臺。

你有苗條的身材，更有迷人的體態
梨渦似榴槤飄香，嘴角上笑容常在
媚眼兒盪漾著秋波，秀髮更蓬鬆可愛。

我情願做一幅沙龍，由著你日夜穿戴，
我情願做一杯咖啡，任由你狂吸輕啜，
我情願做一股急流，隨便你沖刷激盪，
我情願做一隻小船，載著你傲遊四海。

美麗的姑娘啊，為什麼不理又不睬？
難道是挑選新衣，仔細妝扮讓我猜？
難道是心裡害羞？躲在門後把我怪？

我不怕腰兒酸啊，不怕喉嚨唱壞，
只要你把門打開，只要你肯出來，
就是站到天明，我都願意等待。

阿萍聽到這裡，實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正要開門走出去，卻聽到阿旺伯一聲怒吼：

「臭小子想死是不是？竟敢跑到這兒來撒野！」阿萍叫聲「不好。」急急開門衝出去……，已經是太遲了。

阿旺伯已奪過李大剛的吉他，「卡拉」一聲，在大剛頭上砸得粉碎。鮮紅的血，從大剛的額頭不斷滲出。大剛翻手一把，阿旺伯的手腕，已被扭到身後，跪了下來。可是他反而大聲狂嗥道：「不得了啦，要殺人啦，救命啊！……」

捏著鐵拳的大剛，聽了阿旺伯的狂噪，實在不屑再打這個不顧羞恥的人。尤其是他眼看著阿萍的出現，和她眼中含著歉意的淚水，他放開阿旺伯，拾起被打碎的吉他破片。蹣跚地向海邊走去。

海潮澎湃聲中，李大剛迅速地從囉厘車中取出一個塑膠藥盒，把盒裡的藥物都在月光下攤開……突然間多出一雙手，用蘸著藥水的棉球，塗擦著大剛的額角。那是阿萍，她跟著大剛來到海邊，立刻用自己的手帕，把大剛的傷額包紮起來。她不但包紮了傷額，而且親吻著那傷口，用臉頰慰貼在傷口上輕輕的撫平它。大剛萬萬想不到，一次小小的傷痕，竟受到這樣的照顧。他淚水盈眶，哽咽道：「爲什麼對我這樣好？爲什麼對我這樣好？……」

月光下的海灘，一個浪跟著一個浪，沖刷著海岸，沖刷著沙灘。大剛和阿萍手牽著手，沿著浪花邊緣默默走著。他倆似有默契，在下一個波浪衝過來時，剛剛踏在波尖所淹的前一點……。

「我知道我有數不清的毛病，讓人家瞧不起。」大剛停下腳步來，瞅著那一個跟著一個衝過來的浪花……。

「接著來呀！跟我一齊來踏浪呀。」阿萍不但繼續躲避著波尖，更追著前一個浪退回海中的海水，直到下一個浪花衝來，她再急急退步……

「我的毛病太多了……我願意改，可是人家未必肯原諒我。」

「那就統統改。你今天來運黃梨，我就知道你能改，再多再大的毛病，你都改得了。」……阿萍躲避幾乎掩沒她雙腳的波浪，剛剛退到大剛身旁，她立即握住大剛的手，拉著他一齊隨著退落下去的海水跑過去，更一齊退避下一個波浪……

「……其實犯罪就跟我們現在踏浪一樣，明知道海浪隨時會淹蓋你的腳，可是一玩上了，就停不下來……」

……大剛也無法再講下去了，阿萍突然一聲驚叫，她雙腳被浪花淹沒，竟跳起來，投入大剛的懷抱，兩個人都倒在浪花裡，四目相投，緊緊地擁吻在一起。

阿旺伯慶幸自己聰明，沒有在李大剛手上吃虧。可是阿萍又不見了，他一手安排好的麻六甲之遊，也告吹了。他恨李大剛，可是不敢去找李大剛，怕挨揍。他只

有去找阿萍，設法騙阿萍踏上往麻六甲之路。他想，只要阿萍離開了本村，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阿旺伯打算一家家去查問阿萍，他不怕阿萍的名聲受損，反而希望人人知道劉醫師要請阿萍去麻六甲玩。他首先來查問劉寡婦，劉寡婦聽說他打傷了李大剛，借著陪他找阿萍的機會，一道出來找大剛。當他們來到街角，只聽見一陣哭鬧聲，金花嫂子衣不敝體，拉著阿旺伯叫救命。原來金花的丈夫根發，這兩年一直在霹靂州採錫礦，現在約滿回來，不料叫門之際，卻發現有個男人跳出後窗逃走。金花嫂子見沒有逮著正主，乾脆來個不認賬、說這只是個來偷東西的小賊，打死也不認識，根發卻追根究底一定要查出是什麼人。這一下正好遂了阿旺伯的心。

「要想知道這個下流胚子是誰嗎？不必我來說，全村的人就沒有一個不知道。」
「是誰？你說！」根發當胸一把扭住阿旺伯，「你倒是快說呀。」

「哼！就憑你這麼粗鹵的問法……，」阿旺伯指著根發當胸扭住的手，「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哦！哦！對不起。」根發放開阿旺伯，順手一拍桌子向金花嫂子怒吼道：「你沒看見我要向阿旺伯陪罪嗎？還不快拿椰子酒來？」

「哦！哦！酒在這兒。」金花嫂子一面倒酒，一面故做委曲地哭道：「告訴你是個賊來偷東西，你又不信，我，我怎麼會認識他呀了？」

「好！就算是個賊，我也要知道是那一個。阿旺伯！請你告訴我。」

「說起來嘛這個人你也知道，平時他不務正業，專門開一輛囉厘，而他的囉厘一眼就認得出來，上面畫得花不流秋……。」

「喂！阿旺伯，你這是誣賴李大剛啊。」劉寡婦提出抗議。「你又沒看見是誰？怎麼可以胡亂造謠呢？」

「我可沒有說是誰，這個下流胚子，提他名字我還嫌嘴髒呢。」

「李大剛不過是喜歡對姑娘們唱兩隻歌，這算什麼下流啊？你這個死老頭子到處造謠生事，才是下流胚子呢。」

「反了！反了！你個臭寡婦，居然敢罵我。」

「罵你怎麼樣？像你這個專在人家背後亂嚼舌頭的死老頭子，我還要大耳刮子打你呢。」劉寡婦說打就打，跳上前去馬上就是兩巴掌。

「好啊！好啊！你敢打我……有本事你就不要走開，看我回頭怎麼來收拾你。」阿旺伯一面撫著被打的嘴臉離開根發的家，根發以為他去搬救兵，誰知他走到街角路燈照射不到的地方，就腳底抹油，一口氣跑回家中，摸黑倒了杯沙瀘水喝。冷不防電燈亮了，劉大偉坐在窗前問道：「你找到阿萍麼？」

「哎喲！不要開燈不要開燈呀，今天要不是我跑得快，早給人打死了。」阿旺伯急急過去熄了燈，順手開了後門，一面走進後院，一面說：「我要到後院去躲一躲。回頭有人問起我來，千萬要說我沒回來過啊。」

在根發家這一邊，根發問劉寡婦：「你怎麼還不走？還等著阿旺伯來收拾你嗎？」
「他敢？他這隻縮頭烏龜，就知道背後造人謠言，唯恐天下不亂。」

「你知道那個下流胚子在那裡麼？」

「告訴你不是他不是他，你怎麼老是不信呢？」

「要你爲他這麼急做什麼？難道下流胚子剛才是跟你在一起？」

「但願他是跟我在一起，他要是跟我在一起就省事了。」

「既然不是跟你在一起，就請你不要管我的家務事。」根發一面說一面抄起家裡的切菜刀，剁在大門上。

「你以爲敢動刀子我就怕了麼？告訴你李大剛喜歡的女人，格調相當高，像你們金花這樣的爛貨，根本不配，差得遠啦。你這個不講理的活王八，要知道誰送綠帽子給你戴，簡單得很。問你家的爛貨，狠狠地打……」

「你說！金花，那個跳窗戶逃出去的，是不是李大剛那個下流胚子？」

「你說是就是，我說我沒看清楚嘛，我也不認識他……」

* * * * *

在囉厘車前的海灘上，阿萍陶醉在大剛的懷抱裡。他倆回味著剛才相互間最最澈底的奉獻，無怨無悔，決定暫時就以囉厘車做為他們的家。大剛太感動了，立下重誓此生將為阿萍的幸福而活。阿萍更是決斷，她要回去向阿旺伯攤牌，把現住的小屋一切，都留給阿旺伯，只帶自己幾件換洗的衣服離開。她愉快而堅定的回家去，要大剛收拾好一切，半小時後把車開到她家門口來，接她上路。

劉大偉怎樣也想不到，一件相約到麻六甲去玩的小事，現在竟變得這樣不可收拾。他勸阿萍冷靜地想清楚，他寧可取消到麻六甲去玩的約定，希望阿萍也打消一切輕舉妄動，但阿萍不能再回頭了。她愛李大剛，只是為了李大剛的坦率和忠誠，他自認有很多過錯，卻沒有說過別人一點壞話。這一點劉大偉承認自己是比大剛差得遠，他祝阿萍和大剛生活美滿，未來幸福，並且要親自送他倆離開本村。

李大剛的囉厘車，準時開到阿萍家門口的馬路邊，車還沒有停定，劉寡婦就從遠處追過來，聲嘶力竭地大叫：「快走啊！李大剛……別停下來，快把車開走啊……」

「怎麼啦？……劉家嫂子。」李大剛乾脆停下車，開門出來問。

「根發要殺你，他拿著刀啊……再不快走就來不及啦……」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我一定要跟他說說明白……」

「碰！」的一聲，一刀剝在車身上。「你小子做的好事，」第二刀向大剛肩頭砍去：「我要你死啊！」……

大剛迅速坐進車裡，把車門帶上，根發的第二刀砍在車門上。

大剛已發動了引擎，根發瘋狂吊在車門外，劉寡婦抱住根發的腳，硬把他拖下車門，倒在地上。

大剛開車走了，全村都知道昨晚發生過阿旺伯誣賴好人，流浪漢蒙冤逃走的新聞。可是卻沒有人知道，這個黃梨園裡叫賣咖啡的小販，突然停工不賣了，阿旺伯再也沒有出現過。當他發現他隨便不負責任的一句指証，竟幾乎挑起一場血腥的兇殺，幾乎送上一條無辜的生命，更幾乎把唯一相依為命的姪女逼上死路。他只有離開黃梨園，逃回北部的窮鄉僻壤，重渡那自生自滅的生涯。

李大剛經過根發無緣無故的追殺之後，自知以往到處留情唱歌，過份地招搖，才是惹禍的真正根源。現在每一想及，餘悸猶存。再也不敢輕露鋒芒了。這一天他在巴生港送鐵罐時，正碰上從柔佛州運黃梨的貨車隊。在大夥嘻哈調笑聲中，大個兒羅彪特別客氣，要請李大剛吃飯。原來那晚從金花嫂子後窗逃出來的，就是羅彪。大剛一肚子火，扭住羅彪要跟他算賬，卻被大夥勸開了。「當然！男人們在外面，那個沒有點風流案？怪只怪李大剛的歌聲太動聽，他名頭太響亮，借用他的大名來擋一擋煞氣，這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吧。」

李大剛把羅彪放開了，這一次代人受過，他的犧牲也著實太大了。他領到送鐵罐的酬勞後，婉拒了大夥要他賭兩把的邀請，而跑到街市，買了花絲巾及包金戒指，托另一位柔佛州的好友，貨車司機阿炳，帶去送給阿萍。當他走過樂器店時，櫥窗裡擺著的那把美麗的「吉他」，深深地吸引住他了，他也曾仔細地檢驗過，試彈過。那音色！是那樣美，比往日那把舊吉他好聽得多了。可是他斟酌再三，始終下不了決心買下來。他要省吃儉用，把每一分錢都留下來，做為他和阿萍的生活之資。的確！他準備了一個小鐵箱，從他逃離根發的追殺那天起，直到今天，他把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放在小鐵箱裡，並且用兩把鎖牢牢鎖住，有時拿出錢來數一遍，倒也是個十分快樂的事。

七

經過一段日子，擾攘的黃梨園漸漸歸於平靜。初造的黃梨，已經收採完畢，二造的黃梨，也都栽插好了果苗，一排排齊整地佈滿黃梨園中。到處都是那麼寧靜，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而心靈受了重創的阿萍，一直都沒有得到李大剛的絲毫音信，她只有在無人之處，獨自以淚洗面，但她有堅強的信心，大剛會為著他倆的幸福而努力，會為著他倆的未來而拼命工作。

這一天阿萍獨自來到海邊，坐在那一片經過愛情浪花，不斷清洗的沙灘，那一片她向大剛無怨無悔地獻出她的純貞的地方，回味著那甜蜜的情景。一輛囉厘開到海灘邊停下，阿炳跳下車，打量了阿萍一眼走過去……

「是阿萍姐嗎？」

「你是誰？」

「我叫阿炳。從巴生港來，有位大剛哥托我帶了點東西來給你。」

「大剛？他在那裡？他好嗎？他說過什麼時候來嗎？……」阿萍急不及待地一連問道。

「大剛哥已經找到那個害他冤枉代罪的壞蛋了，他想再拼命在外面跑三個月，攢夠一筆錢，就來接阿萍姐到檳城去。」阿炳一面說，一面把帶來的絲巾和包金介指遞過去。

「檳城？」阿萍的眼睛發出一道光芒，「只要再等三個月？……」

「大剛哥要我這樣告訴你的。」

「他還說了些什麼？他……還常常唱歌麼？」

「唱歌？我可沒有聽他唱過。」阿炳嘆了一口氣，「……他連吉他都沒有了，又怎麼能唱歌？」

「……阿旺伯把他的吉他打爛了……」

「不過我知道大剛哥是很想唱歌的。」阿炳誠摯地回憶著：「每次走過城裡的琴行，大剛哥都對著櫥窗裡的「吉他」看了又看，捨不得走……」

「他沒有錢買？」

「錢？當然有。可是他捨不得，大剛哥要攢下錢來，留著到檳城去用。」

「哦！……」阿萍激動得流下淚來。

「阿萍姐！你別哭啊。大剛哥要我帶給你的東西，你怎麼不看看呀？」

阿萍這才注意到阿炳剛才遞給他的紙袋，她抖顫顫地打開紙袋，取出大剛買來的絲巾，竟激動得一口氣哽在喉頭，暈倒在沙灘上。

阿炳大吃一驚，不敢怠慢，急急扶著阿萍上車，把她送進醫務所去。經過劉大偉的急救，阿萍才甦醒過來。

阿炳放心地走了，當阿萍謝過劉大偉，坐起來正要離開病床時，大偉卻按著她勸她多休息兩天。「你不能太勞累，最好辭去工多休息幾天。」

「我沒事，剛才是曬久了太陽暈了過去，以後當心點就行了。」

「你不是曬暈的，是過度地勞動。加上營養太差。」大偉一本正經地說「我希望你最好暫時搬到這裡來住，我可以隨時照料你。」

「謝謝你！我又沒有生病。」阿萍甩動著雙臂，「你看，我這不是很好嗎？」

「你不是生病，可是比生病更要小心調養。阿萍！剛才我給你檢查過，你已經有了兩個多月的身孕了。」

「什麼！我？……我有了……？」

「不錯！這一點你應該比誰都更明白，我擔心你做工會影響胎兒呢。」

「我……」

「你仔細考慮考慮吧。」大偉幫她把被單掖了一下，轉身走出病房去。

阿萍這一下楞住了，難怪這幾天她總是覺得有點不對勁，常常反胃、想吐、想吃酸果子，原來是懷了「他」的孩子啦。她又驚、又喜。三個月後大剛來接她，發現他們又多了一個小寶貝，該樂得合不攏嘴吧。可是三個月後他若是還不來，那該怎麼辦？……

同時劉大偉在診療室裡也思潮起伏，坐立難安。阿萍和李大剛的這一段恩情，全村的人，只有他一個人最清楚。眼看著阿萍的肚子，將要一天天大起來，爲了阿萍的名聲，她最好暫時避開和村民接觸來往。想來想去，他覺得阿萍最好是借著生病的理由，留在醫務所中調養。

當大偉把他的決定告訴阿萍時，她感動得流下淚來，這正是她最擔心的問題。不由得哽咽道：「……你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好？你應該恨我，起碼也不必幫著我。」

「我爲什麼要恨你呢？你並不欠我什麼。……我的確是很喜歡你，但這並不一

定要得到你。如果你我有緣份，能娶到你做妻子，這是我的福氣。如果我們沒緣份，只能做個好朋友，那也讓我像個哥哥一樣，儘可能的照顧我的妹妹。現在你願意搬到醫務所來，讓我這個哥哥來照顧你嗎？」

阿萍沒有說什麼，只是感激而羞赧地點點頭。

八

在吉隆坡的樂器店外，李大剛和阿炳都注視著櫥窗裡的那一把「吉他」。

「怎麼樣？大剛哥。今天發了工錢，應該買「吉他」了罷？」

大剛的兩眼牢牢地盯在「吉他」上，卻輕輕地搖了搖頭。「……下次吧。」

「又是下一次？你說過多少下一次了？……今天再不買，萬一被別人買去了，怎麼辦？」

「那兒會那麼巧呢？」大剛一面轉身走開，一面戀戀不捨地再回頭看看。

「噯！……就有那麼巧，大剛哥，真有人來買啦。」阿炳急急拉住大剛。

果真有個人伸手把櫥窗裡的「吉他」取出來，調了調音，就試彈了一曲。其實這不是顧客，而是琴行的售貨員。他一眼就看得出，李大剛是真正想買樂器的顧客，何況大剛已來看過這把「吉他」好多次了。這售貨員裝模做樣地調音、試彈，只不過是想吸引住大剛，希望他不要走，最好的辦法是讓大剛自己試彈一下，就更有把握將「吉他」售出了。

已經走開了的李大剛，果然又回來了。眼看著這人抱著吉他調音、試彈，調來試去卻始終彈不出一個像樣的曲調，忍不住提醒他道：「弦子還不夠緊啊……」

售貨員早等著大剛開口了，連忙把「吉他」遞過去。大剛接過吉他來，緊了緊弦子，調好音，丁丁冬冬彈了起來……。一時興起更彈著唱道：

「有一股奇怪的濃香，趁著晚風吹到我的身旁，使我神清氣爽，使我渾身舒暢……。」

哈！柔佛州的果王，昨夜悄悄離開樹梢，墜落在如茵的草地上。

這一股怪異的濃香，害得我萌發奇想，一會兒如痴如醉，一會兒似瘋若狂。

哈！榴槿美味難當，急得我手腳發慌，饞得我口水直淌。

啊！榴槿飄香，榴槿飄香。最好是視而不見，更加要聽過就忘。只要你略想一嚐，就讓你亂了主張，像一股洪濤巨浪，一心只把榴槿想。

一腳踏進榴槿坊，先找老闆說端詳。我今穿的是沙龍裝，沒帶現錢要欠賬。老闆笑容一掃光，板起臉來沒商量。

一場歡喜變失望，急忙求救找老張。張嫂不愧諸葛亮，先拉老張到一旁，再喚三個小兒郎，這是叔叔李大剛。誰把叔叔叫得響，叔叔請客做獎賞。

借錢已經沒指望，狼狽逃出張家莊，眼見太陽下山崗，榴槿店鋪要打烊，老闆務請幫幫忙，稍稍等待又何妨，讓我押店跑一趟，當了沙龍也要嚐。

這一曲動人的高歌，不但阿炳讚不絕口，就是圍觀的行人也都笑得前仰後合，拼命地鼓掌。……

「只有這樣好的歌手，才配玩這樣高級的樂器，本店決定八折優待，怎麼樣？」售貨員相信李大剛經過這一番表演，加上這麼優厚的折扣，必定會買下這把吉他。

「我的確很喜歡這把吉他。」大剛苦笑著將吉他送回售貨員，「不過……最近手頭不大方便，只好過幾天再說了。」

「好歌手自己玩的樂器，我可以給個特別優待。」樂器行的老闆笑嘻嘻地踱過來，「給你打對折。不過這……這只能是今天，以後是沒有的了。」

「大剛哥！對折，你就買了吧。」阿炳急急拉著大剛。

「不是不想買，實在是抽不出這筆錢，你知道我要去柔佛接阿萍。」大剛一面說說一面轉身，「再說我今天也沒有帶多少錢出來……」

「真沒有帶錢在身上……？」阿炳更急了，「那麼我來買吧。」

「你要買嘛……就不能算對折了。」老闆似乎很認真。

「我買了也是送給他呀，你就賣給我吧。」

……阿炳終於抱著這把新吉他，歡天喜地地走出樂器行，隨著大剛到他的囉厘車前……。

「算是我向你借錢買的吧，我現在去柔佛接阿萍，一個錢也不敢亂花。」大剛把囉厘車篷的鎖打開，接過阿炳手上的吉他，放進車篷裡，「過些時我會儘快還給你的。」

「不！大剛哥！這就算我送給你們的新婚禮物好了。……」阿炳笑著說。

突然間「咦！」的一聲，大剛急急衝到囉厘車頭，「誰把我車頭打開了？」他跳上前座的司機位，整個人都驚呆了……

阿炳跑到車頭另一邊，在外面拍拍車窗，大剛在裡面開了車門，阿炳坐進去也是一驚。只見一隻倒空了的小鐵箱，被扭斷了鎖，凌亂地丟在車座上，一把螺絲起子，橫擺在鐵箱邊，螺絲起子右側，有一個「得意牌」松嘴香煙蒂，和兩滴鮮血，小鐵箱開口處的鋒利邊緣，似乎也染著一片血跡。……

「完了。半年多的積蓄，都給人偷光了」大剛兩眼發直，喃喃自語道：「……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去接阿萍了……。」

「你的錢平常都放在這隻小鐵箱裡？」阿炳問。

「我想存進銀行去，可是平常東奔西跑地，那兒有固定的地方停下來……」大剛十分後悔，「我還特地配了這把鎖。」

「配鎖也只是防君子，遇見小人，一把鎖又有什麼用？」阿炳嘆了口氣。「大剛哥！你放錢進去的時候，有什麼人看見麼？」

「我不知道！……倒是幫我留意一下，看看是誰抽這種得意牌松嘴香煙？」

「這我倒知道。跑雲頂線的那般人，個個都抽這種煙。」

「走！跟我到市場看看去，那幫傢伙說不定還在那兒賭著呢。」大剛迅速地跳下車，鎖好車門，直往市場走去，阿炳連忙緊緊跟著他。

「大剛哥！那幫人不好惹，他們仗著人多勢大，平時老欺侮人，佔人家便宜……」

「萬事得講一個理，我仔細查查，不會惹麻煩的。」

……他們來到市場，跑雲頂線的那批囉厘車司機果然聚在大樹下賭錢，大剛一眼看見羅彪那小子的右手虎口處，新貼的一塊紗布，猜想上他車頭偷錢的就是羅彪。立刻上前一步問羅彪：「你的手怎麼啦？是撬小鐵箱割破的罷？」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查問，羅彪一開始就慌了手腳。「不是！不是！……笑話。我撬小鐵箱幹什麼！」他雙頰發燒，低著頭不敢看李大剛，並且站起來想溜。

「別走啊！我跟你玩幾把。」大剛阻著他，一面掏出錢來下賭注。

「好！就跟你玩兩把吧。」羅彪故作鎮靜地也掏出一疊鈔票，摔在桌上。

誰知大剛立刻揀起這疊鈔票，一張張對著光查看。

「你放心好了，在我們這張桌上下注，還沒有人敢用假鈔票。」羅彪的朋友不耐煩地指摘大剛。

「這鈔票嘛倒不是假鈔，可是我看它來路不正，是偷來的。」

「血口噴人。今天公司出糧。」羅彪的另一朋友幫他說：「早上我和羅彪一道去公司領了錢來……」

「你說羅彪偷錢？」羅彪的又一個朋友也開口了：「他偷了誰的錢？」

「偷了我的錢，我的每一張鈔票都做了暗記……。」大剛說到這裡，不料羅彪已推開眾人，拔腿就跑……大剛那裡容他脫逃，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逐戰在市場展開，羅彪終於身受重傷，被搜出偷去的錢，而大剛也因打架傷人而入獄了……

九

阿萍近來不敢外出了，整天躲在醫務所的病房裡，怕別人看見她膨脹起來的腹部。更怕別人問她懷著誰的孩子。其實村民都知道她的肚子大了，而且她一定是懷著醫生劉大偉的孩子。這還用問嗎？不然她為什麼要住在劉大偉的醫務所裡，而且一住就是幾個月？

劉大偉近來也十分煩惱，當然阿萍不便告人的懷了孕，是使他煩惱的根源。可是直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李大剛非但沒有來向阿萍做一個交待，反而聽說他幾次路過黃梨園都沒有停步，甚至更繞路而行呢。大偉氣呼呼地為阿萍感到憤慨，想不到剛送來的「吉隆坡日報」更發現驚人的消息：「李大剛聚賭傷人，被判刑入獄百日。」

這個不幸的消息，劉大偉感到十分為難。他必須告訴阿萍。但是他又不敢告訴阿萍，這樣猶豫、考慮地拖延了兩個多月，阿萍終於也在舊報紙堆中看到這個過時的消息。她仔細閱讀那段消息的詳情，可是報紙刊登得太簡陋了，阿萍只能在「標題」上猜測、推敲。……她感到大剛太令她失望了，什麼「努力拼命，闖出一個世界來。」都是騙人的假話，雖然她不在乎大剛的「打架」、「坐牢」。但她絕對不能容忍他因「聚賭」而犯罪。這種不學好的習性使她傷心、失望，不僅是失望，簡直是「絕望」。就在這個當兒，一陣難忍的腹痛突然襲來，護士小姐告訴她，現在是「瓜熟蒂落」，孩子要出生了。問她「孩子的父親」該怎樣填報？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阿萍驚慌失措，啞啞不知該怎樣回答。卻不料剛剛跨進病房的劉大偉醫生，卻接口道：「我還以為我們已經省下了一筆結婚的費用，現在看起來，這個喜酒是免不了的。我一定在孩子滿月時，好好的請大家喝一杯，就算是補請我們的「喜酒」吧。

聽了這一段話，阿萍感到無比的感激，大偉不但替她遮掩了難以啓齒的回答，更加一勞永逸地為她澈底解決了永遠面對的難題。她含著笑意，讓大偉為她接生下她的孩兒。

但是大偉卻做出了新的決定，他雖能暫時為她遮瞞，卻無法永遠替代大剛為阿萍負責。他實在難以若無其事地再留下去了，因此他開始結束黃梨園裡的一切醫務工作，打算等阿萍的孩子滿月之後，他就離開黃梨園，獨自走得遠遠的。阿萍了解他的為難和苦心，她知道大偉不得不離開，可是她自己無顏再留下去了，如果大偉不反對，她願意帶著孩子和大偉一同走，今後不管是天涯海角，她希望重新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李大剛終於刑滿出獄了，這一天阿炳到監房來接他。阿炳早已脫離了貨車隊，爲了保管大剛的東西，他一直駕著大剛的囉厘車，在各地運貨。如今他把囉厘車交還給大剛，叫他快快回柔佛去與阿萍團聚。對於這熱心相助的好友，大剛真是感激萬分。可是他現在仍舊兩手空空，打架時從羅彪身上搜回被偷去的錢，現在全部被扣押在法院裡，不知何時才能退還。往日答應了阿萍的美滿生活，至今還是個「泡影」，他又有什麼面目去見阿萍呢？阿炳卻安慰他，不必爲了區區的意外而灰心，阿萍若是真心愛他，不但不會計較他目前的境況，反而會更同情他眼前的遭遇。至於今後的生活，也並不是大問題，「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憑著大剛的技能和勇氣，是不會餓死的。這幾句話加強了大剛的信心，他立刻起程去黃梨園，恨不得飛到阿萍的身邊去。

李大剛到達黃梨園的時候，正是劉大偉爲阿萍的孩子擺滿月酒的這一天。村民們都爲著今晚在椰林前的空場上舉行的盛大喜宴而興奮。的確，這種露天的盛宴，黃梨園已經很久沒有舉辦過了。

「咦？你不是那個……那個唱歌的……？」一個捧著一籃鮮花的村女，望著拍了半天門而無人應的大剛問道。

「不錯！我是李大剛，剛從吉隆坡來到。」

「太巧啦。今晚我們要開露天喜宴，正要找歌手唱歌，你來參加吧。」

「哦！真是太不巧啦，我自己還有事。」大剛指指關著的門問道：「你知道住在這兒的阿萍姑娘麼？」

「阿萍？她早就不住在這兒啦，她搬到醫務所去了，今天就是她和劉醫師補請結婚喜酒的日子啊，你可是來爲他們唱歌的？」

李大剛驚呆了，想不到今天來接阿萍，卻趕上了她的婚禮。他不明白阿萍怎會變得這麼快，四個多月前阿炳代他送東西來給阿萍，還因阿萍激動暈倒而送她入醫務所去醫治。而短短的幾個月，她竟變了心，現在要和這位劉醫師結婚了……？他要親自去問問她，是被醫生所騙，還是被他逼迫的？他向捧著鮮花的村女打聽醫務所的地址。村女卻告訴他，這時新娘不會在醫務所，他們必定都在大椰林前的廣場上宴客，這籃鮮花也正是要送去廣場的。大剛立刻請村女帶路，坐上囉厘車，直奔大椰林廣場。

廣場上盛況空前，黃梨園裡能參加的人都來了。到處堆著食品、水果、鮮花、飲料，任由賓客享用。劉大偉和阿萍頻頻向賓客勸酒，想不到突然間這輛囉厘車竟開進喜宴廣場，在人叢中停下來，李大剛從車頭躍下，立刻引起四面八方的歡呼聲「唱歌的來了，唱歌的來了，快把他的「吉他」拿出來……。」

劉大偉也呆住了，他想不到會有這突如其來的變動。而阿萍更是哭不成聲，她日思夜想的心上人，竟然在她面前出現了。但一想到他因「聚賭傷人而受刑」就不由得激起她的心頭怒火，恨不得再也不要見他。

懷著滿腔猜疑和憤恨的李大剛，當他見到楚楚動人的阿萍正在悲泣時，也不忍再苛責她了。尤其是不知什麼人，已把他的「吉他」從車中取出，掛在他的肩頭，在眾人齊聲「唱啊！唱啊！」的懇求下，他不知不覺地彈起吉他，並且用哀傷悲泣的聲音唱道：

「月光當頭啊，椰樹花開。
陣陣的清香啊，隨風吹來。

我手抱吉他，為妳的幸運喝彩。
祝妳快樂無疆，祝妳身心康泰。
妳許願要向著月光，妳發誓要對著大海。

如今景色依然，海誓山盟又何在？
窮苦妳甘願忍耐，離別你可以等待。
如今還不到一年，為什麼又把喜宴開。

妳知道什麼是情，妳懂得什麼叫愛。
當初的甜言蜜語，今天卻把別人害。
連理枝說得好聽，比翼鳥今生難再。
狠心的姑娘啊！為什麼要把情郎賣？

難道是愛慕榮華？也不見把洋樓來蓋。
難道是貪圖富貴？也不見把珠翠兒戴。
倒不如路柳牆花，也會記得風流債。

我無法慢慢將妳猜，如今已把妳看明白。

請不必假做正經，又何必裝痴扮呆。
妳只是棵牆頭野草，隨著風兒兩邊擺。

一首淒涼哀怨的歌，震驚了整個的黃梨園。大家反而都弄糊塗了，今天不是劉大偉借孩子滿月補請喜酒嗎？怎麼這駕囉厘車的歌手，跑來唱這種喪氣的歌，這實在是自討沒趣啊。果然新郎官發火了。

「胡鬧！」一聲如雷的咆哮，劉大偉掀翻了面前擺食物的芭蕉葉蓆，水果滾了一地。他迅速地脫下租來的禮服，一面捲著襯衫的袖子，一面指著李大剛罵道：「你這個下流胚，既然有本事欺侮女人，就應該負起責任來。現在丟下女人不管，自己卻在外面喝酒賭錢，你還是個人麼？」

「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李大剛做什麼事，我自己負責。……怎麼？想打架嗎？」大剛解下吉他，順手抄起一個空酒瓶，緊抓瓶頸，「砰」的一聲把瓶底在石上砸破，指著大偉，走了過去……。

「今天我要替她教訓教訓你。」大偉也攢起一把餐叉向大剛迎過去……

一場惡鬥就要開始了，雙方尚未接觸，大偉就被一塊大石絆了一交跌倒在地，大剛舉起破玻璃瓶正要扎過去，阿萍已哭喊著跳到兩人中間攔阻道：「別打了，求求你們。要打就先殺了我吧……」

眼看著阿萍的悲啼，大剛的心碎了，他緊握著破瓶的手腕也垂了下來。「我，我今天是來接你走的……。」

「你先告訴我，你是不是因為賭錢、打架、坐了牢？」阿萍反問他。

「我不能夠騙你，我跟他們賭了一把，是爲了要查我自己的錢……」

「不管你爲了查什麼，我只認定你是不是真賭了錢？」

「我這樣賭一把和他們真正賭錢不一樣，你不能不聽聽清楚，問問明白……」

「夠了！我管你們一樣不一樣。總之，我們的緣份是完了。」

「你說什麼？……」

「我說我不想再理你，我們好來好散，請你以後不要再來纏著我，破壞我的幸福吧。」阿萍哭成一個淚人。

大剛氣極了，舉著破玻璃瓶向自己的腿上插去，也不顧流出的鮮血，悲吼道：「爲什麼？爲什麼不肯聽我說啊？……」

阿萍抓住他握破瓶的手腕，一面向自己胸前亂插，一面哭道：「你先殺了我吧，我願意現在死在你的手裡，而不想再跟著一個永不學好的人，受一輩子的罪……。」

大剛無話可說了。他長嚎了一聲，丟棄了破瓶，拾起地上的幾瓶酒，蹣跚的走開，穿過廣場上的人群，穿過椰林，直向海邊走去。

阿萍也轉身扶起劉大偉，離開了廣場，她哭著對大偉說：「走！咱們也儘快離開這兒吧。」

十

李大剛拖著被破玻璃插傷的腿來到海邊，這曾經是阿萍和他的「定情所在」，使他感慨萬分。他狂灌著拾來的酒，醉癱在沙灘上。海浪一個個衝過來，海潮越漲越高，漸漸地漫過大剛的雙腳，淹過他的下身，他的胸和腹，不省人事的大剛，整個地隨著潮水載沉載浮之際。而聞風尋來的劉寡婦，卻適時地發現了他，立刻撲到海中把他抓住，拖向岸邊。

在醫務所裡，阿萍正幫著大偉收拾行囊。她不知道大偉該帶些什麼，不該帶些什麼，而她自己要帶的一個包袱，早在三天前她就收拾好了，那只是她換洗的兩套衣褲，其他的都是嬰兒用品。當大偉的隨身包袱剛剛打好，阿萍已經急不及待地抱起熟睡的嬰兒，向醫務所的大門走去。

外面夜幕降臨，大偉看看腕錶道：「渡船要等天亮才開，今晚只能搭十一點的火車離開了。現在還不到八點鐘……」

「我想馬上離開這兒……。」

「到火車站也一樣要等……。」

「寧願在火車站等，這兒我一分鐘也呆不下去了。」

「好！那麼我們就走吧。」大偉向四周巡視了一遍，帶著阿萍跨出門去。

劉大偉在外面正在鎖門之際，想不到劉寡婦不知道從那兒找到一架手推的板車，把奄奄一息的李大剛拖來了……

「謝天謝地！劉醫師在這兒，快救命要緊。」

「我們正要走呢。這是誰？」大偉問。

「是個開囉厘運貨的司機，又是頂頂有名的歌手李大剛哪。他倒在海裡，快淹死了……」劉寡婦說……。

「啊！李大剛？」阿萍全身一震，上前去仔細看著大剛的臉。

劉寡婦一面從手推板車上把李大剛抱下來，一面急急地向劉大偉呼喊：「快幫忙把他抬進去啊。」

「這個害群之馬，社會的敗類……」大偉看看他，卻趑趄不前……。

「那也得先救回來再說啊。」劉寡婦仍在盡力拖著大剛……。

阿萍立即把手中嬰兒交給大偉，並取下大偉手上的鑰匙打開門鎖，取出醫務所裡的那架有輪子的擔架床，推到大剛身旁，並且與劉寡婦共同將大剛拖上擔架床，推進醫務所，一面懇求著大偉：「救救他！請你救救他……。」

「真是報應。這種人對社會有什麼用？」大偉還是有些不情願……

「你不是發過誓？要終身為人服務，不管他是你敬愛的親友，還是你痛恨的仇敵。」阿萍一面開亮電燈，一面問大偉。

「所以我是個傻瓜，做醫生的都是傻瓜。」大偉把嬰兒放在角落的檯子上，順手開亮室內的全部電燈，一面幫著把李大剛移上手術檯，脫去溼淋淋的上衣，立刻為他檢查眼瞼，撬開口來查看舌苔。做著急救的準備工作……「護士下班回去了，你們用肥皂洗乾淨手來幫忙吧。」

阿萍和劉寡婦對看著去洗手，大偉接著一下下強壓李大剛的胸腔，並且迅速地接好「電震器」吩咐兩人道：「請按住他的兩腿。」……他舉著兩隻電震器向大剛的胸部按去，一下、兩下、終於在第三下時，大剛有了反應，動了一動。接著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好了！救回來了。」大偉爲他戴上氧氣罩，收拾好電震器轉身走開，「等他清醒過來就沒事了。」

阿萍正掀起大剛的短褲，查看他腿上被破玻璃瓶插傷的傷口。大偉從櫃中取出紗布、繃帶、和藥膏丟在阿萍前面，「這算不了什麼。塗上藥膏，包紮起來免得感染。」

阿萍感激地對大偉看看，低頭給大剛上藥、包紮。

劉大偉在一旁走來走去，不時地看看腕錶，再看看牆上的掛鐘。驀然間掛鐘敲響了十下。

「十點鐘了。」劉大偉提醒阿萍。

阿萍卻沒有理會，仍舊低著頭慢慢爲大剛包紮著。

「你們有事麼？」劉寡婦問道。

「我們十一點鐘約了一個人。」大偉回答

「可是這個李大剛還沒有醒過來。」

「他會醒的，現在只是酒醉睡著了而已。你能照顧他到天亮嗎？」

「能！我可以一直照顧他呢。」

「好！那麼就麻煩你了。」大偉立刻去取包袱，抱嬰兒。對阿萍說：「我們也該走了，現在正好趕得及。」

但是阿萍卻不肯起身，她坐在劉寡婦的對面，用溼手巾不停地替大剛揩著胸膛和手臂注視著他的神情……。

「讓我來吧，劉師母！你們約了人，你們去好了。」

「不去了。」阿萍仍不肯起身。「今晚不去了……」

劉大偉再看看腕錶，嘆了一口氣，獨自到自己的辦公室，默默地坐在黑暗中。

* * * * *

破曉時分，李大剛終於清醒了。阿萍見他睜開了雙眼，欣喜得握著大剛的手哭起來。

「哭什麼？」大剛仔細看看阿萍，把她推開。「你不是不想再理我麼……？你不怕我會破壞你的幸福……？」

「我只是不能原諒你又賭錢……」阿萍哽咽著解釋。

「男人嘛。那個不賭兩把？那個不喝兩口？」劉寡婦插嘴道：「李大剛！我就喜歡你的男兒本色，不在乎你賭錢。」

「閉嘴！」大剛向劉寡婦怒吼，一面坐起來下床：「這兒還輪不到你說話。」

「……你不願意我說話，我就不出聲。」劉寡婦一把揪住大剛的皮帶：「你要上那兒去？……」

「你管不著。」大剛一巴掌把劉寡婦抓住皮帶的手打開，向外就走。

「我不能不管。」劉寡婦向外追去，一面大聲叫道：「你別忘了，是我從海裡把你救回來的。」

阿萍也跟著追到門口，不料嬰兒的哭聲把她驚醒，她停步過去抱起嬰兒，再去
找劉大偉，大偉的辦公室中已沒有人影，只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幾個字：「渡
船快開了，我不能再等你，再見……保重，幸福。」

,

阿萍急急追出大門去，外面已有車輛行人，可是卻找不到劉大偉的蹤影。阿萍
惆悵地望著遠方，想不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

「阿萍姐！我在那兒能找到大剛哥？」

阿萍轉頭一看，一輛囉厘停在路邊，引擎還沒有停火。阿炳正從司機位窗口伸出頭來，揚著手打招呼。

「你是……阿炳？」

阿炳一面開車門跳下來一面說：「我剛從吉隆坡跟著車隊運布匹路過，有一筆錢是法院退回給大剛哥的，要請萍姐交給他。」阿炳已把一個皮夾子遞過來。

「啊！我也在找大剛。」阿萍連忙推拒。「而且這錢我也弄不清楚，你最好直接給他。」

「你只要說是法院退回的，大剛哥就全明白了。」阿炳堅決把皮夾塞在阿萍手中。「我們車隊馬上就要離開，以後什麼時候再見到大剛哥誰也算不準。拜托拜托。」他一面說已一面跳上車去。

「噯！等一等。我問你，大剛是不是因為跟人賭錢才打架坐的牢？」阿萍攀著車窗不讓他走。

「不錯！大剛哥千辛萬苦攢了半年多的錢，被羅彪偷了。大剛哥故意找羅彪賭錢，就是為了查看這些做了記號的鈔票，是不是在羅彪手裡。」

「啊！是這樣的……？」阿萍看著阿炳把車開走，忍不住悲從中來，喃喃道：「我錯怪了他。我……」

嬰兒的哭聲又驚醒了阿萍，她回到醫務所，流著淚抱起嬰兒餵奶，一面把打好的包袱揹在背上，一面對嬰兒道：「孩子！咱們去找你爸爸。找你的好爸爸去。」

她走出醫務所，把門鎖好。沿著馬路向前走去，一路上留意大剛的蹤跡，不知不覺地來到大椰林的廣場。

昨天喜宴後遺留下來的垃圾還沒有人清理。阿萍一眼望見大剛的「吉他」，仍舊歪倒在一堆果皮旁。她忍不住上前抱起吉他，找了塊乾淨的抹手紙，把吉他揩抹得乾乾淨淨。前面不遠處，大剛的囉厘車靜悄悄地停在那裡。阿萍忍不住把吉他放進

車篷，然後抱著嬰兒也走進車篷去。她要仔細看看這輛囉厘車裡到底是什麼模樣。

想不到突然間囉厘車門被打開了，有人跳上司機坐位，立刻發動引擎把車開走。阿萍正在驚惶，卻聽見劉寡婦在外面破口大罵：

「李大剛！你個沒良心的東西，我救了你，你倒甩了我想溜走，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大剛一聲不響，開著車轉上公路，正在聚精會神之際，冷不防一聲嬰孩的啼哭，把他嚇了一跳……。

他把車停在路旁，打開車篷後門，阿萍抱著嬰兒坐在裡面和他對望著，久久說不出話來。最後，還是阿萍先開口對嬰兒說：

「小剛！快看看，快看看你爸爸。」

「你叫他小剛？」

「他本來就是李小剛嘛。」

「我的兒子就應該跟他娘到車頭來，舒舒服服坐在我的身旁。」

「他才剛滿月，瞧你這個爸爸，就等不及要他坐車頭了……」

「這不算什麼，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把他培養成材呢。」

「你想培養他成什麼材？做囉厘車的運貨司機？還是唱歌的歌星？」

「這兩樣算是什麼材？我希望他長大了，做一個濟世救人的大醫生哩。」

-----全文完-----

緣 說

中午十二點正，香港避風塘海角的「報時午砲」準時鳴放，太古船公司的豪華客輪「漢光號」徐徐拔錨開行。梅蘭不像其他旅客，擁在船頭或船尾，觀望海船離港的兩岸美景，獨自靠在甲板的躺椅上唏噓飲泣。原來早在半年前就定好的這次日本之遊，是她和「夢影」一道的蜜月旅行。想不到命途多舛，偏偏上個月底，淪陷在上海的夢影「已故妻子」，又突然出現了，真是撲朔迷離，現在夢影已經回上海去和妻子團聚了。在他離開香港，與梅蘭分手前，唯一向她的解釋是：「只怪你我今生無緣……。」

「不必放在心上。有緣？無緣？在一個女記者看來是無足輕重的」梅蘭想起昨天在報館裡，總編輯曾這樣安慰她，「你不妨趁這次休假，把過去一切不愉快的事，統統忘掉。儘情地玩玩，澈底的散散心。也許會遇到真正的好姻緣呢。」

「謝謝老總的關心。」

「當然，若是一路上遇到什麼特別的新聞，也千萬不要放過。」

「老總那兒是關心我的姻緣，還是想要新聞哪。」梅蘭笑著說：「這次我不會多管閒事啦，我打算自由自在的觀光，嚐嚐沿途各地有名的小吃。然後把耳聞目睹的奇風異俗，和親身試過的各種名產美食寫成一本遊記，連載在我的專欄上。」

「很好，這個專欄就叫做『扶桑行』好了。」

想到這裡，梅蘭果然不再悲傷，她揩掉淚痕，取出隨身的筆記本，立刻把標題「扶桑行」寫上……。但怎樣開頭呢？

她想了又想……寫出一個開頭，覺得不好，用筆劃掉。……再寫一個，也是不行，又劃掉。……一連寫了十幾個開頭，都不滿意，統統劃掉。唉！開頭怎麼這樣難呢？她想……

海船駛過「鯉魚門」，進了四顧茫茫的大海，開始加快速度，海風吹來有點冷，

梅蘭的「扶桑行」仍是開不了頭……突然間有件小事引起她的注意……。

那是個背對著她，伏在欄杆上看海的青年。一動也不動，實在是看得太久了，……似乎船剛開行不久，他就在那裡看海了……。可是看海怎麼會一動不動地總是看一個地方？……他顯然不是在看海，而是在想什麼心事……。

……突然間那人動了一動，一件彩色的東西從他身邊滑下來，掉在他的腳旁。那青年並沒有發覺，仍然聚精會神地望著大海。不！不是望著大海，而是想著什麼心事。

……船在破浪前進，引擎旋轉的動力，使整個船極有規律地震動著。而那青年腳旁的彩色物品，也隨著船身的震動，漸漸移開，當它移到甲板邊緣，正要掉下大海之際，卻被撲過來的梅蘭一把抓住，拾了起來。

「原來是一個繡得非常精緻的荷包。」梅蘭還來不及仔細看時，那青年一伸手，已把荷包拿過去，夾進一本書裡。欣喜地呼道：「啊！我的護身符……」

「這繡荷包原來就是日本的護身符。……」

這魯莽的青年，兩眼緊盯著那本書，也忘記致謝。梅蘭卻在想：

「……聽說日本的戰士在出發作戰前，他的妻子或戀人就會繡製個護身符送給他，來保佑他的平安。但這個青年並不像個戰士，怎會有護身符呢？……」

「……這位青年又不像是日本人，他的中國話說得這麼好，更不該有護身符呀。……」

當她正想向青年借他的護身符來仔細看看時，那青年竟已轉身跨進艙門去……。

梅蘭呆呆地望著那逝去的背影，心中無限惆悵。也不知過了多久，卻聽到一陣悅耳的「八音鐘」聲，船上的侍者一路敲著通知旅客，晚餐的時刻到了，梅蘭就尾隨著大家，跨入餐廳去。

餐廳頗大，卻已經差不多座無虛席了，最後，在侍者的指引下，梅蘭可巧被安排在剛才甲板上掉下荷包的青年鄰座，他倆同一張餐檯。

「很高興認識您，我叫梅蘭。」梅蘭向他伸出手來。

青年只是勉強地笑笑，同時遞過一張名片來。梅蘭注意那冷漠的笑容，那不是笑容，簡直像是哭。梅蘭不忍再看他，低頭看名片……

「劉棠，啊！外科醫師。」她輕呼，但他沒有反應……，以後整個的晚餐，他都沒有再說過什麼……

眼看這位先生吃完飯要走了，梅蘭忍不住問道：「劉醫師，可以把您的那個繡……繡荷包借給我看看嗎？」

「什麼荷包？」劉棠莫名其妙。

「就是……就是您剛才掉在甲板上的護身符。我想看看是什麼樣兒？」

「這……」劉棠醫師看著梅蘭，慢慢站了起來，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扭頭跑出餐廳去。

「劉醫師！」梅蘭見他走得急促，一本厚厚的書，竟留在座位上，連忙叫住他：「劉先生……」但是遲了一步，劉棠已不見了蹤影。……

等了片刻，劉棠並沒有回來找書，問問侍者也不得要領。梅蘭不敢走開，只好暫時替他看住。

書中夾著的繡荷包露了出來。她不由自主地取出荷包打開來看，裡面是絲線所繡，看不懂的日本字，她只認識其中的「神」、「佑護」和「君」幾個中文字。倒是在一角別住的一束小小的頭髮十分別緻，使她想起往日中國小說中常有：「送君一縷青絲寄相思」的情懷，和這「護身符」倒是差不多。

她把「護身符」夾回書裡，料不到翻開的那一頁上面寫著：「美機空襲長崎，驚心動魄，九死一生……」字的四周，還用紅色筆劃了一個框框，這幾個字，深深地吸引住她，使她不由自主地把書仔細看下去……

二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我終於買了去上海的船票，明天我將離開所在的「敵國」，重回「祖國」的懷抱……「原來這是劉醫師以前的日記，我不應該偷看別人的隱私……」梅蘭連忙合上日記，不敢再看。

……大餐間的燈都熄了，只剩下梅蘭頭頂的照明。她閉目沉思，……「敵國」、「祖國」的詞語在她的眼前反復交織，「驚心動魄，九死一生」的字句，吸引力越來越強。她忍不住盯住那本日記良久良久……嘆了一口氣道：「我只看一點點……看到有什麼寫隱私的地方，立刻就停，絕不再看下去。……」

「只看一點點。……又是一點點……」終於一點點地看下去，看得她緊張興奮，血脈賁張。而且唏噓悲嘆，不忍釋手……

……那一天劉棠把行李送上明天中午啓航，開往上海的「道濟丸」。然後上岸去，向最敬重的恩師中村敏衛教授辭行。當他走過長崎的海灣大橋時，突然響起淒厲的空襲警報。……

那時太平洋戰事，已經漸漸逼近日本，每天都有大批美國軍機，轟炸日本各地。劉棠在橋上被大批踴向對岸疏散的人群擋住。而大隊美機已經蔽空而至，展開了地毯式的轟炸……。

正當人群在飛機密集炸射下，驚慌亂竄之際，一個穿著校服的少女，迎面向劉棠跑來。眼見大家都難逃中彈的厄運了，劉棠無暇思索地迎上前去，一把抱住少女，立刻向橋旁急跳，避開了間不容髮的掃射。幸而橋下只是荒蕪的野草，二人未曾受傷，立即躍入一個窪地中躲避……。

「可恨的米國佬這樣凶殘，想把長崎整個的炸光呢。」少女從劉棠的懷抱中探出頭來。

「因為長崎是個軍港。」劉棠向她解釋：「又是個重工業區，如果破壞了長崎，癱瘓了日本的工業生產，太平洋各戰場的美軍，就減少了很多威脅。」

「可是他們炸死的，是長崎的市民，米國佬不講道義，真是沒有人性。」

「戰爭本來就是殘酷的罪惡。你恨米國佬不講道義，可是如今中日正在決戰，中國的百姓，被日軍殺戮，受日軍的災難，比起長崎被炸，不知慘烈幾百倍呢。」

「你同情中國人？」少女奇怪地看著劉棠。

「與你同情長崎人一樣。」

「難道你對米國佬的殘暴不痛恨嗎？」

「凡是對別人殘暴的人，我都一樣痛恨，不論是米國佬還是日本人。」

「你說得或許不錯。不過我們到底是日本人，不應該對日本軍人不敬……」

這時第二批的轟炸機又來臨了，劉棠向四周望望道：「我們這裡的掩蔽不夠，快跟我來。」立刻牽著少女的手爬出窪地，並且躍入一個更深的新彈坑裡……。

這一輪飛機的炸射更猛烈，被炸起的砂石泥土紛紛掉落下來，劉棠連忙伏在少女身上，替她遮擋……。

「我怕！」少女緊抱著劉棠哭喊：「這一次我們會死了……」

「不要哭。」劉棠為她抹掉眼淚。「勇敢些，不哭！」

「你不怕嗎？」少女抖顫得更厲害了。

「我也跟你一樣害怕。」劉棠對她說：「不過中國有句諺語，『聽天由命』。當命運註定我們必須死亡的時候，如其可憐巴巴的哀哭，倒不如勇敢的去承受。何況我們的命運，並沒有確定我們一定會死呢。」

這幾句話果然使少女安靜下來。她握著劉棠的手道：「如果我們必須死，只要讓我牽著你的手，我就不再害怕了。」

劉棠果然一面緊握著她的手；一面輕理著她的秀髮，……慢慢地看著她露出笑容，也看著美國機群越去越遠，終於不見了。

「謝謝你安慰我，這樣鼓勵我。」少女楞楞地看著劉棠，「可是我很奇怪，你爲什麼那樣同情中國的百姓？又引用中國的諺語？對中國那樣過份的親切呢？」

「因爲我是中國人，到日本來學醫的中國人。」

「……原來他是我們『敵國』的人。」少女心裡想著，再看看劉棠。「他一定對日本人比對米國佬更加痛恨……」

警報解除了，他倆從彈坑中爬出來，眼看著四周的頽垣斷瓦、滿目瘡痍，和死傷的斷肢殘骸，劉棠立刻抱起一個路旁血泊中的孩子，跑進臨時急救站去。

「我是醫科大學的畢業生。」他一面自我介紹，一面動手爲傷者急救包紮。

「我不該誤會他。」少女有些慚愧，跟著他在急救站裡，也自動參加了各種助理的工作。他們把重傷的人急救後，搬上救護車，轉送正式醫院，輕傷的就地治療。等一切清理完畢，黃昏已經降臨，他倆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出急救站……。

來到海灣大橋頭，二人不得不分手了。少女依依不捨地說：「我能知道先生的名字嗎？」

「我叫劉棠，中國名字，劉棠。」

「很高興很高興認識你。」少女伸出手來，「我是荷枝子，中村荷枝子。如果能請先生到我家去晚餐，相信我的家人一定十分歡迎。」

「謝謝荷枝子小姐的邀請，」劉棠緊握住她的手。「可惜我馬上要回船去，明天一早就要啓行回上海了。」

「啊！剛剛相識就要分離。」荷枝子眼眶充滿了淚水，卻取出小筆記本強笑道：「請先生務必把在中國的地址留給我，等兩國終戰後，我可以寫信給你。」

「抱歉！我沒有地址，家鄉的整個村鎮都在戰爭中被砲火夷平了。」

「那麼先生回國後，又到那裡去？」

「我回國後可以從軍，做一個軍醫。新地址就是軍中。」

「這麼說現在一別，就永遠不能再見面了？」

「中國人相信『緣份』，能否再見面？要看大家的緣份如何？」

「什麼是『緣份』？」

「不相識的人突然相遇在一起，就是兩個人有緣份；而應該在一起的人，卻不得不分離，就是兩人沒有緣份。」

「我和你沒有『緣份』嗎？」

「我們有緣『相遇』，卻無緣『相聚』。但願你永遠健康，永遠幸福。」

「我會永遠記著今天，永遠不忘記你。」荷枝子哽咽地從貼身衣袋裡，取出一個絲繡的荷包：「這是我做的『護身符』。讓它護佑你無災無難，永遠平安。」她哭著把『護身符』掛在劉棠胸前，就轉身跑開了。

「謝謝你，荷枝子！它一定會帶給我好運，讓我們再相見。」劉棠對著荷枝子在遠處逐漸消失的背影大聲說，然後也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停泊「道濟丸」的碼頭。

碼頭不見了，海船「道濟丸」歪倒在被炸燬的碼頭邊，一面還冒著煙火，四周有幾支水龍頭，不斷地噴著水灌救著……。

船公司在碼頭入口處，擺了桌椅做臨時辦事處，並貼出佈告，說明船被炸燬，將改換另一艘船開往上海、香港、星加坡等地，航行日期另行公告等……

劉棠並不急於趕去上海，他正可以趁著候船的期間，去拜望一些相熟的人，向他們從容地道別。今晚，他首先就要去探訪恩師中村敏衛教授。

中村教授的家，坐落在長崎的海角。遠離塵囂，海潮澎湃。周圍寥寥幾戶鄰居，更顯得安寧、幽靜。劉棠乘坐人力車前來，很擔心這樣僻靜的地方會不會難找？誰知到了門前，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門牌號數 2140。原來教授的大門口非常特別。一個「甲」字型的大信箱當門而立，那是教授爲了訂閱各國醫學雜誌而設計的。整個信箱連帶下面的支柱都是鋼鐵製成，上面鐫刻著很大的門牌號碼，不但漆著鮮明

的顏色，還用特別的燈光照射。

劉棠的突然蒞臨，中村教授感到意外的驚喜，而這個生平最得意門生的行程延誤，更使他心花怒放，因為不但他們能再歡聚數日，而且中村教授最近剛研究出來的一項「基因遺傳推論……」，劉棠可以助他查對、驗證。教授興奮地高呼「快拿酒來！快叫大助出來。」

……左邊的門拉開了，一個和劉棠年齡相彷彿的青年踱了進來。

「山下大助！」劉棠脫口而出，「你也在這裡？」兩人熱烈地握著手。

「教授是我舅父。」山下大助說：「我一向住在舅舅家裡。」

……接著右邊的門也拉開了，教授的愛女低頭跪在門側，雙手捧著裝了酒的托盤道，「請用酒……。」

「荷枝子！」劉棠的眼睛一亮，脫口叫道……

「啊！是你。」荷枝子一抬頭，也悲喜交集的叫起來。「就是他。爸爸！剛才我告訴你，那位勇敢又慈悲，陪著我渡過最恐怖一天的年青人。就是這位先生。……」

「太好了，我請劉棠君暫住在我們家裡。」教授笑著說。

「表哥！請把你的書都收起來，」荷枝子對山下大助說：「我要把書房收拾乾淨，做貴賓的客房。」

「表妹何必麻煩呢，劉棠君是我的同學，又是最好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住在書房裡。」

「不行。他是我的客人，我要親自照料他，你一定要把你的東西統統搬走。」荷枝子硬把山下大助推出左邊的房門去。

接下來的幾天裡，荷枝子一直陪伴在劉棠身邊。就是劉棠幫助教授查對基因遺傳的程序時，她也遞茶送點心的寸步不離。她的溫柔體貼，表現出對劉棠無限的傾慕和依戀。而劉棠又何嘗無動於衷呢？荷枝子的聖潔和美麗，使他陶醉和迷惘，他倆在愛情的滋潤下，已打破了種族的隔閡，不顧國家的對立，兩顆心深深地結合在

一起。

這一天他倆坐在海邊的岩石上，眺望著一望無際的大海，荷枝子懷抱著琵琶，彈了一首「中國」的古曲「浪淘沙」。迴腸盪氣，扣人心弦。……平和處似小溪流水，潺潺不絕；幽怨處如泣如訴，令人鼻酸；而激動處又慷慨激昂，令人血脈賁張。聽得劉棠如醉如痴，掩面唏噓。俄而一聲汽笛長鳴，遠處有航船駛過，荷枝子的琵琶「錚」的一聲，一根弦斷了。她突然投身劉棠的懷抱中道：

「你能把回國的計劃打消嗎？」她含著淚，痛苦地望著劉棠。「你已經沒有了家鄉，失去了親人。爲什麼不留下來，讓我做你的親人，再給你一個家呢？」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留下來。在我來日本學醫時，曾立志要把我所學的成就，帶回祖國爲我的同胞服務。」

「可是我不能失去你，棠哥！」荷枝子哭不成聲……「答應我，你會爲我留下來……。」

「荷枝子！我也不願意離開你。」劉棠緊緊抱著她。「我希望海船一直延期……沒有船開往上海，我就走不了……」

「你也不想走啊，又何必管海船延不延期呢。」荷枝子笑了。「走！我們去告訴爸爸，我們去船公司退票。」

當荷枝子挽著劉棠踏進家門時，山下大助已經攜了一瓶酒，在客廳裡迎上來。

「表哥！劉棠君決定不走了。」荷枝子興奮地對山下大助說：「你能不能開你的小汽車，送我們到船公司去，幫劉棠君退掉船票？」

「不可能啊。剛才船公司打電話來通知，開往上海的船，已經改了九洲丸，明天正午啓行。」大助把帶來的酒一揚，「我還特地買了酒來爲他餞行哩。」

「但是他已經決定留下來不走了。」

「不會吧？我還記得他在學校裡說過，男子漢要拋頭顱、灑熱血、桿衛祖國。劉棠君，你現在改變初衷了嗎？」

「我……不……」劉棠看看荷枝子，羞愧地垂下頭來。

「他不能留下來嗎？」荷枝子抓住劉棠，像是怕他被拉走一般，「爸爸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助理……」

「這是男人間的事，無需女子插嘴。」山下大助一面推開荷枝子，一面倒了一杯酒遞到劉棠面前，「我敬佩你的愛國情操，你若登船回國實踐諾言，請滿飲這杯酒。」

劉棠接過酒杯看了一看，默然把酒一口喝光。轉身輕撫著哭倒在一旁的荷枝子道：「我沒有選擇，荷枝子！請原諒，把我忘記吧。」

山下大助得意地跨出門去，過了片刻，荷枝子抹去眼淚，忍往悲痛對劉棠道：「要你改變意志，必定使你終身遺憾，我知道男人對個人和國家不能兼顧，對事業和愛情難以兩全。你……還是明天回國去吧。」

劉棠也不能再說什麼。他把掛在胸前的金鎖解下來，繫在荷枝子的頸項上。對她說：「這是我母親臨終時遺留給我的『如意金鎖』。我發誓，中日的戰爭終結後，我必定會回來，請等著我。」

「一定。我一定等你回來，請珍重。」她又流下淚來。

劉棠去向教授道別後，提起自己的行囊，見荷枝子攔在門口哀哭，心中不忍道：「請為我再彈一次浪淘沙。」

「浪淘沙過於哀怨……」

「我希望得到鼓舞。」

荷枝子不再說什麼，過去打開鋼琴，彈的仍是中國古曲「兵車行」。

在慷慨激昂、正氣磅礴的曲調中，荷枝子一面飲泣，一面彈著……而劉棠就乘著這亢奮淒楚的琴音，悄悄地跨出門去。……

次日清晨，「九洲丸」已經升火待發了。劉棠走出氣悶的艙房，到甲板上去，咀嚼著幾天來身受的歡愉和淒苦，忽然間船員引領著一位老人來到他的面前，那是荷枝子的父親，中村敏衛教授。

「我不是來給你送行的，我只是爲了我的女兒荷枝子……」老人直截了當的說：「她選中了你，對你這樣信賴，是她的幸福。但我非常擔心，你們不同的國籍，會使你倆的結合遭遇困難。」

「我深深愛著荷枝子。」劉棠恭順地說：「但我無法在日本留下來，希望教授諒解。」

「這不是你的錯，我也不願改變你回去報國的天職。」教授繼續說：「只是我發現荷枝子自從失去母親後，從來沒有過與你在一起那樣快樂，也從來不曾見過，你離開她後，她那樣的悲傷。……你既然不能留在日本，爲了她的終身幸福，你可否把她帶回中國呢？」

「我可以嗎？她願意跟我回國去吃苦，受累，過艱辛難捱的生活嗎？」

「生活必然是艱苦的，只要你好好的愛她，痛惜她……」

「我會的。我要用我終生的愛，用我的生命來維護她。」

「很好，現在距開船還有兩小時，我馬上借電話通知荷枝子，叫她不必攜帶任何東西，立刻趕到船上來。」

……接到電話的荷枝子，高興得哭起來。她馬上請表哥山下大助開著汽車送她到碼頭去。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海船準時啓航，離岸越來越遠。在船尾翹首張望的劉棠，卻始終沒有看見荷枝子的倩影。

……看到這兒梅蘭不禁淚承於睫。這位劉棠醫師和荷枝子，真是一對苦命的異國鴛鴦。梅蘭十分痛恨那個荷枝子的表哥山下大助，可是仔細一想，她相信山下大助必定也深愛著自己的表妹。若不是無端端插進一個劉棠來，以自己和教授的師生加甥舅關係，是很容易獲得表妹垂青的。最後，荷枝子要他開車送她去碼頭上船，他故意延挨，耽擱荷枝子的時間，使她不能上船離去，這當然是他唯一可以辦到的事了。

梅蘭更爲中村教授和荷枝子嘆息，嘆息這善良的父女，竟不知梗阻荷枝子締結異國鴛盟的，就是自己的表親。這是命運作弄人，也就是中國諺語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吧。

……天亮了，急匆匆前來尋找日記本的劉棠，發現梅蘭爲他守候著，竟一夜未睡。真是萬分抱歉和感激。他取出「護身符」來讓她仔細看，梅蘭已經一笑回房了。

三

「漢光號」船到長崎了，急不及待的劉棠，當船在碼頭剛剛停靠好，就趕著上岸。海關人員向他指示……

「先生！請到這裡來檢查行李。」

「這就是我的行李。」劉棠舉一舉手上的小包道：「……這是長崎嗎？我很熟悉長崎啊。」

「你熟悉的是老長崎，是遭遇原子彈掃平以前的長崎哪。」

劉棠大吃一驚，急忙走出臨時搭建的海關，向四週巡視。外面異常開闊，除了一些正在建造中的新房屋外，到處是尚未拆除掉的殘垣斷壁。劉棠向著通往海角去的方向，來到約摸是中村教授的住所地段，幸而教授門口那已被烈火燒得彎曲變型的鐵製的大郵箱，仍孤零零地豎立在廢墟上，郵箱上面的門牌號碼 2140，証實了教授的家。那關不攏的郵箱門裡，還露出裡面的一些信件。劉棠從香港寄給荷枝子的一疊航郵也在其中。……

劉棠含著淚向四周環視，不遠處有人從頹垣旁搭蓋的草窩中鑽出來，劉棠依稀認得，那是教授的鄰居，連忙過去向他打聽荷枝子的下落。

「死了。原子彈爆炸死傷幾萬人。」鄰居斬釘截鐵的說：「凡是那時起不再見的人，一定是遭難了。……」

「你能確定荷枝子是那時遇難的嗎？」

「她……她是屬於幸運者，火光一閃，轟隆一聲，已經化成飛灰。不像我們這些只是受了傷的人，卻要受無窮的罪，挨永生之苦。」

「這樣看來荷枝子確是死了。你知道她葬在何處嗎？」

「這樣死的人，死得乾淨、省事。不幸卻是死無葬身之地。倒是她的父親中村敏衛教授，只是早死了一個月，卻有幸得享安葬，」

「中村教授是怎樣死的？他又葬在何處？」

「教授是憂鬱死的，葬在海灣對岸的「千鶴公墓場。」……

……劉棠萬念俱灰，拖著沉重的腳步，一路悲泣著向「千鶴公墓場」走去。當他走過海灣大橋時，在他與荷枝子初次相逢的所在，往日躲避盟軍飛機轟炸的情景，又歷歷湧向眼前，他倆躍入躲避炸射的彈坑，雖然已長滿了雜草，卻仍然歷歷可以分辨。他傷心欲絕，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想不到一張潔白的紙巾突然遞到面前，那位整夜未睡，為他守著日記的女郎梅蘭，竟也出現在橋頭。原來她也是念念不忘劉醫師日記中敘述的淒苦情景，特地登岸，找到大橋，來流覽他當日的遭逢……。

「劉醫師有什麼不如意的事，請看開些。」

「我白來了……，要找尋的人死了，被原子彈炸死了。」劉棠又哭起來。

「真是太不幸了。不過今天的長崎新聞報，登滿了「尋人啓事」，很多沒有証實遇難的人，都可能仍然生存呢。

「但願如此，不過希望是太渺茫了。」

「有一線希望，劉醫師就不妨試試……我看……劉醫師可以刊登一個月的尋人啓事，回到香港去等消息。又不耽擱時間，又避開了這塊傷心地。」

「謝謝小姐的熱心，我還要到墳場去祭一個人，祭完了就找報社刊登報紙。」

「先生的身體能支持嗎？這裡又難僱車。……」梅蘭見他臉色太難看了，擔心地問他。

「我一定要去祭我的恩師。……謝謝你的關心，再見吧！」他又忍不住哭起來，一面轉身向對岸走去……

梅蘭再看看橋下那些野草覆蓋住的炸彈深坑，嘆了一口氣，也慢慢踱開。她無

意間再看一眼劉醫師的背影，卻見他傷心地腳一軟，竟跌坐在地上，連忙跑過去把他扶起來。……

「劉醫師！找個地方歇息一下吧，你這樣勞累會吃不消的。明天再去墳場不行嗎？」

「我現在要去。吃不消也要去。……當時我若是留下來不走，教授是不會死的，」

「可是你能支持走到墳場去嗎？……好了。有出租汽車來了。」梅蘭攔截住一輛出租汽車，親自送劉棠醫師去墳場。

當墳場的管理老人帶他們來到中村教授的墳前，並代為清掃墳頭時，劉棠已哭倒在地，梅蘭打開皮包取出一些錢賞給管理老人，問道：「你剛才掃去的白玫瑰花並未枯萎，是什麼人放在墳前的？」

「是我，我們有這項服務。」管理老人說：「依照客人的意願，按時為死者置放鮮花，或誦經超度，收費是很合理的。」

「那麼請問，你為這位死者置放白玫瑰花，是誰約定的呢？」

「那是一位小姐，應該是死者中村教授的女兒，約定我在每個月的十五日，在死者墓前置放一束白玫瑰。」

「啊！我是中村教授的學生。」劉棠突然止住悲哭，欣然問管理老人道：「我久已和中村家人失去聯絡，如能將中村小姐現在的地址相告，萬分感激。」

「中村荷枝子小姐住在東京都，十分抱歉，她並沒有留下任何地址。」管理老人把隨身帶著的「客戶資料簿」打開，翻出有關死者的記錄查閱，「……不過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死者生日這一天，中村荷枝子小姐都會親臨本公墓場，親自祭奠死者。」

「請再查查還有什麼有關係的資料？」梅蘭幫著問。

「非常抱歉，我能幫忙的地方只有這麼多。」老人說。

「萬分感謝，你給了我最大的喜訊。」劉棠破涕為笑，「我這已經絕望了的心，如今再度復活了。」

接下來劉棠似乎整個地變了一個人。在通往東京都的火車上，他精神奕奕，興致勃勃，頻頻向梅蘭說：「若不是你觀察入微，不厭其煩地向那管理老人追問，我真以為這次來長崎要尋找的……要尋找的……」

「中村荷枝子。」梅蘭替他說出。

「……我真以為要尋找的荷枝子再也找不到了，現在知道她仍住在東京都，仍舊活著。我實在要好好謝謝你。」

「我要請劉醫師原諒，那晚在船上，我不該看您的日記……」

「希望日記裡沒有寫什麼不堪入目的話……」

「沒有，我只是深深地感動。……我想請劉醫師答應，讓我協助您尋訪荷枝子。」

「謝謝您的好意，過去您一再伸出援手，熱誠相助，我還沒有致謝呢，怎麼可以再耽擱您的正事，浪費您的寶貴時間呢？」

「沒有關係，我這次出來旅遊，本來就是要避開正事，到處逛逛的。……請劉醫師仔細想一想，荷枝子小姐可能住在那一區？做些什麼工作？怎樣尋訪最方便？」

「現在我是一點頭緒都沒有。……只記得荷枝子曾經向她父親提過兩次，想到東京來唸大學……」

「我有個做牧師的叔父，在東京一間基督教會傳道，我可以請他幫忙查訪。此外，我們可以向東京的各大學查詢，借學校的學生名冊來看。……」

「查名冊，好辦法。」劉棠興奮地叫起來。「到東京後首先向電話公司買一本全市的電話簿，不但所有名叫中村荷枝子的人都排列在一起，而且每一個人都有詳細的住址。」

「……好了。」梅蘭從隨身的筆記簿上撕下一張便條紙交給劉棠：「劉醫師，這是到東京後，急於辦的幾件事。……」

劉棠一面仔細看，一面唸道：「……購買黃頁電話簿一本……，不是黃頁，是全

東京市的電話簿……。」

「不！是黃頁電話簿。我們要找所有的大學地址和電話號碼。」

「對！對！對！黃頁電話簿不能少。」劉棠連忙說。

「以後還可能查很多其他的行業呢……。」

「不錯！不錯！……購買東京市電話簿一本。梅蘭小姐並沒有記錯；購買紅色及白色信紙各一百張，黑色及紅色箱頭筆各一打……。」劉棠不大理解地看看梅蘭。

「我認為在適當的公共場所、或料理店，可以張貼一些找荷枝子的傳單……」

「應該！應該！梅蘭小姐太周到了。」

「漏了最要緊的一項，在報紙上刊登別出心裁的尋人啓事。最有效果。」

……各大學都諮詢過了，沒有荷枝子這個學生；電話簿返復查閱了幾遍，所有名叫荷枝子的人，都不相符；大小報紙刊登尋找荷枝子的啓事，動人而醒目，荷枝子卻如石沉大海，毫無音信；任何有一絲希望的辦法都試過了，沒有用，荷枝子就是找不到……

梅蘭的叔父梅約瑟牧師，發動了全體教友尋訪荷枝子，加上大家虔誠的祈禱，仍是無濟於事。牧師說，他們的教會太忙了，需要聘請得力的助手襄助業務。

劉棠消沉了，他開始酗酒，他感謝梅蘭這些時日對他的熱心照顧和幫助，請梅蘭不要再爲他做毫無結果的奔波，去繼續她的旅程吧。誰知梅蘭也失去了遊興，打算回香港了。她勸劉棠道：「你尋找荷枝子小姐已經盡了你的力，不要再渺茫的等待下去了。明天跟我一道回香港去吧。」

「我是在完全絕望之中，遇到一線希望。怎能在有一線希望時，反而放棄？」

「既然你不放棄，就請振作起來。你每天這樣借酒澆愁，慢慢地會把你毀了。」

「謝謝你的忠告。我現在每天小飲兩杯，實在算不上喝酒，只不過是醫治我的失眠而已……」他抓起桌上的空酒瓶，倒不出酒來，立刻起身看看窗外道：「要變天

了，趁著起風之前，我去買點東西來。」他把大衣領拉起來，外面圍上大圍巾。

「又是去買酒？……若是找到荷枝子，相信荷枝子小姐見你這樣狂飲，也會痛心的。」

「你說得不錯，荷枝子也不會喜歡我喝酒的，不過我今天要為你餞行，就讓我再喝一次吧。」

「若是為我餞行而喝酒，我的罪果就太大了，我寧願多留兩天再走，也不希望你再喝。」

「好！好好……讓我再喝最後一次的酒。……今天是最後一次買酒，我保證以後不會再喝了。」

劉棠還是搶著出了門，來到熟識的那家小商店，買了一瓶酒和一包下酒的小菜，外面一陣朔風吹過來，劉棠打了個寒顫，他拉拉大衣領，用大圍巾把頭包嚴了，挾著酒菜衝進怒吼著的朔風裡。

斜陽在朔風中抖戰，他穿過大街，在一條短巷口上略一猶疑，……戰後百業蕭條的東京，這一帶曾被列為不安全地帶，前天還發生過盜劫案，劉棠在平時是寧願繞路而行的。但這是條捷徑，尤其是在這徹骨的寒風裡，可以縮短三分之一的路程，劉棠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走進短巷，馬上就有兩三個賣春的流鶯兜客聲，隨著嗚咽的朔風傳過來。劉棠不敢聽，加緊了腳步向前衝去，當他快穿出短巷時，冷不防又是一聲：「先生！要休息嗎？……要安慰嗎？……」

那聲音是那麼淒楚，又是那麼熟悉。劉棠猛然停步，轉過身來，嘩啦一響，酒瓶掉在地上，打得粉碎。出現在身後向他兜搭的，竟是他日思夜想到處尋訪的中村荷枝子……。

……四目相投，兩人呆呆地互望著。「……啊！」荷枝子一聲哀號，突然掩面轉身而逃，劉棠不敢怠慢，立即追上前去，一面悲哭呼叫：「荷枝子！我找你找遍了東京，你要到那裡去？」

「不要過來，我已經不是在長崎時的荷枝子了，請不要觸碰我這不乾淨的身子

吧。……」

「謝謝老天爺，終於讓我找到你。荷枝子！我真悔恨當初在長崎沒有留下來，讓你單獨忍受這麼多的磨難。……」

「你走了就走了，現在又何必回來呢？」荷枝子哭不成聲了，「何況我已經淪落到這個地步，更不值得你這樣尋找。」

「不！我不管你現在怎樣淪落，在我的心目中，你永遠是聖潔的。荷枝子，跟我回去吧，我會撫平你心中的傷痕。……」

「我是不會跟你走的。當你初次刊登啓事找我，我已經見到了，請忘記荷枝子吧，你我的緣份早就斷了……」

「請不要這樣殘酷，荷枝子！我愛你，無論你變得怎樣，我仍一貫地愛你。」

「但我早已不愛你了。請不要防礙我現在的工作……」她狠下心來轉身向過往的路人兜搭，「先生！要休息嗎？……要安慰嗎……？」

「哦！……」劉棠哀吼一聲，哭著逃出了短巷。

回到暫租的居停，劉棠失常的悲戚，不但使梅蘭震驚，同時也令房東太太大為詫異。

「我找到她了。不！我是遇到她的……。」

「誰？……荷枝子？……」梅蘭立刻就想到了。「人呢？……」

劉棠又哀哭起來，他不便啓齒，但又希望別人幫他一把，給他拿個主意。

「糟了！她一定是已婚婦人，和別人結了婚。」房東太太也關心地插了一嘴。

「……比那個更糟得多。她！……她！……」他說不出口，又哭起來。

「她窮困潦倒，做了拾荒的貧婦？」

「她疾病纏身，做了討飯的乞兒？」

「她……她做了賣春婦……」劉棠終於哭著說了出來。

「啊？」梅蘭不敢相信，「……你不是去買酒的麼？酒呢？」

「打爛了。見到她時掉在地上打爛了。」

「可惜，現在我都想灌一杯。」

「我有酒，更有烏魚子下酒。你就把遇到荷枝子的情況講出來吧。」

「……那條短巷，就算它能節省三分之一的路程，我從來都不願意穿過那條短巷。可是今天的朔風，像尖刀般吹進大衣，鑽入骨髓，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我……我走進了短巷……」

……說的人和聽的人最後都醉倒了，他們哭成一團，整晚都商量不出一個結論來。次日清晨劉棠醒來，見了梅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想再在這傷心地呆下去了，我跟你一道回香港吧。」

想不到他的話剛剛說完，外面就有個自稱百合子的女人，替荷枝子送了一封信來給劉棠，裡面附著劉棠昔日回國前，贈送給荷枝子的「如意金鎖」，顯然的她連最後的一件紀念品也退回來了。信上寫著「……自君別離後，此心惟君屬，今生緣已盡，相報待來生……。」

這封含著血淚的絕筆，震撼著劉棠的心。「她在饑寒難挨的歲月裡，寧可出賣自己的肉體，卻始終把能換錢的金鎖鍊保留在身邊。」他告訴梅蘭，暫時仍不能回香港，他要去向荷枝子求恕，更要不顧一切地救助她脫離苦海。於是趕快追出去，叫住那位送信來的百合子，求她帶他到荷枝子的家裡去……。

他們來到一條小溪旁的紙傘廠側，荷枝子並不在家中。四周的空地上擺滿了正在晾晒的各種紙傘。一個漢子坐在門前，摸索著為一堆紙傘加工。突然間吹來一陣強風，把很多晾曬中的紙傘吹翻過來。劉棠一面通知坐著的漢子，一面幫忙把吹翻的紙傘擺正，這才發現那坐著的漢子雙眼都是瞎的，再仔細看看，不由得一聲驚呼：「山下大助。」

「你是誰？……」

「我是你的老同學劉棠啊。」

「哦！不錯，你就是那個中國學生，……我最大的敵人。」

「啊不！我們曾是親密如兄弟的好友，那時中日兩國起了戰爭，但現在戰爭早已終止了。今天能與昔日的好友重逢，實在是值得歡樂的事。」

「你是勝利者，當然值得歡樂。而我是戰敗者，那兒來的歡樂？更無顏與勝利者一同歡樂了。」

「請不要因你我兩國戰爭的勝敗而耿耿於懷了，還是回想一下在醫學院同學時，你我如兄弟般的情誼吧……。」

「兄弟般的情誼？說得多麼好聽。我記得在醫學院的時候，我就向大家說過，我愛上了我的表妹，表妹和我是一對理想的情人。而你，一個兄弟般情誼的好友，卻在回國前昔，等候海船的短短幾天裡，花言巧語地騙走了我表妹的心，我恨你，你就是我最大的敵人。」

「原來你也是爲了荷枝子。對不起，我住在中村教授家裡時，實在看不出荷枝子與你之間有一點愛情，你也從來沒有對荷枝子表示過絲毫的愛意。……」

「怎麼沒有？我成功的阻止了她登船離開日本。」

「哦！原來那次她趕不上船是你故意造成的……」

「是我的最後勝利。」

「不敢堂堂正正的表示，只會不擇手段的迫害，是卑污的勝利。」荷枝子挽著洗衣籃從溪邊回來，恨恨地插嘴罵他……。

「啊！荷枝子，果然找到了你，請不要再這樣躲避了。」劉棠的眼淚奪眶而出。

「你也不必再苦苦地尋訪了。」荷枝子也流著淚說。「……你我是有緣相逢，卻無緣相聚。我已經委身表哥，現在是山下大助的妻子了。」

劉棠恍然大悟，原來她有這樣的難言之隱……。

「既然你已經承認是我的妻子，你就得『順從』做丈夫的權威。」山下大助沉下臉來一本正經地說：「現在我吩咐你，從今以後不得再與劉棠君相見……他是我們的敵人。」

「現在是什麼時代？已經終戰一年多了，『順從』這件事已經不時興了。」

「女子『順從』丈夫是我國傳統的習俗，常常具備法律的約束力……。」

「提起法律的約束，山下大助先生大概忘了吧，我和你並沒有舉行過婚禮，只是暫時同居，並無法律的約束力。」荷枝子立刻斥責大助，劉棠聽得心驚膽顫，卻插不進嘴。

山下大助老羞成怒了，指著荷枝子罵道：「你知道我非常痛恨劉棠君，你是故意要我在『敵人』前喪失顏面？」

「你自己在樹立『敵人』。……劉棠先生像往常一樣，把你視為兄弟，你卻不能容他。」

「那是因為你一直都在愛著他。你不肯與我正式舉行婚禮，又拒絕與我親近，你敢說不是為了等待他嗎？」

「不！那是因為我痛恨你。你喪心病狂，設法把我迷醉而得到我，我怎甘心與你正式舉行婚禮……？」

「但我是真心愛你啊。舅父去世身後蕭條，我爲了你，獻出我籌辦醫務所的全部資金爲舅父殮葬。我以為你會感恩圖報，和我結婚，你卻推三阻四，一味逃避。」

「因此你就不擇手段，奪去我的童貞，毀了我的終身幸福。我恨你……。」

「我自己也痛恨我自己。但你因此離開家，不再與我見面之後，就不該在終戰後再回去，而且把我從長崎接到東京來……。」

「那是原子彈爆炸長崎時，你爲了守護我父親研究的「遺傳基因手稿」而遭強

光灼盲雙眼，我非禽獸，怎能棄你不顧呢？……」

「我倆在戶籍上登記為夫婦，而你卻不准我親近。有名無實，你是否以此手段向我報復？」

「在這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戰後重建時期，分居只有坐以待斃，同居才能渡過艱辛生活。你的非分之想實在過分……」

聽了二人這一番淒惻的爭議，劉棠的心反而平靜下來。他揩去激動的眼淚，含笑向昔日的密友和過去的愛人伸出雙手道：「請忘了過去的仇怨吧，我祝福你們二人的結合。並且誠心誠意地願意盡我的能力，幫助你們脫離眼前的困境。」

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錢交給荷枝子，略為幫補他們眼前的生活。並且請他倆計劃一下，想做什麼營生？所需的資金，他將會從香港調過來。

「你慈善的心腸和恢宏的氣度，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荷枝子熱淚盈眶把錢接下來……。

不料山下大助卻揚起手來阻止道：「還給他！我們應該忍受戰敗者應得的貧困和饑餓，為什麼去接受勝利者的施捨？」他摸索著把荷枝子手上的錢奪過來，朝著劉棠的方向擲過去，然後硬拖著荷枝子走開。

劉棠無奈的撿起錢，嘆了一口氣，朝著他倆大聲叫道：「我希望你們能冷靜下來，不要總是把我的誠心當做惡意。我會在東京再留三天，等待得到山下大助的諒解。」

四

小溪的水潺潺流著，山下大助摸索著收起晾曬在草地上的花紙傘，他牽動著繫在兩把傘之間的線繩，沿著線繩摸索到其他擺在各地的傘。他一面收著傘，一面對站在溪邊嗚咽的荷枝子咆哮：「你還在哭，還在哭，真煩死我了，難道剛才又是我錯了嗎？」

「當然是你的錯。一個男子漢，為什麼心胸這樣狹窄？劉棠君是你最要好的朋友，親如兄弟的同學，他因為往日的友誼，自願拉我們一把，給我們一點幫助，我

們有什麼理由不能接受？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這樣硬挺下去，你覺得光榮嗎？你值得驕傲嗎？」

「我……我怕他輕視我……他今天意外地出現，我更怕他把你搶去，荷枝子！我怕失去你啊。」山下大助忍不住哭起來。

「你的顧慮是多餘的，我既做了你的妻子，就不願再與他繼續前緣。兩星期前，我已經看見他的尋人廣告，但我一直避開他……」

「但他仍然找到了你……。」

「今天劉棠君發現你我的關係後，他已經誠意地為我倆祝福了。」

「我只能接受他為我們的祝福，而不願接納他對我們的恩惠。」

「你又何必這樣固執？我看劉棠君是誠心想幫助我們，而我們今天也的確是山窮水盡，急需別人的援手，就讓他來助我們一臂之力吧。」

「山窮水盡？我雖然兩眼看不見，只能在紙傘廠做點散工，但你還有一份較好的職業啊。」

「較好的職業？不！我的工作太卑賤了，我實在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無論怎樣卑賤，總是個正當的職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百貨公司工作，升遷的機會是很多的。」

「我永沒有升遷的機會，我的工作最悲慘，最痛苦……。」

「再悲慘再痛苦也比隔壁住的百合子強吧。她找不到任何工作，只能做倚門強笑的賣春婦。」

「我並不比百合子強，」荷枝子大哭道：「我根本就沒有在百貨公司上班，而跟她一樣，只是個倚門強笑的賣春婦啊。」

「你也是……？你……你騙了我……。」山下大助震驚得牙齒抖顫，抱頭痛哭起來。

荷枝子過去抱著他，……兩人哭成一團……。

梅蘭今天的心情特別開朗，劉棠尋訪荷枝子的經過，雖然那麼淒涼、曲折，總算有了結果。這半個多月的旅遊，其實梅蘭那裡也沒有去，只是陪在劉棠身邊，看著他喜悅而喜悅，隨著他悲傷而悲傷。她原定要寫的「扶桑行」，現在就拿劉棠與荷枝子二人悲歡離合的遭遇做了題材。尤其是荷枝子的出現，使梅蘭自己也陪上不少眼淚。她一面哭一面寫，正想給劉棠與荷枝子安排一個美滿團圓的大結局時，劉棠卻帶回來遇到山下大助的消息，更坦然說出荷枝子已與大助同居了。

梅蘭感到十分迷惘，她同情劉棠不幸的遭遇，更為他惋惜。但劉棠卻一笑置之，反而嚴肅地說：「他們的境域非常淒慘，我得盡全力幫助他們。只是……我擔心……」

「不必擔心回香港，我還沒有去訂票。」梅蘭告訴他。

「不是擔心這個。我擔心我那個同學山下大助，他是個牛脾氣，死心眼，不肯接受我的幫助。而且……他還怕我會把他的荷枝子搶走。……我現在也不便再去見荷枝子了，……他一定會發生誤會……。」

「這倒是個問題，不過只要有誠心，總是可以說得通的。如果劉醫師跟荷枝子小姐見面容易引起誤會，我可不可以替你去見她？」

「梅蘭小姐的日語是沒有問題的，談這種事……也很恰當，不！梅小姐去談，比我自己要好得多。不過……不行！不行！……不能辦，這事現在不辦了。」

「……劉醫師不相信我？」

「不！不！不！這不關你的事，是我自己太魯莽，沒考慮清楚就亂答允人。」

「怎麼不關我的事？明明是我愛管閒事，亂出主意，讓劉醫師為難……」梅蘭哭了起來。

「不怕梅小姐見笑。我是只顧著幫助同學，竟忘了自己有多大的力量。我帶出來的錢，到現在也差不多用光了。……」

「劉醫師手頭不方便，我身邊還有一些，可以先借給劉醫師……」

「這只能幫補他們眼前的生活，卻無法解決他們根本的問題。我看……我只有回到香港去籌一筆款來才行。」

「要多少才夠呢？」

「維持短期的生活不是辦法，我想至少要幫他們建立一個長遠的小生意。」

「劉醫師估計大概需要多少錢？」

「我想起碼得要港幣壹萬元吧。」劉棠說。

「需要這麼多嗎？」梅蘭幫助計算。「若是折合港幣，目前在日本，五千至七千可以開辦很多種小生意了。」

「不錯！……但山下大助是個雙眼失明的瞎子。他還要花費至少半年的時間受訓練，學習盲人生存的手藝。」

「哦！可憐的荷枝子。」梅蘭的眼角又濕潤起來。……她再看看劉棠，喃喃地讚嘆道：「劉醫師真是想得周到。幫忙就應該幫到底……」她拿起筆來，把剛才寫在筆記本上，她安排的劉棠與荷枝子大團圓的結局統統劃掉……

電話鈴響，房東太太過來通知，是梅約瑟牧師找姪女的。梅蘭連忙過去接聽，只見她拿起電話就說「叔叔！你們教會要聘請的人員，我幫您找到了。……她當然是日本人，……不但鋼琴彈得好，還會彈中國的琵琶呢……」

梅蘭去接電話時，劉棠見她座前的那個打開的筆記本上，用筆劃掉了四五行，下面甘脆整個地被一個大「X」劃掉了。而被劃掉的部分裡，卻又明顯地露出……大助、荷枝子、劉醫師等名字。……劉棠不由得楞楞地盯住看下去……

「我給荷枝子小姐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我叔叔那間基督教會做職員。」梅蘭接完電話，興奮地回來。當她看見劉棠目不轉瞬地盯著她的筆記本看時，不由得心裡突突地跳個不停：「你為什麼，看我寫的『扶桑遊』？……」

「……把別人的悲痛建築在自己的快樂上，你這是什麼意思！」

「非常抱歉。最初因為你們的悲慘遭遇感動了我，的確我把它當做遊記的資料。」

但現在・你們相互間的關懷，震撼了我。我決定把它改成日記，讓這故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

「只爲了搜集這些資料，你就不惜一切的幫助我，爲我奔走。梅蘭小姐，你這樣犧牲值得嗎？」

「值得。」梅蘭坦然地說：「除了我要把這故事長相記憶外，還有個最大的原因。那就是我……我也許愛上你了。」她說著落下淚來。

「你……」劉棠呆呆地望著梅蘭，片刻，他又垂下頭來，避開她的眼光，誠懇地說：「你是一個美麗、朗爽又熱情的女孩子，相信任何男子都會對你一見傾心。……」

「你錯了，我只是個受愛情欺騙的人，正想趁這次旅遊渡假來沖淡心裡所受的創痛。……這幾天知道了你跟荷枝子不幸的遭遇，又見到你心胸的寬厚和慈善。我很高興認識了你，我願意常常這樣跟隨著你，陪伴著你……。」

「謝謝你的坦誠和對我的關心，我現在是個與『愛情』無緣的人，也不想重蹈愛情的苦海了……」

「我了解你的心情，你愛不愛我沒有關係。只要我能隨時分擔你的困苦和悲愁，我就滿足了。請告訴我荷枝子的住址，和你希望我怎樣替你勸說他們。」

……這一晚的月光十分明亮，梅蘭心情十分激動，也非常矛盾。她躺在榻榻米上，翻來覆去不能成眠。一閉上眼就發現心地厚道的劉棠，含笑站在面前。她想，這位風度翩翩，令她敬佩萬分的醫師，已經斬斷了與荷枝子間的情絲，如果能接納自己的愛，就是畢生最大的幸福了。可是奇怪，明天代表他去勸說荷枝子夫婦接受幫助，現在所想的，卻仍是荷枝子投回劉棠的懷抱。她不敢想，但這種念頭卻揮之不去。直到疲憊已極，才朦朧睡去……。

……同樣在隔壁的劉棠睡房裡，他拉開窗簾坐在窗前，呆望著高掛的明月。遠遠地「浪淘沙」的琴聲傳來，漸漸地轉變成「讚美詩」曲調。荷枝子愉快地彈著風琴，教會裡的「歌詩班」也隨著風琴聲的起伏在唱著讚美詩。而山下大助更是笑吟吟地站在禮拜堂門口，向進出的教友們派發著教會的文宣品，劉棠滿意地拉攏窗簾，打了個呵欠，過去把舖在榻榻米上的被褥打開……

而在月光的照射下，小溪流水一閃閃的發出抖動的光。溪旁小屋裡躺在床頭飲

泣的荷枝子，想到寬宏大度的劉棠，知道自己已與大助同居之後，非但沒有一怒而去，反而更關切地要盡力加以援助。這種超出常理的大愛，更使自己銘心刻骨地愛他敬他，不知該怎樣報答他了。……

山下大助沒有睡，卻捲伏在自己的被窩裡。他自認這不是捲伏著，而是虔心虔意地跪著懺悔……他恨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向待自己如兄弟般的好友耀武揚威，卻換來更友愛的援手。他怕失去荷枝子，三番兩次地破壞她的幸福前途，而自己卻只帶給荷枝子無休無止地痛苦。他決定放開手來，讓荷枝子自由地翱翔。他的坦然悔誤，了無牽掛。反而使他幡然入夢，一夜睡到天明。

一大清早，梅蘭趕著吃完早餐，就按照劉棠劃好的簡圖，去探望荷枝子。她只要找到那條小溪，然後沿著小溪走半里多路，來到有房子的所在，就到了紙傘廠，這一帶是沒有人不認識荷枝子的。

對於梅蘭的來訪，荷枝子並不感到意外。只是稍加注意，想看出梅蘭和劉棠是什麼關係而已。當她知道梅蘭主要想勸說的人是山下大助時，連忙叫大助出來，可是大助並不在家中……。

原來大助一早就扶著他的盲杖，請百合子帶引著他，去拜訪劉棠去了。看見山下大助到來，劉棠卻大感意外。尤其是他的態度，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不但和藹可親，恢復了昔日醫學院時代的親密情誼，更提出令人難以相信的建議，他說：「我經過整夜的深思，決定跟荷枝子分手，讓她跟隨著你過幸福的生活。」

「你說什麼？」劉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你雙眼都看不見了，我一定狠狠的揍你一頓。」

「以往我的確太自私了。荷枝子的前半生，完全毀在我的手裡，我不能再破壞她的後半世。」

「你要知道，荷枝子是發現了你雙目失明之後，才心甘情願地陪伴你一生。我現在只有盡我的力，使你們脫離目前的苦海。我有個朋友，可以介紹荷枝子到一間基督教會工作，那裡的生活，雖然不一定會很舒適，但維持溫飽決不成問題。」

「謝謝你的朋友。我昨天也想到，從今以後，你好好地照料荷枝子，我可以投身到『普救寺』去，那裡的老和尚，專門收留有殘疾的人……」

「這是什麼話？」劉棠更和氣地對他說：「請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要盡一切的努力安慰荷枝子，她現在是你唯一的親人哪。」

「唯一的親人？不！我還有個最親的親人呢。」山下大助突然精神煥發，「我還有個兒子，荷枝子給我生的兒子，已經三歲了。有了這個兒子，我就一切都滿足了。」

「哦？恭喜！恭喜！這真是太意外了，大助！怎麼荷枝子也沒提起過？」

「她把兒子放在一間托兒社裡寄養。每星期六晚上才接回來團聚，次日一早又匆匆送回去了。所以星期六晚上是我最歡樂的時光。」

「你們為生活奔波，實在是太苦了。……」

「你一定要去看看他，我要讓我最親密的好朋友，去看看我唯一的兒子。」山下大助興奮地挽起盲杖，拖著劉棠的手，「……對不起，百合子！謝謝你送我到這裡來，現在只有讓你自己回去了。……噢！還要麻煩你，替我們叫一輛出租汽車，到川田町一號的育幼托兒社去。」

「是！山下大助先生。」百合子恭順地回答。

「請等一下，百合子小姐，謝謝你為我們這樣辛勞奔跑。」劉棠掏出一疊鈔票塞給她，「請代我買一些小食送給你的家人……」

「哦！謝謝。實在太多了，謝謝，謝謝。我去叫出租汽車，請稍侯……。」

劉棠陪著山下大助到川田町去看大助的愛兒，其實路程並不算太遠，但在東京的上下班時間到處塞車，大助頻頻催促，司機卻無法加快，劉棠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問道：「孩子起了名字吧？」

「哦！起了，他叫『佛太郎』！」大助一聽他問起兒子，立刻精神抖擻，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對了，為了起名字，我還和孩子的媽，荷枝子吵了一次。那時她正在補習班學英文，居然跟著同學學時髦，給孩子起了個外國洋名字『佛蘭克林』……，真是豈有此理。忘記了原子彈爆炸長崎，忘記了我的眼睛是怎麼瞎的。我堅決反對，最後我也不想完全違背她，只用了一個字『佛』，就叫做佛太郎了。……」

……梅蘭與荷枝子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荷枝子感謝梅蘭的熱誠相助，她

決定等山下大助回來後，立刻就跟隨梅蘭到基督教會去，見梅約瑟牧師。

兩人正談得起勁，百合子回來了。一進門就喜孜孜地說：「你們在找山下大助先生吧？是我牽送大助先生去拜望劉棠先生的。」

「他們見面還好吧？有沒有爭吵過？」荷枝子焦急地問。

「在我的面前，他們怎會爭吵？只見他倆談笑風生，一同外出。」

「一同外出？他倆會去那兒？」梅蘭也奇怪地問。然後望著荷枝子一笑：「真是難以相信。」

「還是我爲他倆叫的出租汽車，好像……好像是去川田町一號……」

「啊！不好！我……」荷枝子變了色，抓起皮包就向外跑……

「怎麼啦？請等我跟你一起去……。」梅蘭也急急地追出去……

育幼托兒社開設在川田町一號這座大廈的十二樓上，劉棠牽著大助的盲杖另一端，引著大助乘電梯來到托兒社，大助登記了要看三歲的兒子佛太郎後，不久就聽見佛太郎喜悅地叫著「爸爸」，從走道跑過來。山下大助也伸出雙手，不停地呼喚著「佛太郎」，向走道迎過去。……

當這對父子只相隔四五步時，一位做管理的保姆大聲喊道：「大助先生！你認錯了。」

保姆剛剛說完，孩子已投入大助的懷抱。

「怎麼？」大助緊緊抱著孩子。

「這不是你的孩子，這是個美國人。」

「……劉棠君！是麼？」大助看不見，轉問劉棠。

「……黃頭髮，藍眼珠，大概你是認錯了人。」劉棠直覺地告訴他。

「我又錯了……」他彎腰把孩子放在地上。但孩子摟住他不住地叫著爸爸。

大助惶惑地深思……半晌，孩子已被保姆強行抱走。大助打了個冷顫，嘶啞地狂呼道：「……荷枝子！你又騙了我……，你為什麼總是欺騙我？……他瘋狂地掄起手中的盲杖，向四周亂打……。」

托兒社被攪得大亂了，保姆和其他的大人們，護衛著哭叫的孩子們躲來躲去。劉棠也跟著舉起一把椅子，擋在大助的盲杖前，並把他逼到屋角。不料大助卻亂撞亂打地把通往陽臺的門打開，衝到陽臺邊，越過欄杆，從十二樓直墜了下去，倒在馬路邊。

荷枝子和梅蘭趕到時，還是遲了一步。山下大助彌留之際，嘴裡頻頻呼著：「荷枝子欺騙了我，欺騙了我……」

荷枝子也哭著，握緊他一隻手向他說：「我錯了。我是爲了籌錢醫治你的眼睛啊。」

從樓上趕下來的劉棠，也抓住大助的另一隻手，聲嘶力竭地向大助呼叫：「請你挺住，救傷車已經趕來了。」

山下大助用力把兩人的手合攏在一起，長嘆了一聲，瞑目而逝……。

……在山下大助火葬之後，荷枝子卻失蹤了，到處都查問不到她的消息。而消沉下來的劉棠，使梅蘭非常擔心。

這一天他倆拖著疲乏的腳步，在公園的長椅上坐下歇息時，花壇上的一叢白玫瑰，使梅蘭見了心中突然一動……。

「今天是幾號了？」梅蘭問劉棠。

「不太清楚……十三號，不！是十四。」

「明天十五，七月十五。他父親的生日。……」

「……不錯。我們乘今晚的夜車去長崎，希望明天荷枝子，會去祭奠中村教授。……」

……次日他倆果然發現，荷枝子跪在父親的墓碑前哀哀痛哭。劉棠的出現，使她更加悲傷，她實在無顏面對劉棠，只有掩面向一旁急奔，卻不料梅蘭早已在此守候，把她攔住……。

「我是個不祥的人，只會帶給劉棠君災難和痛苦。我要永遠離開他，請讓我走吧。」

「不要這樣，你們不幸的遭遇，現在完全過去了，正是幸福來臨的時候，你怎麼反而放棄呢？」

「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遇到我的人，都遭到不幸。我相信我最適宜去的地方就是尼庵，那裡可以清洗我的罪。」

「別再做這些糊塗事了。我真擔心劉棠醫師承受不起新的刺激，你忍心眼睜睜地看著他因為你而倒下去嗎？」

「說起劉棠君來，我倒是覺得你這樣關心他，這樣維護他，你才是真正使他終身幸福的人。」荷枝子轉身拉著梅蘭的手，誠懇地問道：「我看得出你一定也很愛他，是不是？」

這樣坦誠的問話，一針見血般刺中了梅蘭的心。她強仰了多日的眼淚，像決了堤的河水般湧出來。

「不錯，我的確是愛上了劉棠醫師。但我知道他並不愛我，他對你的專一愛情，是任何人都無法轉移的。」

「時間可以轉移，你對他的愛和決心，能夠溶解他的固執。」

「不！我愛他，我卻不想佔有他。只要他能幸福，能快樂，只要我能挽回你對他的愛，挽回你們的婚姻，我就滿足了。」

「你是說你寧願犧牲你對他的愛？」

「沒有犧牲。我仍然愛他，同時我也一樣地愛你，能夠看到你倆的結合，才是我最大的願望。」

梅蘭這些直爽、坦誠，出自肺腑的懇勸，荷枝子沒有話可說了。她流著淚，與梅蘭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五

荷枝子終於結束了在日本的噩夢，在梅蘭的安排下，帶了佛太郎，隨著劉棠搬到香港去。荷枝子住在梅蘭家裡靜養，兒子佛太郎則改了名字佛蘭克，送進九龍塘的英童學校就讀。

日子一天天過去，經過近半年的休息，荷枝子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創傷都已漸漸平復。劉棠真不知該怎樣向梅蘭報答，梅蘭卻要求再為他倆盡一次力，親自安排他倆的隆重婚禮。

不久，吉日來臨了。男女雙方的親友都不多，梅蘭報館裡的同事們都被拉來湊熱鬧。為了表示隆重，梅蘭設計一切儘量採用中國的古舊儀式。新郎披紅、馬褂、簪花禮帽，新娘鳳冠、裙褂、大紅繡鞋，中國吹打樂器，龍鳳花燭喜堂等。由於借不到馬匹花轎，而改用轎車迎接新娘外，一切已臻於理想。

吉時到，在悅耳的喜樂和眾人喝彩聲中，新娘蒙著蓋頭下了禮車，親任儂相的梅蘭，把捧在新郎手中用紅綢紮成的「繡球」另一端交給新娘牽住。然後在新郎的牽引下，一對璧人，徐徐走進禮堂。……

……熱淚盈眶的荷枝子，一面走一面唏噓，她想著「……我倆有緣相逢，今天更有緣相聚，終身相聚了……」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儀式在歡樂中進行著……

……暫時充任新郎劉棠父母的報館總編輯夫婦高坐堂前，含笑看著這暫時充任嬌兒和佳媳的一對新人，不斷點頭讚許……。總編輯帶來觀禮的好友，芝加哥論壇報駐日記者傑克佛蘭，今天已經拍了不少照片。更是大開眼界，興致勃勃。……

「太美了，我想拍新娘的面孔，寄回去做下期的雜誌封面。」他指著新娘遮臉的蓋頭，對總編輯說。

「很好，請隨便。」總編輯的意思是「做封面當然沒問題。」

但傑克佛蘭誤會了，以為是可以隨意拍攝，立刻喜孜孜地過去，把新娘的遮臉蓋頭掀掉，準備照像……。

在一片斥責和驚呼聲中，傑克佛蘭看清楚新娘的面孔，更是一聲悲呼：

「兩年來我在日本到處找你，想不到卻在這裡見到你……」

荷枝子雙腳一軟，再也支持不住，竟坐在地上，她兩眼發直，望著前面，嘴裡喃喃地說著什麼，梅蘭把耳朵湊過去，才聽她說道：「把佛太郎交給他帶回去……。」

傑克佛蘭淚流滿面地說出他與荷枝子的往事：

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服兵役中，隨著佔領軍駐防東京。同僚們都喜歡到處飲酒尋歡，而他整天都是揹著像機到處觀光，獵取鏡頭。

「你這個土包子，到了這樣繁華的大都市，不去及時行樂，真是太傻了。」同僚這樣批評他，「你知道這裡的女孩多麼便宜嗎？很多都爲了生活而出賣肉體呢。」

「人各有志，我不願玩弄戰敗國的婦女。而且我也痛恨亂搞男女關係的人。我希望把我的童貞獻給我的妻子。」

……傑克佛蘭孤獨而不合群的行徑，引起同僚們的反感，大家集資安排了個惡作劇。把傑克佛蘭灌醉，和一個召來的婦人，裸體鎖在一間房裡，這個婦人就是荷枝子。

傑克佛蘭酒醒之後，大爲驚異：「這是什麼地方？你爲什麼和我睡在一起？」

「我想你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更應該知道我爲什麼和你被關在一起。」

「我不知道。請你走吧……！我不想和你做這樣骯髒的事……」

「我也不想，但我必須和你做這樣骯髒的事，否則我得不到應得的這筆夜渡資。……」

「這一點夜渡資對你這麼重要嗎？你走吧，我付給你十元美金。」

「今晚我的夜渡資不是一點點，是三百美金，條件是我必需證明，我和你曾發生過關係。」

「噢！爲了三百美金，你就要我做不願做的事？」

「我是爲了這些錢來獻身的。我要送……送我的哥哥去醫治失明的雙眼。」

「哦！你哥哥怎會兩眼都失明了？」

「這是拜你們美國人所賜，他是遭原子彈的強光灼瞎的。」

「這……。」傑克佛蘭在羞愧的自責下，和楚楚動人的美色展示下，終於把童貞獻給了荷枝子。

事後，他深切自疚，想再儘力給她一些補償，但荷枝子卻不肯與他相見了。直到他退伍，調回美國的前夕，荷枝子突然來到機場給他送行。告訴他上次的一夕孽緣，已使她有了身孕，並且留下她的地址，希望他日後再來日本，把自己的骨肉帶走。

荷枝子的言行舉止，使他深深依戀：她的高尚風儀，使他時刻難忘。他要求荷枝子等他回來結婚，卻遭到婉言拒絕了。可是他不灰心，正式退伍後，他設法獲得報社駐東京的記者職務，再到東京去，荷枝子已人去樓空，毫無蹤影了。

兩年來天涯海角，始終找不到荷枝子的下落，想不到這次前來香港開會，無意間卻參加了她與別人的婚禮。

萬分失意的傑克佛蘭，終於帶著自己的骨肉佛蘭克離去了。荷枝子不肯繼續完成她和劉棠的婚禮。她那千創百孔的心靈，再也承受不住一絲的風吹雨打，她牽著劉棠和梅蘭兩人的手，平靜地說：「謝謝你們的安排，我已做過新娘，行過婚禮了。雖然我和劉棠君還是無緣相聚，卻已享盡了你倆人給我的幸福。……請再爲我做最後的一件事吧。『將我的骨灰，安葬在我父親的墓旁。』」……她終於安祥地閉上她的眼睛。

完成了荷枝子最後的願望，劉棠和梅蘭從東京飛回香港，在機艙座位上，

梅蘭取出筆記本來，記上荷枝子的下葬日期，劉棠問道：「怎麼樣？還在寫你的扶桑行麼？」

「早停了。最近頭腦這樣亂，很多事情都記不清楚了。」

「我記得。不妨從頭來，我們倆個一塊兒完成吧。」

— 全文完 —

從 良

一

「普救寺」舉辦勝大法會，得道高僧智賢大師，發願親選「俗家入門弟子」。四方善信雲集，個個希望被大師選中，他們在大殿上，爭相訴說著自己的犧牲比別人更巨大；自己的信念比別人更堅強；自己的虔心比別人更誠摯；自己的捐獻比別人更豐勝……。有的方便大眾，終生默默地修橋補路；有的慈悲為懷，放生了無數蟲魚禽獸；有的頂禮膜拜，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有的三步一跪，經歷了遙遠的路程……。大師口宣佛號，舉目四望……，吩咐善信，將往日所做的公德善行，及所犯的罪孽過失詳加書寫，據實報來，以供選拔……。

卻有衣衫襤褸，混身污穢的兩男一女，似經長途跋涉，相互扶持來到寺院。逕至佛前跪地禱拜。眾善信見這三位不速之客，影響大師遴選，欲將三人驅逐。

「去！去！去！你們早不來，晚不來，偏偏這時候跑來……真討厭。」

「是啊。今天舉辦大師選拔俗家子弟大典，你們別耽誤了事，快走吧。」

「我們餓了整天，請賞碗麵吃……不！不！不！我們買三碗麵吃。」

「沒有。這麵是我們吃的，不賣！不賣！快滾！快滾！……」善信推他們。

「誰說他們不能吃？我佛與世人有緣。」大師發話了「你們三位慢慢地吃吧……告訴我，你們都是什麼人？打那兒來的？」

「謝謝大師。」三人中的女子吃著麵說：「我們原先是不認識的。……我，我叫金鳳……。」

「快點吃，快點說。」一位善信催促道：「我們大師還有正事要辦呢。」

「不要緊。慢慢地說，我們有的是時間。」大師和顏悅色地聽著。

「我叫金鳳，原是青城縣艷……艷陽樓的姑娘……」

「啊！鼎鼎大名艷陽樓的窯姐。」另一位善信忍不住叫道。

「這事得從我說起……」金鳳頓了一頓，娓娓說下去……「我在艷陽樓呆了幾年，實在厭膩了窯姐的生涯，決定『從良』，於是我給我自己贖了身，把贖身的銀子，放在媽媽的梳妝檯上，僱了一輛獨輪車上路，打算到『白雲關』去，嫁給從小就跟我定了親的表哥……」

二

鄉民推著獨輪車，金鳳左右肩頭各揹著一個包袱。手捧著一個精緻的小木箱，坐在車上……。獨輪車伊呀伊呀的向前走著，來到一個鎮前停下來。推車的說：「到雙鷹鎮了，大姐得下車自己走了……。」

「這兒一個人也沒有，你起碼得送我到一個可以僱車僱轎的地方去啊。」

「雙鷹鎮不是小地方，拐個彎，進了鎮，大姐要車有車，要轎有轎。我只能送大姐到這兒啦……。」鄉民一面說，一面推著車，拐上小路，頭也不回的去……。

金鳳沒法子，只得一步步拐進鎮去……。

鎮上還是沒有一個人。一片被火燒過的殘垣斷壁，秋風吹過，夾帶著一股嗆人的焦味……。大街上到處都是散落的衣物；打爛的箱籠；被丟棄的招牌等等……。養生堂老藥舖的各種藥材丸散，有些還連著裝藥材的抽屜，被棄得滿街滿地……。幾具血跡未乾的屍體，也稀稀落落地躺在各處……。

金鳳嚇壞了。她一眼就看出這兒遭了劫，而且是不久前剛剛遭了劫……。鎮上的人不是被殺害，就是已經逃走……。她怎樣好呢？她必須穿過鎮去……。正當她膽戰心驚之際，忽聽到前方傳來清脆的砸石聲，一下……，又一下……，沉重而有力……。金鳳有如遇到了親人，立即朝著砸石聲的所在跑去……

前方不遠的的樹林裡，一個魁偉英俊的漢子，正坐在地上，手舉大石，砸擊自己兩腳間的鐵鐐……。由於鐵鐐太短，墊在下面的鵝卵石又太尖，每次敲砸下來的大石，有時難免會波及自己的兩腳……。漢子卻顧不得血肉模糊的腳傷，忍著痛繼

續砸著，直到把鐵鐐砸開……。漢子想不到，在他除掉腳鐐的同時，卻有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在面前出現。

漢子走出樹林，看看金鳳，直走到金鳳背後的那口井欄邊，立刻把井口的吊桶投入井中，打起一桶井水，咕咚咚先喝個飽，再提起吊桶，把砸傷雙腳的血水沖洗乾淨，問金鳳道：「有什麼吃的？」

驚魂甫定的金鳳，乍見一個人兒，正感親切，卻覺他不像個正經人，不知什麼來歷，又有些害怕。聽他問吃的，連忙回答：「有！有！有！」立刻打開一個背包，取出油餅遞過去……。誰知漢子卻把整個包袱奪過去，掏出裡面的衣服扔在地上，取出另一包饅饅，大嚼起來……。他一面吃、喝，一面仔細向金鳳端詳著……。

金鳳膽怯怯地向一旁退去，直到一個半倒的破牆垛邊，卻見破牆垛上並排貼了兩張告示。一張寫著：

「懸賞白銀五百兩捉拿劫財匪首劉占龍 白雲關都督熊震示」

另一張寫的是：

「懸賞白銀五百兩捉拿姦殺逃犯王阿虎 白雲關都督熊震示」

兩張懸賞的告示，看得金鳳心驚肉跳，不料漢子發現告示，也到破牆垛前細看……。看畢，老羞成怒，伸手把那張捉拿姦殺逃犯王阿虎的懸賞告示，扯下來一把撕掉……。金鳳這才知道，今天遇到大魔頭了，急急捧起小木箱，轉身就跑……。

……直跑到鎮外的湖邊，金鳳才遇到救星，一個氣勢雄偉的彪形大漢，肩上挑著柴草，正走過來……。

「……不好了！這位砍柴的大哥，我遇見殺人的逃犯了。」金鳳面無人色的迎著大漢對他說……。

「什麼逃犯？在那兒……？」大漢停了下來……。

「我剛才在那個井欄邊遇見他了，那個白雲關的都督，懸賞了五百兩銀子，要捉拿的逃犯……。」

「是嗎？……走！帶我看看去。」大漢放下柴草擔，在地上拾起一塊鵝卵石，才向前走去……。

金鳳不願再回去，可是看看四週無人，又有些害怕，只好追上大漢，緊緊地跟著他走……。

井欄邊，王阿虎正把散扔在地上的衣褲，重新拾起來打包袱……。

「逃犯就是他。」金鳳指著王阿虎，輕聲告訴大漢……。

「你怎麼知道？」

「他把懸賞捉他的告示，從牆上扯下來撕掉了。」金鳳指指破牆垛。

「哦！……」大漢也到破牆垛前，看另一張懸賞捉拿劉占龍的告示……。

「豈有此理？」他把這張告示也扯下來，撕得粉碎……。

「啊！……你，你也把那告示撕掉了？」

「我就是劉占龍，怎麼樣？……」他憤慨地踩撕碎的告示，「這告示上胡說八道……，我不該撕麼？」

金鳳有些害怕，想溜走，過去拿回王阿虎打好的包袱……。

「大姐從那兒來？打算上那兒去？」王阿虎把打好的包袱遞給她……。

「我？我從青城來，要僱個車轎去白，白雲關……。」

「白雲關？這一路上可不太平啊……。」王阿虎嚇唬她。「我看……大姐不如……留下來……」

「幹什麼？」金鳳的聲音發抖……。

「嘿！我早就看出來了，朋友！你沒安好心眼啊。」劉占龍插嘴了……。

「我是說實話呀，去白雲關，路上好走嗎？」

「怕什麼？有我送她去啊。」

「你打什麼鬼主意，別人不知道嗎？」阿虎站起來，向金鳳走了一步……。

「我最恨人家管我的閒事了……。」占龍也靠近金鳳一步……。

「我要大姐留下，我會親自保護她。」阿虎把金鳳拉到自己的背後……。

「哎唷！……。」金鳳哭喊。

「我答應送她，就得保她一路平安。」占龍把金鳳從阿虎身後拉出，往自己背後推去……。

「啊呀！……。」金鳳哭喊。

「我保護她。我要送她。」阿虎和占龍一人抓住金鳳一隻手臂，向自己拖……。
「我要送她。我保護她。」

「拖死我了……。」金鳳哭喊。同時手中抱著的小木箱，也脫手被拋出，摔在地上……。木箱破裂成幾塊，裡面的金珠寶物散了滿地……。

「哦！……」阿虎和占龍異口同聲，都睜大了眼看著珠寶。

「啊！……」金鳳大哭大喊，異常傷心……。一面坐在地上，收攏散落的珠寶……。

阿虎和占龍互相看看，不由自主地一同伸手去抓珠寶……。卻被金鳳拿起破箱板亂打，……只好縮手。

「滾開！……不要碰我的珠寶……」金鳳抱緊收攏的珠寶痛哭……。

「聽見沒有？她叫你滾開。」占龍突然抓佳阿虎的手腕，把它擰到背後去。

「是叫你別碰她的珠寶……。」阿虎另一隻手捏拳打開他……。

「你想怎麼樣……？」占龍凶猛的一拳……。

「我才不怕你……！」阿虎凶猛的一腳……。

二人一場慘烈的打鬥展開了，……只打得難分難解，鼻青臉腫；只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最後，一個是手腳酸軟，一個是氣喘噓噓。……

「朋友！我承認我打不過你，但你想制服我也難。」阿虎對占龍說：「憑你這個本事，想送大姐到白雲關去，行麼……？」

「不管行不行，我平常最恨，強迫別人做不願意的事。你強逼著大姐留下來，我就得管……。」

「你硬要送大姐走，難道不是強逼她麼……？最好我們問問大姐自己，願意留下來，還是願意走？……」

「……我恨你們。我不願意留下，我也不走……」

「奇怪了，不願意留，又不肯走。那你想幹什麼？」

「我要等。」

「等？……」

「等有車來僱車，有轎子來僱轎。」

「這……這好辦。」占龍說：「雙鷹鎮的小廟裡，有現成的『滑竿』，不如讓我們倆抬著你，去白雲關吧。……」

「這主意不錯。」阿虎說：「讓我抬著大姐上路，不收錢也幹。」

「我不要你們抬。……」金鳳哭著大嚷大叫，「我不坐『滑竿』……」

「我們自願做大姐的轎夫，這是大姐的造化……。」阿虎誠懇地告訴金鳳：「這兒除了我們倆，大姐也僱不到別人了。……」

「準備滑竿是我們的事，你願不願意坐隨你的便。總之我送你去白雲關，絕不改變。……」占龍接著對阿虎說：「走！朋友，跟我去拿滑竿去。」

占龍向鎮中走去，阿虎看看金鳳，再向四周察看一番，知道金鳳跑不了，……於是放心追上占龍，一同向鎮中走去……。

金鳳見身邊無人，立刻揩去眼淚，把打破的木箱拼好，財寶裝回去。……

看看不妥，她略略一想，立刻把珠寶倒出，木箱再拆散，……突然她打開揹著的包袱，抽出一件衣服，手撕牙咬地把衣服撕碎，成爲一條條寸多寬的布條，然後仔細重拼破木箱。……

另一邊在小廟的一角，豎立著一乘『滑竿』。占龍和阿虎搬開四周的雜物，把滑竿抬出來，並扯下神龕前的布幔，把滑竿上的塵埃蛛絲揩抹乾淨。只見左邊的轎槓前方已經折斷，無法抬起，兩人向四周尋找材料修補……。

這邊金鳳已將小木箱照原拼合好，正在用撕碎的布條，在小箱外綁了幾道嚴箍，其中一道箍特地做了一個環，纏繞在自己的手腕上……。看看占龍和阿虎尚未回來，立刻把兩個衣服包袱斜揹在左右肩上，鑽進樹林逃跑……。

她從樹林另一端穿出，見是一條大路，正好有輛馬車，輕快地駛向前來。不由得欣喜萬分，一面迎過去，一面大聲呼救……。

「救命……停車！……停車呀。……」

陡然間她腳步一停，這馬車她有些眼熟……。果然這是青城艷陽樓自備的馬車。面色陰沉，令她一見就驚慌失措的鴿母，走下車來……。旁邊緊跟著的是，艷陽樓的打手癩狗。

「噢！媽媽。」金鳳不由自主的呼喚她，更不由自主的悚悚發起抖來……。

「我知道你走不了多遠，果然在這兒就追上你了……。上車跟我回去吧。」

「不！媽媽。您早就答應讓我離開艷陽樓的，贖身銀子一兩也不少，我封好了放在媽媽的梳妝檯上了……。」

「那三百兩啊？不錯！我收到了。不過那是以前的價碼，現在……你的身價不同了啊。」

「媽媽！積點德。不要一天定一個價碼。天天漲……」

「好！那就跟你實說吧。艷陽樓裡有位生病的宗祐公子，聽說他有一箱財寶，落到你的手上。你只要把這箱東西交出來，就讓你脫離艷陽樓。」

「那是我的東西。人人都知道，宗祐公子爲了我悉心照料他的病，特別賞給我的。……我可以跟宗祐公子對質……。」

「對質是不行了，宗祐公子昨晚上死了。……你是交出來還是不交？」

「不交，這是我的。恩客送給我的……。」

「她不肯交，癩狗！把她給我抓回去。」

「是！」癩狗一個健步上前，就把金鳳抓住，拖她上車……。

金鳳拼命掙扎，「我不上車，我不去。」冷不防金鳳低下頭來，狠狠地咬了癩狗的手背一口……。

「啊！你敢咬我癩狗……？」他的手一鬆，金鳳轉身就逃……。

「快給我追，快追呀！」老鴿指揮癩狗，和駕車的車夫向金鳳追去……。

金鳳一面逃，一面撿起地上的石子向二人投去……。

「救命！救命啊。」金鳳哭喊著，危急萬分……。

占龍和阿虎已用兩段木方，夾住滑竿斷槓的地方，並用繩子緊緊繫牢。兩人抬著滑竿回到井欄前，正在尋找金鳳，聞聲卻見不遠處，金鳳已被癩狗和車夫捉住，正架著她往回走。……

二人大叫一聲，追向前去……。

「救命啊！救命。」金鳳哭喊，拼命掙扎……。

阿虎一拳就打得癩狗放開了金鳳，「光天化日，你們兩個狗賊就敢來向這位小姐打劫？」

「什麼小姐？她只是青城姑娘堂子裡逃跑的窯姐，我們艷陽樓的老闆娘親自來捉她回去哪……。」

「不錯。」老鴿從另一頭追出來：「金鳳，聽話。好好跟我回去吧……。」

「不！我交足了贖身銀子，我要從良……，我不跟你們回去……。」金鳳掙脫了車夫的手，跑到占龍身後躲著……。

「聽見沒有？」阿虎上前一步，「大姐說她已經贖了身，她要從良……。」

「她是逃跑出來的。你倒相信她的話？」老鴿也上前去，伸手欲抓金鳳。

占龍一巴掌打在老鴿手背上，「難道相信你的話？」

「是真的。媽媽剛才都承認了，收到我三百兩贖身銀子。」

「就算你贖了身，也不該偷堂子裡嫖客的財寶……。」

「這是恩客送給我的，這是我賺來的。」

「懶得跟你廢話。」老鴿老羞成怒了。吩咐癩狗和車夫「把她手裡的小木箱給我搶過來。」

癩狗撲過去，被阿虎截住打成一團。車夫舉起趕車的皮鞭抽向占龍，兩下就被占龍抓住鞭梢，奪過鞭子，反而抽得車夫呼叫連連……。

老鴿將金鳳推倒在地，搶了小木箱就走，不料木箱被金鳳用布條纏繞在手腕上，一時解不開……。

癩狗、車夫和老鴿被打得苦不堪言，終於相互扶持地逃回馬車，落荒而去。

占龍繳獲皮鞭、把皮鞭圍繞在自己的腰間。與阿虎二人轉頭看看金鳳……。

金鳳楚楚可憐地坐在小木箱上撫臉流淚，……從手指縫中偷看二人行動。

阿虎在前，占龍在後，二人把滑竿抬到金鳳身邊放下，金鳳無可奈何，可憐習習地坐上滑竿，並且把小木箱緊緊抱在懷中……。

占龍說了聲「姑娘坐穩了。」和阿虎抬起了滑竿，走向白雲關……。



行行復行行，一路上大家都沉默著，占龍在後面抬著，兩眼卻盯緊了金鳳腋下露出的，那個被她緊緊抱著的小木箱。……阿虎抬著滑竿在前面走，卻不時停步，轉過身來朝後看。

「怎麼啦？有毛病嗎？」占龍責罵阿虎：「抬著滑竿往前走，你老回過頭來看什麼呀？……後面有寶嗎？」

「可不是有寶嘛，大姐這模樣，甚麼寶能拿來比呀。我忍不住回頭多看她幾眼，也並不為過吧。」

「當心絆一交，把她從滑竿上摔下來，你就後悔不及了……」

金鳳坐著滑竿，心情一直十分緊張。這兩位幫她趕走老鴿的漢子，其實都跟老鴿的蛇蠍心腸差不多，一樣在打她的主意，只是不知道這兩位，何時動手而已。

一路上她簌簌地發抖……。她想，這一次「從良」的目的，是去投奔自幼相愛的表哥，並且帶了難以估計的財寶下嫁，準備與表哥共享未來的幸福。因之她必須設法把這些財寶和她自己，儘可能完整的奉獻給表哥。但不幸她卻遇到了最厲害的亡命之徒，這兩個被懸著重賞捉拿的罪犯，她應該怎樣辦呢……？

……她聚精會神地仔細想著，她是否可以去拉攏其中的一個人，幫她對付另一個人。……不行。這樣做的代價太大了……，萬一這人不肯就範，就更加是自尋死路……，最後，就算一切順利，除去了另一個人，而又怎樣再除去這位被拉攏的人

呢……？

金鳳想不通，她唯有走一步算一步，步步為營，看看是否能用「哀求和眼淚」來對付這兩個兇惡的歹徒……。

夕陽西下，阿虎和占龍終於抬著滑竿走進一所狹小而破落的「東涼古刹」。當他倆在殿前把滑竿停放好後，第一件急著辦的事，並不是今晚的歇宿安排，和晚膳打點。而是到廟門外，把貼在廟牆上的兩張告示，懸賞捉拿匪首和逃犯的告示，扯下來撕掉。……

「我才不在乎人家捉拿我，只是告示讓我看著可氣……。」劉占龍說。

「熊震胡說八道，貼我的告示，我是一見到就撕，……。」王阿虎說。

……在小廟的後殿上，金鳳正和一個燒著火煮粥的老和尚說話：

「……這廟裡的方丈呢？……別的和尚呢？……我多給你銀子，幫我僱輛馬車，或者僱個轎子好不好？」

老和尚除了不停地搖頭外，什麼話都不會說。

占龍和阿虎從前殿找到後殿來……。

「這和尚是個傻子。」阿虎說。

「何必跟他廢話，不如買下他這鍋粥來喝。」占龍說著用手式對和尚表示要買他的粥，也沒等和尚答允，就端起那鍋粥回到前殿去了。金鳳連忙掏出銀子送到和尚手裡，和尚取出三付碗筷後，獨自走開。

月亮漸漸升起。金鳳見占龍、阿虎二人正捧著粥碗鯨吞。獨自走出廟門，趁著月色，鑽入矮樹叢中。

片刻後阿虎跟著走出廟門，向四方尋視，不見金鳳，也向矮樹叢中找去。金鳳避開二人，原來只是找塊野地，方便一下，完事後正要走出樹叢回廟，不料阿虎卻鬼鬼祟祟地跟來，圖謀不軌……。金鳳急急躲避，越走越遠。阿虎聞聲，反而一面輕呼著大姐，一面追蹤向前……。

金鳳轉到山坡邊，只見山下不遠處正是官軍哨所，有五六官兵，正在篝火前烤野味歡聚……。

阿虎發現金鳳躲在山坡草叢中，急急撲上前去，不料金鳳順勢一撥，同時高呼「救命」。阿虎撲了個空，竟滾下山去，而山下的兵丁聞聲，也紛紛舉著火把搜捕，一時大亂。金鳳得以脫身，急急轉身回廟……。

不料剛剛跑到廟門前，占龍卻好整以暇地，坐在廟門口石礮子上，玩弄著搶來的長馬鞭。金鳳哭喊著跑到占龍面前：

「劉大哥救我，那個死逃犯要……要強暴我。」

「哦！他人呢？」

「他……他遇上官兵，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逃得掉呢。」

「好極了。快把你這個小箱子交給我吧。」

「用不著，小木箱綁在我手腕上，結實得很，他搶不到。」

「那就快解下來，給我啊。」

「給你。幹什麼？」

「這還用問嗎？我也要搶啊。你想想，我從雙鷹鎮送你到這兒來，還讓你高高在上的抬著你走，我瘋了嗎？吃飽了飯沒事幹了嗎……？我就是要找機會搶你這箱珠寶啊。好不容易王阿虎走開了，現在不動手，要等什麼時候啊？」

「大哥，這是我賣身用皮肉賺來的可憐錢。你忍心搶我嗎？」

「廢話少說。現在這個朝代，大家只認得『銀子』，沒人再講『良心』。你再不把財寶箱解下來，我可要親自動手了。」占龍一甩馬鞭，向她威嚇。

「我給！我給！」金鳳哭著解腕上綁著小木箱的布帶。「……可是我解不開布帶子怎麼辦？……，你親自動手也是一樣……。」

「我才沒空跟你慢慢的磨呢，」占龍凶狠的大叫：「我要把你整條胳膊卸下來。」

「……你卸呀，你就知道欺侮可憐的女人……，拿刀子出來卸我的胳膊呀……。」

「你以為我沒有刀，就不能制你嗎？」占龍把馬鞭凌空抽了一鞭，發出「啪」的一聲巨響。立刻上前抓住金鳳的手腕，強解綁住小木箱的布帶……。金鳳的手腕彎來扭去地不讓她解，一面用另一隻手拼命打他，一面更哀哭苦求：

「啊！劉大哥，不！劉大爺。我求求您放了我吧。……官府出那麼重的賞銀抓您，今天您連我這麼個做婊子的可憐賣身錢都搶，您對得住堂堂『劫財匪首』的大名麼？……」

「不要再說了。」占龍勃然大怒。「我一聽見人家說『劫財匪首』這幾個字我就有氣。我原本也是安分守己的好百姓……，自從熊震這個閻王駐守白雲關之後，看上我家的宅子，硬說我圖謀不軌，借機會趕我出門，把宅子霸佔了去。有一天我潛回家去，收拾兩件換洗的衣服，被他發現了，我打傷了他的兄弟逃出來，他就給我安上『劫財匪首』的罪名，懸賞捉拿了……。」

「這麼說你劉大哥也跟我一樣，是個被人欺侮受人同情的可憐人。那就更不該打我的主意了。大哥！你心地好，將來必定大富大貴……。」

「別這樣恭維我吧，老實說，經過這一段東奔西逃，整天挨餓的磨練，我的臉皮是越磨越厚，我的心腸也越磨越硬，現在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我只知道『銀子』是好東西……。今天就算是你倒霉吧，我實在不能再對你客氣了。」占龍說完抓著她的臂肘強解布帶。

金鳳大哭大叫，彎著手腕極力抵抗，「救命啊！你算什麼劫財匪首啊……？呸！你不配。……」她又打又咬，瘋狂潑辣。

占龍無法，雙手抓住她的手腕，突然一隻腳跨過她的手臂，整個人坐在她的手臂上，把她壓住。然後從容解開她綁著小木箱的布帶。……金鳳在他背後，用另一隻手插他的背，想咬他，卻被他寬闊的肩和背擋住，咬不到背上的肉。占龍終於把她手腕上的布帶解開，把木箱奪到手……。

金鳳跳起來跟占龍拚命，一面哭喊著，一面雙手攬住占龍的脖子，死也不

放。占龍一面掰開金鳳的手，一面向她央求道：

「對不起，這箱財寶就算是我借用的吧，將來我發達了，保證連本帶利地歸還，謝謝啦……。」占龍含笑脫開金鳳的手肘，捧起財寶小木箱要走……不料一馬鞭抽在他的臂上，使他痛入骨髓……。

「放下。」阿虎不知何時跑回來了，正持著占龍放在地上的馬鞭指著他。

「嗨！兄弟。你回來了？」占龍陪著笑臉道：「剛才吃了官兵的虧吧？」

「笑話，誰跟你稱兄道弟的？」阿虎把馬鞭一甩，「叫你把小木箱放下，聽見沒有？……」

「放下不就放下麼」占龍把小木箱放在地上，「朋友！有話好說嘛，何必動鞭子？」

「你記住了，只要有我在，你就不能欺侮大姐。」

金鳳委曲地哭著檢回小木箱，抽抽噎噎地一旁去整理……。

占龍一臉無奈地樣子解釋道：「可你剛才偏偏要走開嘛……」眼看阿虎稍一鬆懈。立刻如箭般飛撲上前，鎖住阿虎的臂膀，阿虎和他摔跤了兩回合，雖無法脫開被鎖住的臂膀，卻也挾住他的頸骨，把占龍的頭夾在腋下。兩人互相鎖住對方……。

金鳳明白自己的安全，在於他二人的勢均力敵。她重新把財寶箱在另一隻手腕上綁緊，坐上滑竿叫道：「今晚月色這麼好，兩位大哥願意趕一段路嗎？」

占龍和阿虎早就感到有些不支，正好乘機停手，各自去準備上路……。

四

月光下，清風送爽，不但抬轎的腳步輕快，就是坐轎的也精神百倍。走了一程，金鳳試探著求占龍和阿虎放過她，她戰戰兢兢地說：

「辛苦兩位大哥了，我願意出比平時多一倍的銀子，求兩位大哥放了我吧，到前面有車轎的地方，讓我僱別的車轎。……」

「我們抬你抬得不舒服？」劉占龍問？

「啊！不，我是怕，……怕你們遇上官兵……」

「這不關你的事，官兵抓的是我們，你怕什麼？」

「再說……兩位大哥也知道，要抓你們的，就是鎮守白雲關的大都督熊震，兩位大哥應該逃得遠遠地，爲什麼反而去送死呢？」

「這就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哈哈！……」占龍笑著說。

「謝謝大姐關心啦。熊震雖然坐鎮在白雲關，可是一出了『白雲關』，就是三不管地帶，官兵也不敢離開太遠，所以我們這般逃亡的人，都要到白雲關去碰碰運氣啦。……」

「總之你願意我們抬著你也好，不願意也好，」占龍說：「我們同路去白雲關是不會改變的了，哈哈……」

金鳳不敢再多說什麼，她噘著嘴賭氣，心中暗罵：「這兩個亡命之徒，看樣子今天是不會放過我了。」她閉著眼想：「……看樣子我要脫離毒手，應該把他們倆一塊除去才行。……是！只有把他們倆一塊除去才好。……不錯！非得把他們倆一塊除去不可。……」

金鳳的眼裡漸漸出現了異彩……她看見阿虎在前，占龍在後，抬著金鳳來到一口老井前停下來，……二人一同從井中打上一桶水，他倆搶著喝……，金鳳也覺得口渴，她下了滑竿走過去，提起水桶正要喝……，卻見二人都捧著腹哀呼，相繼倒斃在井旁……。

……金鳳嫣然心喜，正在慶幸沒有喝過有毒的井水，卻一個寒顫醒來……她仍坐在滑竿上，被二人抬著疾行。……她嘆了一口氣，黯然閉上眼睛……

金鳳的眼裡漸漸又出現了異彩……她看見阿虎在前，占龍在後，抬著金鳳來到一口老井前停下，……二人從井中打上一桶水來，卻恭恭敬敬地送到金鳳面前請她

喝。金鳳知道水中定有古怪，不肯喝水。兩人一翻臉，強將金鳳拖下滑竿，欲灌她喝水。……金鳳不知從那裡得來的力氣，兩臂一扭，脫出兩個大漢的魔掌。更不知從何處學來的武功，竟一頓拳腳，在詭異又瀟灑的招式下，把二人同時打死……

金鳳狂喜，卻一個寒顫醒來，她仍坐在滑竿上，被抬著向前走……

東方漸漸露出曙光，大地也漸漸趨於明朗，金鳳靠在滑竿的竹椅上，不由得舒展一下四肢，伸了一個懶腰。她看看在前面抬著滑竿疾行的阿虎，阿虎正回過頭來，向金鳳點頭微笑。……她再回身與後面的占龍招呼，不料無意間卻見到遠處一輛馬車，正在急急追來，車後還跟著四個一式打扮的彪形大漢……。

金鳳雖然看不分明，相信必是官兵發現兩個逃亡的罪犯，急行前來拘捕。心想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只顧欺凌弱女，卻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己反被別人盯上了……，不由得暗暗高興。

……再仔細想想，這兩個傻瓜，一番辛苦，抬著她走了一日一夜，到了這裡，非但是兩手空空，一無所得，反而將被圍捕。一旦失手被拘，將被處以極刑，身首異處，不禁深感惋惜。……於是警告二人道：

「謝謝兩位大哥，一路上熱情照顧，現在兩位大哥如果將我放下，還有機會逃生。因為有一隊官兵，正自後面追來，再不逃跑，可就來不及啦……。」

占龍阿虎兩人回頭一看，果然放下滑竿，各自逃生。……金鳳洋洋得意，走下滑竿，等候官兵前來……。誰知馬車到了面前停下，走出車篷的，竟然仍是青城艷陽樓的老鴿。金鳳大吃一驚，沒等老鴿立定，馬上轉身就跑。一面跑一面大叫：

「救命啊！兩位大哥救命。……」她沒命似的跑進身旁的樹林……。

「快追啊，楞在那兒幹什麼？」老鴿責罵帶來的打手，「趕快給我把她抓回來啊。……」

四個打手，立刻爭先恐後地向金鳳追過去。……

「還有你，幹什麼不動啊？」

「我？我是趕車的……」

「趕車的也一樣，抓到她另給大賞。」

「哦！那我也去。我也去……。」趕車的也隨後追去。

四個打手跑得快，在金鳳剛剛逃進樹林的時候，第一個打手，已跟著追進樹林。可是當他伸手去抓金鳳時，卻不料大樹後，閃電般跳出一個手持斷樹幹的人來，這是王阿虎，他放金鳳過去，卻攔頭一樹幹，把這第一個打手放倒，後面三個見勢頭不對，轉身就跑。跑得最慢的，又被阿虎截住撕打……，跑得快的兩個，在樹林邊緣，卻被外面來的劉占龍攔住，展開猛烈的博鬥。

原來占龍是獨自向另一邊逃跑，他剛跑到一棵大樹後，就聽到金鳳的呼救聲，發現追來的不是官兵，立刻回頭去堵截這般傢伙。他先跑回馬車邊，投石把馬車驅走……。然後進樹林去加入戰團……。

阿虎的拳腳厲害，把被截住的人打傷後，看看衝進樹林增援的老鴛和車夫，一把抓住老鴛，把她的臂肘擰到背後，厲聲問道：「你們想怎麼樣？……」

車夫撲通跪下，叩頭如搗蒜道：「大王饒命，我只是車夫，趕馬車的。」

「大爺饒命。」老鴛也求饒，「我只想找我們艷陽樓的金鳳姑娘回去……」。

「金鳳姑娘？告訴你，她現在是我王阿虎的女人了，你還找她回去麼？」

「您就是王，王阿虎。那個懸，懸……」

「不錯！懸賞五百兩銀子捉拿的王阿虎，怎麼樣？」

「不敢了。」老鴛發著抖：「不敢冒犯王大爺了……」

「再告訴你，那邊那個跟你們夥計打架的，就是劉占龍。你們不妨去打他。」

「什麼？劉，……劉占龍劉大爺也在這兒？……」

「不錯。那傢伙受了重傷，抓他去白雲關領賞最省事，也是五百兩銀子。」

「哦！好的！好的！……」老鴿對車夫說：「聽見沒有？幫我抓住他，我馬上賞你十兩。」老鴿和車夫趕去抓占龍……。

「劉占龍啊劉占龍，你就慢慢地對付他們吧……」阿虎含笑地跑去追金鳳。

占龍正挾著一個打手的頸脖，用膝蓋頂撞他的頭把他撞暈了……，想不到老鴿和車夫又從旁衝過來，老鴿一面舉著一袋銀子，高聲叫道：「別怕他，這傢伙受了重傷，誰給我抓住他，馬上賞十兩。……」

占龍甩掉被挾在腋下暈過去的打手，與另一打手鬥了兩招，正迎上跑過來的車夫，三兩下手腳，就把車夫打得團團轉，糊裡糊塗地一拳打在老鴿的臉上。

「哎喲！」老鴿摀著鼻子大叫：「叫你去抓他，你打我幹嗎？……」

……金鳳來到樹林盡頭的一塊曠地，只見大石嶙峋，遍地野花，不遠處還有一個小湖，景色特別清幽。不由得放慢了腳步，深深地吸了兩口氣。……

「大姐喜歡這兒，將來就在這兒蓋個房子。……」王阿虎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跟蹤而至。「……我跟大姐在這兒過一輩子。」

「你這是什麼鬼話？」金鳳一驚，向後面的樹林中張望……「劉大哥呢？」

「他呀，他不行了。大概正跟老鴿他們道別呢。」

「怎麼？劉大哥死了？」

「他要向閻王爺報到，就是沒死也差不多了。……」阿虎得意地笑著。「趁著現在這兒沒人，我跟大姐圓了相思夢吧。」說著上前去抱金鳳……。

「滾開！下流胚子。你敢對我動手動腳？」

「嘖嘖嘖嘖……，別假正經了吧。你，艷陽樓的窯姐，幹的就是賣身這一行嘛，又何必裝得這麼貞潔呢？」

「我從前雖然是個窯姐，可是決定『從良』，嫁給表哥，就要為他保住我的貞潔。就是死也不能失身給別的男人……。」

「大姐，你越說越讓我敬重，就拿你這次不顧路上艱苦，不怕沿途的危險，去找表哥，毫不退縮，就知道你敢愛敢恨，一點也不含糊。……」

「那麼就求您放過我吧，我們一輩子都謝謝您。」

「不行，這樣只有讓我更愛你，更離不開你了。……我真恨，恨我沒有早一點遇到你呢。」阿虎說著又上前去親吻金鳳。

「滾開。不要臉的下流胚。」金鳳憤怒地給他一巴掌，「你這個姦殺逃犯，最多你殺了我，要我順從你，休想。……」

「打得好！你越反對我，我就越想親近你。……」阿虎一本正經地說：「不過我求求你，不要再拿『姦殺逃犯』這件讓我痛心的事，來責罵我了。你知道我殺的是誰？……不瞞你說，我殺的是我自己的老婆……。」

王阿虎說到這裡，竟忍不住淚流滿面，唏噓成聲了。他繼續道：「……我的老婆是本鄉遠近皆知的大美人，我非常愛她。誰知自從熊震來坐鎮白雲關之後，竟看上了她，強要娶她去做小……。我自知沒有能力跟熊震對抗，只有帶著老婆逃走……。想不到老婆見熊震的財雄勢大，反而投身他的懷抱，誣賴我私通江洋大盜，判我坐牢。……這口氣讓我難以下嚥，上個月我和別的囚犯，派去修建都督府的花園……，眼看著我的老婆，花枝招展般地，到花園來宴客，我實在忍無可忍，當場用磚頭把老婆砸死，逃了出來。……就被熊震加上個姦殺逃犯的罪名，懸賞捉拿了。……」

「這麼說王大哥也是在愛情上受到創傷的人，就更應該同情我了……。」

「人非草木，熟能無情？何況大姐又生得特別叫人憐愛，我雖不敢冒犯大姐，可是見了大姐仍不動情的，一定是有病的人……。」

「我求求您啦，讓我這一生裡，也能為我真心相許的人，守一次貞操吧。」

「你在『從良之後』這樣看重貞潔，那麼我就求求你，改遲一天『從良』好不好？……先救救我這快乾死、渴死的人吧。」阿虎不顧一切的上前，抓住金鳳。『嗤』的一聲把他的外衣撕裂……，金鳳打他，繞著大石逃避魔掌……。

……樹林中兩個打手倒臥在一起，老鴿手裡舉著一袋銀子，坐在一旁。占龍把

她那袋銀子奪過來笑道：「謝謝媽媽！大老遠的從青城送銀子來。」

「……這是抓金鳳回去的賞錢。」

「那我就替金鳳姑娘謝謝你了。」占龍把那袋銀子塞在腰帶裡，轉頭去看車夫，車夫連忙打拱作揖的解釋：「我只是個趕車的，大爺您瞧，我沒有銀子，我什麼都沒有。……」

「把你掛在脖子上的襜褕拿過來，……快點！」

「這不值錢。」車夫取下襜褕，雙手送過來。「這只是棒子麵的窩窩頭。」

「嘿！好東西。」占龍解下腰帶，從銀袋中取出一錠銀子拋給車夫，「我跟你買了。」他把襜褕掛在脖子上，也向阿虎去的方向尋去……。

阿虎終於在幾塊大石間把金鳳捉住，他帶撕帶扯地強脫金鳳的衣褲，卻遭金鳳瘋狂的抵抗。最後他把金鳳推倒，整個人壓在金鳳身上，兩隻手各按住金鳳一個手腕，上氣不接下氣地苦笑道：「大姐，……能這樣地親近你，已經累了我一身大汗，你就可憐可憐我吧。……」他低頭向她吻去……。

金鳳扭來扭去，並張口向阿虎亂咬，阿虎無法得逞，不料占龍來到，首先把阿虎解下，放在一旁的那根馬鞭收回來，然後向阿虎背上連連抽去。……

阿虎跳起來一面躲避，一面尋找對抗的傢伙，金鳳衣不蔽體地跑到占龍身邊，卻哇的一聲哭道：「劉大哥，他欺侮我……。」

占龍伸出雙手，並沒有扶她，反而去接綁在她手腕上的小木箱。金鳳一個寒顫，兩手抱緊小珠寶箱，哭著向初來的方向走……。占龍瞪了阿虎一眼，跟著金鳳走去。阿虎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也在後面跟著……。

在樹林入口處，馬車已不見蹤影。金鳳乘坐的滑竿上，疊躺著兩個打手，車夫在前面抬著；老鴿的鼻子上貼了塊大膏藥，和一個受傷較輕的打手，同在後面抬著。……另外還有一個打手，則架著一段樹枝，一瘸一拐地跟在一旁。占龍走過來罵道：「別在這兒丟人現眼了。滾！……」

老鴿等嚇得魂飛魄散，放下滑竿，三腳兩步，相互扶持著，跑得不知去向。……

阿虎和占龍提起空滑竿，走到金鳳身邊放下，等她坐上來，誰知金鳳再也不肯坐滑竿，她雙手緊緊抱著那隻裝著財寶的小木箱，一路哭著向前走去，阿虎無奈，看看占龍，兩人乾脆抬起空滑竿，一聲不響地跟在金鳳後面，向前走去。……

五

金鳳抱著裝財寶的小木箱，一路走一路哭著。走了一段路，就深感吃不消了。並不是走不動，而是抱著的小木箱。這個裝財寶的小木箱，雖然並不很重，可是一直綁在手腕上，又一直抱在胸前，再加上走了那麼長的路，小木箱好像越來越重。金鳳真是後悔莫及，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假裝倔強呢？以後還是多做些可憐相比較合算……。

金鳳的狼狽不堪，很快被阿虎看出來了，他感到心疼，更想到這是由於他對她過分強暴所造成的。自疚之餘，誠心地對她道：「大姐，剛才都是我錯了，現在還是坐上轎子來，讓我們抬著你走吧。……」

「我看你抱著的小木箱子，實在是個累墜。」占龍這一次是看她箱不離手的綁在手腕上，實在辛苦，心直口快的指出來，「何不解下來落得個清爽呢？」

「啊！……」金鳳的假哭變成真哭了，「……到現在了，這兩個該死的罪犯，打我的主意不但沒有稍稍鬆懈，反而是越盯越緊了。」她暗中思忖，……咬著牙，挺著胸，把小木箱抱得更緊，一步步向前挨去。……

阿虎也誤會占龍，仍在處心積慮地想搶金鳳的珠寶，才會故意說風涼話折磨她，不由得惱羞成怒，破口大罵道：「姓劉的，你明明看著大姐走不動了，偏偏要變個方兒讓大姐吃苦受罪？你要是再不讓她坐上來抬著走，我就跟你拼了。……」

「唷！朋友。我什麼時候說過不願意抬她了？你跟我拼了又怎麼樣？難道我還怕你嗎？……」

「好！姓劉的。我已經受夠了你的氣。」阿虎把滑竿一摔，準備打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這次不能再饒你啦，我一定要送你去見閻王爺。……」

正當二人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當兒，卻傳來金鳳的一聲大喝：「怎麼走啊？我不認識路了。」

二人抬頭一看，金鳳正站在一個三叉路口，前面是沿著河灘一直向前走的大路，右邊卻是穿過鵝卵大石的河岸，直到河邊的野渡，一隻無人看管的平底渡船，靜靜地停靠在一株大柳樹前。……

「這地方我知道，就是有名的雷公渡。……上是四來下是五，中間穿過雷公渡。」占龍賣弄自己懂得多。「這是說往上走到白雲關，還有四十里，往下去青城，已經走了五十里，中間得從雷公渡穿過去……。」

「還有下面呢？」阿虎故意挑岔兒。

「下面沒有了。」

「誰說沒有？……不走大道躡小路，起碼省了二十五。」阿虎洋洋得意地正要解釋，金鳳已經聽懂了，一扭頭馬上向渡船走去……。

阿虎和占龍二人連忙抬起滑竿，跟著金鳳走向渡船。占龍一面走一面罵：「什麼東西？明明下面沒有了，偏要胡扯亂編，……人家聽都懶得聽，扭頭就走。這叫做自吹自擂、自討沒趣。……」

「人人都會唱的山歌，只記得一半，還敢到處去吹牛。這叫做不知羞恥，死不要臉。……」

「你敢羞辱我？……」

「你不想活了？……」

他倆對罵聲中，金鳳已經上了渡船。渡船上有篙、有槳，但沒有擺渡的人，只是在船尾盤著一根長繩，另一端繫在岸邊的那棵大柳樹上；船頭上也盤著一根長繩，另一端繫在對岸河邊的一棵大樹上。要渡河的人，自己拉著船頭的繩子，船就會向對岸移過去，若拉動船尾的繩子，船也會退回這邊來……。

占龍和阿虎，一面把滑竿抬上船來，一面互相對罵……滑竿剛剛放好，占龍就

拿起腳邊的那根竹篙，向阿虎猛刺過去……。阿虎也早已搶起船上的木槳，擋往猛刺過來的竹篙，順勢疾鏟占龍……。兩人這一場惡鬥，從船上跳回岸上，直打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金鳳嚇得花容失色，躲在船頭，無意間拉動盤在船頭的繩子，渡船離岸，慢慢向對岸盪過去……。金鳳先是一驚，看明白後，又暗中歡喜，用力拉扯連繫在對岸大樹上的繩子，渡船離岸越來越遠，也越行越快。……

占龍和阿虎二人打得激烈，鬥得瘋狂，而且一面打還一面罵：

「……你敢斷別人的財路？」

「……你想破壞別人的好事？……你說什麼？再說一遍。……」

「你太缺德，居然想斷我的財路。……」

「你更可恨，破壞了我的好事。……慢點！」阿虎做出一個停止毆鬥的手式，「……你怪我斷了你的財路，……難道你不想得到金鳳大姐？……」

「想她幹嗎？……我那兒有那個閒工夫。」

「原來你只想搶她的財寶，這我就完全放心了，我最主要是想得到大姐的人，整個的人。」

「哈哈……這叫做英雄豪傑，各有所愛。咱們倆打什麼打呀？乾脆把她分了吧。」

「不錯。我得人，你得財。我們變成好朋友。……」

「我是個講義氣的人，搶來的財寶，一定會分一小部份給你們……」

「走！去把她分了。……咦？」阿虎楞住了，「船呢？……」

「不好！船快到對岸了。」占龍立刻向大柳樹跑去。「快！把船拉回來。」

他們倆人把繫在大柳樹上的繩子拉住，當船在對岸即將攏岸之際，忽然停住，又開始向後退，而且越退越快……。

金鳳有些手足無措了……，她略定定心，仔細看清楚後，立刻跑向船尾，把繫

在岸邊大柳樹上的繩子，盤在船尾這一端的結，趕快解開。再跑到船頭，迅速拉著連繫對岸的繩索。……渡船又在快回到岸邊之前，再向對岸駛去……

一團高興的占龍和阿虎，瓜分金鳳的計議再次落空。不由得大驚失色，雙雙跳入河中去追渡船。金鳳這時真是緊張萬分，一面拼命拉扯繩索，逃避二人，一面又擔心二人游水追上渡船，她得用渡船上唯一留下的一隻短槳，去打正在爬上船來的兩個魔頭……。最後，渡船終於撞在對岸的碼頭大樹前，占龍和阿虎雖然都在爬上船來時，被金鳳的短槳打回河中，現在反而都不見了蹤影。金鳳十分驚恐，怕二人暗伏水下，藏於船底。於是拿著短槳，沿船邊向船底通去，從船頭到船尾，整整的搜索了一圈，證實了沒人藏在船底。……卻不料嘩啦啦嘩啦啦兩聲水響，占龍和阿虎兩個惡鬼，卻從渡船的兩邊冒出水來，爬上岸去。

兩個濕淋淋的人，也不管身上一直還在淌著水，就一同躍上船頭，準備向金鳳下手。金鳳站在船尾，擎著短槳厲聲喝道：「幹什麼？你們不是在拚命麼？」

「我們不打了。我要的是姑娘的財寶，他要的是姑娘本人。我們決定把姑娘分了，也免得傷了大家的和氣。」占龍說。

「我沒有能力保住大姐的財寶，但我發誓，這輩子會盡我的能力讓大姐過得幸福、快樂。」阿虎說。

「混帳東西！也不先問問我，就想把我分掉。這世上還有公道麼？你們還講廉恥麼？」

「就因為現今世上不講公道，我們也就顧不得廉恥了……。」

「大姐還是順從的好，何必硬拼到底自尋死路呢……。」

「我寧願死，也不願意隨隨便便地被你們分掉。」金鳳拋掉手中的短槳，雙手擎起裝財寶的小木箱，一面解開綁在腕上的布帶，跨向船邊。厲聲道：「你們只要再走過來一步，我就馬上跳下河去，……」

「這……大姐！千萬死不得。」阿虎急得手足無措了。

「有……話好……好商量，我們再也不敢冒犯姑娘了。」

「你們先給我滾上岸去，離開我遠遠地。……」

「我願意像以前一樣，送姑娘去白雲關……。我可以發誓，若再對姑娘有絲毫不規矩，不得好死。」占龍極正經地說。

「對！對！對！我們好好抬著大姐上路，……喂！快把滑竿先抬上岸去啊。」阿虎立刻去抬滑竿……。

「不許走過來。……」金鳳怒喝。

「是！大姐……。我們只抬滑竿這一邊……。」阿虎和占龍只好抬起滑竿近岸的一端，用力拖滑竿上岸去整理……。

金鳳獨自坐在船尾深思……，她明白他倆的花言巧語，除非你順從他倆，除非你願受宰割，是絕對絕對不能輕信的。……她若不想死，若想輕輕鬆鬆，愉愉快快的過下去，這兩個惡魔是絕對絕對不能活的。……但怎樣將這兩個魔鬼置之死地呢？……她不敢想，也想不出來。只有偷偷地向他倆望一眼……。

兩個魔鬼這時也在一籌莫展。……他倆一個坐在繫著渡船的大樹下，一個靠在滑竿的椅背上。對於這塊掉到嘴邊的大肥肉，始終沒能吃進嘴，實在有些沮喪……，可是大肥肉已被牢牢鎖定，絕對無法溜走了……，他倆不由得互望一眼，相互苦笑著……。

雙方想動都無法動，僵持了半天……，想不到「哈哈！」一聲，金鳳終於打開了僵局……。

「我真是該死，一心想去嫁給表哥，也不過是圖個後半生的安定。……我離開表哥已經五年了，也沒見他片紙隻字，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他在那行？那業？做什麼營生？……」占龍試探地問道。

「五年來對大姐不聞不問，也太沒有良心了……。」

「我真傻。眼前這兩位大哥……，論長相、論本事、論人品……那一樣不比我表哥強？我幹什麼非要千辛萬苦地去找表哥下嫁呢？乾脆在兩位大哥裡挑一位成親的好……。」

「好極了，大姐！我愛你，我更敬重你……，嫁給我吧。」阿虎急不及待地要求著，「至於這位劉大哥，咱們就拿點財寶打發他，辛苦他抬了你這麼遠，多分點財寶給他也不要緊……。」

「虧你說得出口，沒出息的傢伙。你連我的財寶都保不住，還想我嫁給你嗎……？」金鳳怒罵他：「……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柱香。我寧願帶著財寶跳河，也不讓人把我分掉。你們誰最強？有本事，我連人帶錢都交給他。」

「聽見沒有？朋友。」占龍掏出纏在腰間的馬鞭一甩，發出「拍！」的一聲巨響，厲聲指著阿虎叫道：「姑娘在叫你滾吶。」

「哈！我是講義氣，處處都顧到你，你卻翻臉不認人？」阿虎怒斥占龍……「你以為我怕了你嗎？」一面說一面已跳起來撲過去。

這一次驚天動地的打鬥，兩人都使出了渾身解數。一個是一鞭又一鞭，矯健似北海蛟龍。一個是急閃又急攻，騰躍如南山猛虎。片刻後，阿虎已抓住占龍手中的鞭梢，馬鞭脫手掉在地上，二人變成近身搏鬥，不但鬥武功、鬥技巧、還要鬥力氣。再過片刻，雙方鼻青臉腫，都在拼最後的蠻力……。

金鳳終於緊抓住短槳，從渡船頭跳上岸來。只見占龍倒在滑竿旁，阿虎也站立不穩，奄奄一息地向金鳳笑道：「大姐！……我……我贏了。你……你得嫁……嫁給我……。」

「嫁給你！嫁給你！我要你死。……」金鳳咬牙切齒地過去，用短槳抽在這個曾向她施暴的人身上，阿虎也不支地慢慢倒下去……。

六

金鳳倒坐在滑竿上，背脊朝前的疾行著。仍然是阿虎在前，占龍在後的抬著她走。只見她的右手一甩，緊跟著一聲怒喝：「你打什麼歪主意？」……

……馬鞭已抽到後面抬轎的占龍身上，占龍除了擰頭避開外，無法反抗。他和阿虎現在都成了金鳳的俘虜，他倆的雙手，已經被牢牢地分別綁在轎槓上。……

原來這兩個惡魔，剛才拚死相搏，金鳳見他倆都已精疲力盡，不省人事，倒臥在滑竿旁時，她唯一的念頭就是：「快快殺死他倆逃生。」可是當她舉起手中的短槳，對準他倆的天靈蓋時，她卻不忍擊下去……。

「……他倆對我雖是不懷好意，卻始終不曾得手，而且還幫我打走了艷陽樓的媽媽，抬著我走這麼多路。我又何必非要置他倆於死地？……」金鳳想到這裡，舉著短槳的手，就漸漸放了下來……，尤其是她聽到昏迷中的阿虎，含笑說著囈語：「大姐！……我就是為你被打死了，我也甘心……」

……她用手背抹去剛流出的兩滴淚水，拾起他倆打鬥時，丟棄在地上的馬鞭，也像他倆一般纏繞在腰間，抱起財寶小木箱獨自離去……。

……走了幾步，她停下來回頭看看，略一思索……，又急步回去，從包袱裡抽出兩件衣服，撕成布條，把阿虎和占龍的雙手，分別緊緊纏在轎槓上。重新整理過兩個包袱揹好。微笑著舒了一口氣，正要轉身離開，就聽見占龍甦醒後的聲音：「姑娘坐穩了……」

她想：「……怕什麼？這兩個惡魔已經被我綁緊了。……爲什麼不叫他們繼續抬著我走呢？」金鳳想到這裡，立刻從腰間解下馬鞭，自己跨上滑竿去坐好……。

糟糕！兩個惡魔都綁錯了方向，把後面當做了前方……。最差勁的是自己也變成了倒著坐，背脊向前眼望後了……。想再改正已經太遲，兩個惡魔已經清醒過來……。

「哎唷！我的兩隻手怎麼了？……」阿虎怪叫。

「是我把你們的手都綁起來了……。不服氣嗎？」

「我們是認栽了，沒想到你還有跳河自殺這一招。……」占龍算是服了。

「可是你把我們綁反了，你倒著坐也不行啊。……」

「誰說不行？……我喜歡倒著坐，我故意把你們綁反了的……。」

「好吧！……現在你打算把我們怎麼樣？」占龍問。

「怎麼樣？……我要你們抬著我到白雲關去，……然後再拿你們去領賞。」
金鳳越說越得意：「一個人五百兩，兩個人一千兩，讓你們瞧瞧姑娘的厲害。」

「人急懸樑狗急跳牆……。」占龍倔強地說：「腳可是長在我們身上。我們要是不走呢？」

「馬鞭子可是抓在姑娘手裡，姑娘的鞭子可以叫你們的腳聽話。」金鳳跳下滑竿，對著占龍就是狠狠的三鞭，占龍左閃右避咬牙忍受，……」

金鳳再到前面去鞭打阿虎，阿虎立即求饒：「大姐別打，我們的腳不會傻得不聽話……。不過大姐也太狠了。……」

「你們知道就好了。走！……」金鳳回去坐上滑竿。

占龍無奈，和阿虎抬起滑竿，一面恨恨地說：「姑娘坐穩了。……」

走了一程，金鳳東張西望，見占龍一面走，一面扭動上身……立即一馬鞭抽過去……。占龍止住滑竿，停步抗議道：「好好地爲什麼只是打我？」

「我只能看見你，算你倒霉。……」

「不如把我換到後面去。」阿虎搶著插嘴。「我寧願多挨幾鞭，也可以多看大姐幾眼。……」

「少廢話，你喜歡吃鞭子，我現在就抽你一頓。」

「姑娘不能因爲我綁了兩手不能動，就拿著馬鞭亂抽我。」占龍仍在抗議。

「我打你，是爲了你不好好地走路。你扭來扭去的幹什麼？……」

「那是……，那是因爲我背上癢，兩手都綁起來了，又沒法子抓癢。」

「現在好了吧……？」

「沒有抓過，怎麼會好？……還是一樣癢。」

「好。停轎！讓我下來看看。」

金鳳下了滑竿，走到占龍面前。占龍知道無法反抗，閉緊雙眼，等待吃鞭子……。不料金鳳掀起他衣服的後襟，伸手進去替他抓背，一面說：「本姑娘錯怪大哥了，讓本姑娘伺候大哥一下……。」

占龍楞楞地看著金鳳，不知道她忽冷忽熱，究竟是怎麼回事？當金鳳替占龍抓完癢，正要回去坐滑竿時，阿虎忽然叫住她：「大姐……。」

「怎麼？你的背也癢了麼？」

「不是背，是……」

「是那兒癢？想要我給你抓抓？……」

「……我快憋不住了，……我要撒尿……」

「就這麼撒呀。尿濕了褲子，走段路就乾了……。」

「那怎麼成？穿濕褲子趕路可難受咧。……大姐不如把我這隻綁著手的帶子解開。讓我自己脫……」

「解開綁著手的帶子？你做夢嗎？……」金鳳說著就過去解阿虎的褲帶。

「你要幹什麼？」……阿虎大驚失色，帶著滑竿向兩旁閃避。

「怕什麼呀了，這玩意大姐看得多了，今天親自來伺候你，你反而害臊嗎？……」她終於抽掉阿虎的褲帶，任他褲子褪下來，「你快撒吧，撒完叫一聲，我再來給你穿。……」

占龍想不到阿虎這樣狼狽，不禁失笑。誰知金鳳又轉身到自己面前道：「現在該你了……。」

「不！不！謝謝姑娘，我剛撒過，撒了一褲子。」

「你脖子上掛著什麼？」她一面問一面取下占龍掛著的襜褕……

「是剛剛搶來的窩窩頭。……」

金鳳把自己揹著的兩個衣服包袱取下來，分別讓占龍和阿虎替她揹著，自己卻掛著裝窩窩頭的褡褳，一面取出窩窩頭來餵占龍和阿虎，「正好，你們吃飽了，大家再上路。……」順手把阿虎的褲子給他繫好。

……又走了一程。占龍兩手酸麻，不由得轉動一下，活動筋骨。他偷眼望望金鳳，看見金鳳垂著頭睡著了。他就一面走，一面輕拍轎槓三下，用力把滑竿停下來。……

阿虎停步回過頭來看……，只見占龍仍一步步未停地，在原地踏著步，一面用手指指他的腳……。馬上明白了，立刻也隨著步伐的節拍踏起步來…… i。

占龍注視著金鳳，……金鳳仍然熟睡未醒……。

占龍舉起手掌向前一推，……然後用食指自前向後劃了半個圓圈……，最後攢拳豎起大姆指，向自己身後指一指……表示說「停步！向後轉走回頭。」……阿虎立刻明白，果然抬著滑竿，繞了回去……。

占龍用手掌向前點了兩下，同時含笑點頭，表示滿意贊許……。

……他倆轉上山崗而行……。

……他倆跨越草叢而行……。

……他倆穿過峭壁邊沿時，……占龍又輕拍轎槓三下，阿虎警覺，回過頭來看……，只見占龍緊張地注視著金鳳，金鳳略伸一伸懶腰，又重行熟睡。

……占龍伸出一指，二指，三指。表示我將數一、二、三……。接著略一蹲身，做了個盡全力把滑竿向峭壁邊沿掀拋的姿式……。阿虎立刻明白了。是要他配合，在數一、二、三的時分，把金鳳掀拋到峭壁下去。……

阿虎為難地搖頭，同時兩手攤開向外一擺，他實在是不忍這樣做。……

占龍焦急地用手指一指金鳳，再攢拳豎起大姆指向天上頂了一頂，然後用手指一指自己和阿虎，攢拳豎起大姆指，轉向地下點了一點。表示「金鳳若活我倆必死」

之意。……

半響……，占虎含淚轉過頭來，嘆了一口氣……，他沒有選擇了，按照占龍的指示，豎起手指，暗數一、二、三。兩人同時一蹲身，同時盡力把滑竿向峭壁邊沿掀過去。不料金鳳絲毫不動。原來她也同時伸出雙手，拼命抓緊了坐椅……。並且趁著兩人放下滑竿之際，迅速跳出滑竿，舉鞭向二人抽打……。

占龍阿虎二人計劃失敗，只有抬著空滑竿，挨著鞭子逃跑……。

七

金鳳拿著馬鞭，一路追著占龍和阿虎鞭打，一面破口大罵：「……想摔死本姑娘？你們差得遠啦。姑娘早在你們繞彎子向回走的時候，就發現了……。」

「大姐別怪我們這麼絕，我們也一樣，不想死在大姐手裡啊。」

「死在我手裡……？我要是想殺你們，你們能活到現在嗎？」

「可是姑娘想拿我們去領賞，那比親手殺我們還霸道呢？」

三個人一路追跑轉過山口，前面出現的一隊人馬，竟把他們驚呆了……。艷陽樓的老鴿，和三個打手，帶領著六個官軍，同來捕捉他們。這一次情勢更緊張了，三個人都面臨生死關頭。都到了生死邊沿……。

金鳳大叫一聲「不好！」三個人調頭就跑……，可是占龍和阿虎被綁在轎槓上，要兜一個大圈子，才調好頭開始跑……，而金鳳這時已跑得不見了。

兩個人抬著空滑竿一面跑，阿虎一面呼喚著：「大姐，你在那兒……？」

占龍也急叫：「姑娘快把我們綁手的帶子解開，讓我們跟他們打……。」

一個官兵跑得最快，他手持尖刀，已追到占龍身後，一面追，一面用刀劈刺……，滑竿跑過一塊突出的大石，尖刀劈在大石上，冷不防一聲嬌喝「打！……」金鳳從大石後躍出，短槳橫砍在官兵的眼眉上，官兵單刀墜地，撫著雙眼尖嚎……。

「快把他的刀拿來……。」占龍吩咐金鳳，「……來切斷這些帶子……」。

金鳳拾起尖刀，很快把綁著占龍右手的布帶割斷，一面幫他解開纏繞著的布條，一面跟著占龍跑，……右手的布帶完全解除了，再去割他左邊的布帶，剛剛割斷，占龍就對她說：「你去幫他，這個我自己來解……。」

金鳳把馬鞭插在占龍的腰帶上，再上前去割阿虎左手的綁帶……，並幫他解開……。

老鴿的打手們和官兵，都從遠處追過來了。占龍把左手的綁帶解開，兩隻臂膀都活動了兩下，就舞動馬鞭攔截住他們。並向阿虎及金鳳喊道：「你們先走，要搶先過河去……。」

阿虎的左手綁帶已經解除，但右手的綁帶，一時卻切不斷，他一隻右手要拖著整隻滑竿向前跑，十分困難，……尤其是後面沒有人抬，轎槓在地上拖行，劃出一道深痕，更是吃力……。金鳳正在割他右手的綁帶，老鴿的一個打手，已突破占龍的阻擋，追上前來，抓住金鳳不放。金鳳亂打亂咬，正在難分難解，阿虎已接過金鳳撿來的尖刀，刺進打手的胸膛……。

打手放開金鳳倒下去，金鳳急切間無法幫阿虎解開右手綁帶，見他拖著整個的滑竿走不動……立刻跑到滑竿後，雙手去抬轎槓。……不知那裡來的力氣，竟把後半座滑竿提了起來，與阿虎抬著向河邊跑去……。

占龍獨戰追兵，奪下一個官兵的長矛，馬上收起馬鞭，插回腰帶上，挺著長矛向官兵猛刺，果然如虎添翼，刺倒一個官兵……。圍上來的人，見占龍似凶神惡煞般勇猛，都四散奔逃……。

經過千辛萬苦，阿虎和金鳳終於把滑竿抬到河邊，占龍逐退追兵，跟著來到。急急催促二人過河，他幫著推滑竿下河道：「快！快！先別急著解帶子，想法子過了河再說。……他護在金鳳身後，……三個人推著滑竿向對岸走去。……幸而深不見底的地帶並不很寬，游了一段，已能涉水……。三人來到對岸，先藏身在岸邊的蘆葦和雜樹叢中……。

追捕的十個人中已倒下三個人，剩下的七個人，雖被占龍不顧死活的神勇鎮攝住，卻都沒有跑遠。……他們聚在樹林邊商討對策。

老鴿責罵剩下的四個官兵道：「你們也太沒用了，我報案叫你們去抓罪犯，爲的是我要領懸賞的賞金啊，你們倒好，一上場就被打死了兩個。現在不去抓人，躲在這兒幹什麼？歇暑啊？……」

「……鬧了半天原來你是爲了想領賞金？……」官兵的頭兒發火了，「那我們弟兄出生入死的拼命，又爲了什麼呢？……」

「我管你爲什麼。我僱你們每人十兩，早就交了六十兩，你們現在是替我辦事。懂不懂？」老鴿振振有詞地說，「……我跟你們管帶熟得很，當心我告訴你們管帶，先叫你們吐出六十兩銀子還給我……。」

「還給你，現在就還給你……。」官兵的頭兒已一刀把老鴿捅死。接著指指老鴿帶來的兩個打手道：「這兩個也不能讓他們跑了。……」

四個官兵，兩個料理一個，片刻間兩打手也跟著老鴿上了西天。

「夥計們加把勁兒。」官兵的頭兒，指揮三個官兵向河邊跑去，「抓到了兩個罪犯，賞金咱四個人分。……」

一個木排剛剛從河面淌過，四個官兵見了，看不清木排上有些什麼人物，立即呼喝木排停靠查驗……：「喂！停下來。我們知道有罪犯躲在你們的木排上……叫你們停下來聽見沒有？」四個官兵追隨木排向下游跑去……。

占龍、阿虎、和金鳳從躲著的蘆葦亂樹叢後出來，抬著滑竿爬上河岸，解開了綁住阿虎右手的布帶，三個人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喘息……。

三個人歇息了很久，濕淋淋的衣服也已略乾。金鳳見漫天的迷霧，已經漸漸散去，不由得坐起身來舒展一下手肘。

「咦！……兩位大哥。這……這是什麼地方？……」

占龍和阿虎懶洋洋地坐起來，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鱗次櫛比的屋宇，和嫋嫋上升的炊煙。……

「是不是到了？」阿虎猜測著：「好像是白雲關哪……。」

「……白雲關，倚山傍河，氣勢雄偉……」占龍仍在仔細尋視……。

「這兒正是山崗，我們不是剛從河裡爬上來嗎？」金鳳用手比著。

「不錯！……」占龍站起來看，「那是八步塔，看見那個塔就認出來了。」

「恭喜你，大姐！終於能嫁給你表哥了。」阿虎把金鳳讓他揹著的衣包還給金鳳，「……下一次再遇到我，可記得還有個阿虎，在傻傻地等著你吶。」

「這次真夠受了，還想有下次嗎？」

「讓我摸摸這個財寶箱吧。」占龍一面把揹著的髒衣包也還給金鳳，一面摸了摸小木箱。笑著說：「這次算你運氣，……下次再遇到我，絕不會再對你客氣了。」

「謝謝你，再遇到大哥，我一定親手奉上。……」金鳳也含笑回答。「倒是兩位大哥，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我們還能怎麼樣？只有先找個地方躲起來。……」阿虎說。

「晚上想法子翻過城牆，逃出關去就行了。」占龍繃著眉說。

「兩位大哥願不願意先到我家裡躲一躲。等我找好了翻城牆的地點再走。」

「那當然是最好的了。怕就怕你表哥問起我們來……」阿虎問。

「不要緊，我會說你們是我在青城僱來的轎夫，一路辛苦，等你們歇足了再回青城。」

「好！就這麼辦。」占龍已解下腰帶盤在頭上，遮住部份臉，拍拍阿虎的肩，「來！兄弟。再抬姑娘一次。……」

「好！我倒想一輩子都抬著大姐呢。」阿虎也把從打手那兒搶來的帽子拉低，同時按低轎槓，等金鳳坐上去……。

「不行。」金鳳一面坐上滑竿，一面笑著說：「我表哥不會答應。」

滑竿抬起來了，占龍輕呼：「姑娘坐穩了……。」

八

滑竿平穩地抬下山崗，在進入市區時，路口卻有一隊官兵，盤查進出的人士。阿虎和占龍老遠看見，有些趑趄不前了。金鳳叫他們不必驚慌，只管上前。……

來到路口，金鳳沒等他們盤查阿虎和占龍，就先對官兵們說：「我從青城來，要到都督府去，不知怎麼走法？要麻煩那位大哥帶帶路……。」

官兵們狐疑地打量金鳳，和這乘破滑竿。……金鳳又道：「瞧什麼瞧啊？……這一路上我遇到兩次打劫，幸虧這兩個抬轎的，懂得兩下手腳，我才能死裡逃生。……」

官兵從屋裡找出個叫「管帶」的頭兒來問道：「這位小姐要到都督府去做什麼……？」

「找我的表哥呀，我表哥一直在都督府裡當差。」

「當什麼差？……你表哥叫什麼名字？」管帶盤問她。

「我表哥叫郎欣，以前人家都叫他郎大官人，當什麼差就不大清楚了。」

「這……不可能吧？郎大官人在都督府當什麼差，你會不知道？」

「我們自小定了親，已經有五年沒見面了。……現在是來跟他完婚的。」

「啊？那我得親自去向他稟報，小……小姐還不知道嗎？郎大官人現在是我們白雲關的副……副都督啦。」管帶緊張地轉身叫道「張得貴！」

「有！」

「你先送小姐去得意大酒樓，請小姐歇一歇、梳洗更衣、進些點心。我去帶儀仗吹打前去相迎。」

「儀仗吹打就不必了，不過你去告訴郎欣，他得親自來接我。……」

緊接著兩位官兵護送他們到了「得意大酒樓」。金鳳單獨在雅座上，略事梳洗，享用著精緻美點。占龍和阿虎也被領到樓下，飽餐一頓。當他倆酒足飯飽之後，只見那位管帶縮頭縮腦，偷偷摸摸地挨了過來……占龍看看不對路，暗中碰碰阿虎，……並且握緊了手邊的短槳防備著……。

誰知管帶挨到桌邊坐下，陪著笑臉輕聲問道：「兩位大哥，這次從青城抬我們小姐來，說好給多少銀子的？」

「三兩。」阿虎說。

「五兩。」占龍同時說。

「究竟是三兩？還是五兩？」

「一個人三兩。」占龍怒視阿虎一眼。「兩個人應該是六兩。姑娘要扣掉一兩。」

「哦！……我明白。小姐是精打細算。」

「這次一路上太辛苦，請姑娘還是別扣吧……。」

「行。」管帶取出兩個元寶，「現在一個人給你們十兩。副都督賞的。等一會兒還是請兩位大哥，抬小姐回家。順著這條路一直走，……可是快到關口時，我只要叫一聲『快點走啊！』你們就抬著小姐一直跑出關口去，不准停

下，不得回頭。」

「這個容易。」

「容易？……跑的時候，無論是誰叫你們怎麼樣，都不能停，懂嗎？」

「懂是懂。……可是姑娘知道嗎？」

「那兒能讓小姐知道。老實說吧，副都督已經娶了都督的妹子，還能再跟他表妹成親嗎？……只有快把他表妹送走啦。」

「可憐的大姐，……」阿虎正要說什麼……。

「你就少廢話吧，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對！給你十兩銀子，就是叫你聽話。」管帶轉到樓上雅座去見金鳳。

「咦！小姐還沒有換身乾淨衣裳？」

「不想換。我就是叫他看看，這一路上吃的苦，受的罪。我表哥呢？」

「副都督一時走不開，他吩咐下官先護送小姐回家去。」

「那不成。你去告訴他，他應該親自來接我，他不來……，我不走。」

管帶這下爲難了。正在無奈之際，躲在門外的郎欣，只好硬著頭皮出面了。

「啊！表妹，辛苦了。你遇見的兩次打劫，就是我們懸賞捉拿的人物。」

「要不是我僱的轎夫拳腳厲害，說不定我再也見不著表哥啦。……」

「我明白，已經打賞過了，一個人十兩。……現在先送表妹回家再說。」

「我要表哥陪著我，……我有好多好多的話要告訴表哥。……」

「我正忙著派兵剿土匪的事，……當然！我會先送表妹回家去……。」

郎欣摻扶著金鳳走出酒樓坐上滑竿，她仍抱著小木箱，兩個包袱放在腳前。

起轎前，郎欣看看一旁的管帶，問道：「都交待清楚了吧……？」

管帶恭敬地回答：「副都督放心，一切都交待好了。」

郎欣騎上一匹大白馬，威風凜凜地朝金鳳一笑，高呼道：「起轎嘍……」

占龍叫聲：「姑娘坐穩了。」和阿虎抬起滑竿，沿路往前走。……

郎欣騎著馬，緊跟在金鳳轎後右方，管帶則在轎後左方跑著。……

滑竿一路上平穩地走著。管帶向郎欣點頭笑笑，郎欣假做正經望著前面。

金鳳忍不住，指著兩個包袱對郎欣說：「這是我的衣服，你先幫我拿著。」

「好了！好了！到家再說吧。」

「不！我要你幫我挑一套衣裳，等我回了家換。……」

「好！管帶，幫我拿著。」，郎欣無奈地說：「一到家，我就來挑。」

管帶提起金鳳的兩個包袱，繃著眉交給身後的兩個兵丁：「你們拿好了」。

……白雲關口越來越近了，郎欣在馬上向管帶看看，點了一點頭，說道：

「哎呀！表妹。都督還在等我回話，我去交待一下就回來。……」

郎欣扭轉馬頭要溜……，管帶立刻一聲大叫：「快點走啊……，」

阿虎和占龍立刻加緊腳步跑去……。路旁的兩列士兵一個個向後轉……。

只有金鳳還傻乎乎的叫道：「表哥！你知道我這次給你帶回多少財寶來？」

正在回頭溜走的郎欣聽到後，猛然一拉馬頭，大白馬昂嘶著直立起來……

「你說什麼？……」郎欣再扭轉馬頭自後追來……。

「我帶了咱們一輩子吃不完的財寶回來。……不！兩輩子也吃不完……。」

郎欣打馬急追，一面追一面大叫：「停轎。攔住他們，快攔住他們……。」

兩旁的士兵仍然一個個向後轉，表示看不見發生何事。……

金鳳急得大叫：「停轎！停轎！你們要把我抬到那兒去……？」

阿虎和占龍抬著金鳳衝出了白雲關口，郎欣騎著馬一路吆喝著追出關來。

阿虎和占龍拋下滑竿，跑到前面叢林中去。金鳳從滑竿上摔出，坐在地上。

「表哥！你怎麼啦？你不想跟我成親啦？」金鳳還在糊裡糊塗地問他。

「你來晚了，沒法子，我已經娶了親，現在是白雲關熊都督的妹夫。」

「可是我和你從小就定下親了啊……。」

「那不算數……，再說我現在是個副都督，也不能討個窯姐做媳婦。」

「你個狼心狗肺的東西。」金鳳聲淚俱下地數落他：「當年家鄉鬧災，我賣身供你唸書，做窯姐養活你兩年，你才有今天……現在你倒嫌起我來了？」

「少廢話。把你這箱財寶留下來，滾！……」郎欣搶了財寶箱上馬進關。

「你個喪盡天良的狗賊，我做婊子也比你乾淨，快把東西還給我……。」金鳳哭鬧著追打郎欣，卻被關口士兵的幾根長矛攔住了。

「還給我，不要臉的下流胚，做了熊都督的妹夫又怎麼樣？連他一塊罵。」

「你的東西還給你，滾！」郎欣得意地站在關口垛子上，把金鳳的兩個髒包袱拋給她。「那箱珠寶來路不正，沒收了。你再敢罵熊都督就要你死。……」

「千刀萬剮的畜牲。」金鳳恨恨地向他吐一口痰，提著包袱哭著走了……」

……東方漸漸地露出曙光，叢林邊一塊破牆垛下，占龍和阿虎睡得正濃。

金鳳穿過叢林走來，見了二人，過去一人一腳把他們踢醒。

「哎！大姐。」阿虎揉揉眼道：「你怎麼現在才來……？」

「我們以為昨天晚上你就會來的。」占龍笑笑。

「過去的就別再提了。」金鳳恨恨地甩甩頭，「往後你們打算怎麼樣？」

「能幹的活多得很，我們吃得苦，做什麼都會發達。……」阿虎肯定的說。

「我懂得造房子，要是有本錢，馬上就能開始。」

「劉大哥倒挺實在，我願意跟你合夥。至於本錢嘛？我可以送點給你。」金鳳說著解下一個包袱扔給他。占龍打開一看，全是閃閃的珠寶……。

「曄！你把這些財寶都放在包袱裡啦！」阿虎興奮地叫起來。

「虎哥。」金鳳把另一個包袱丟給他：「我這個包袱就要你永遠替我揹了。」

「好！好！我發誓永遠替你揹著包袱……。」

「……你一直抱在手上的財寶箱裡……？」占龍問。

「早就換上野草和石頭了。」

三個人相視而笑。阿虎道：「太陽出來了，咱們也該走了。」他揹起包袱。

金鳳挽著他的臂膀，占龍也揹起另一個包袱，三人轉過半倒的牆垛。

「等一等。」阿虎指了指破牆垛……。

破牆垛上也貼著兩張告示，……一張是：

「懸賞白銀五百兩捉拿劫財匪首劉占龍 白雲關都督熊震示」

另一張寫的是：

「懸賞白銀五百兩捉拿姦殺逃犯王阿虎 白雲關都督熊震示

占龍和阿虎走過去，雙雙伸手各揭一張，正要撕毀，……

「算了吧。你們都逃出關來啦，還怕他懸賞的告示嗎？」

兩個人聽了不再撕下去，還把揭起來的地方拍拍平……。

一陣馬蹄雜沓聲傳來，三個人大吃一驚，占龍抓往二人的手腕，急急伏身在一旁的矮樹叢後。只見一隊騎兵穿過叢林，來到破牆堞前停下。……

一個兵丁提著漿糊桶，手持刷子，在兩張懸賞告示中間的空位刷上漿糊。另一兵丁貼上一張新的告示。貼完告示，騎兵絕塵而去。

三人見無動靜了，從矮樹叢後爬起身，走過來看。……新告示寫著：

「懸賞白銀一千兩捉拿女騙匪金鳳 白雲關都督熊震示」

三個人相互笑笑，金鳳左手攬著占龍，右手挽著阿虎，迎著初昇的朝日走去。……

九

在普救寺中，金鳳講完了他們三個人的遭遇，眾善信有的唏噓、有的嘆惜、一片同情之聲。老和尚智賢大師見三人雖已飽餐齋麵，卻仍疲憊不堪。不由得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三位施主如願皈依佛門，可入內沐浴更衣，待老僧傳授淨心打坐法，除垢洗髓，共渡苦海……。」

三人聞言果然虔誠頂禮，跟隨大師入內。……

不久傳出大師之口諭曰：「佛渡有緣之人，各善信平素之善行不相上下，均為佛

門表率，繼續虔心修持即可。……茲已選得並無善行之劉占龍、王阿虎、及金鳳三人爲入室俗家弟子，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善信聞言各別散去。其中有最虔誠修行者數人，不滿大師見解不明，是非不清，竟然收容官府罪犯……。群起鼓譟，逼令大師交出三人，欲將三人解往白雲關領賞。不料廟中空空，杳無人影。只見大師留言曰「已率新收俗家弟子雲遊四海云云……。」